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五六年

冰心作品集



1956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56 年

- 陶奇的暑期日记 (2)
- 一个母亲的建议 (107)
- “一位专家，几万儿童” (113)
- 还乡杂记 (120)
- 《喀布尔人》 [印度] 泰戈尔著 (160)
- 《弃绝》 [印度] 泰戈尔著 (172)
- 《素芭》 [印度] 泰戈尔著 (183)
- 《许愿的夜晚》 ... [印度] 安利塔·波利坦著 (192)
- 《我写歌》 [印度] 安利塔·波利坦著 (195)
- 《一封信》 [印度] 安利塔·波利坦著 (197)
- 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200)
- 一个埃及的引水员 (204)
- 勇敢地向前吧，埃及的弟兄姐妹们 (206)
- 《先知》前记 (210)

1956 年

陶奇的暑期日记

1953年7月14日 晴

昨天早晨，在发过成绩报告之后，张老师把我留下了。

她笑着问我：“陶奇，你对于你自己的学习成绩满意不？”

我本来自己觉得还满意。我的算术、历史、地理、美术、体育，都是五分，语文、自然和音乐，都是四分；就没有三分的。但是我一想，我还有三种科目是四分的，到底还不算顶好，就说：“我不满意，我下学期还要努力，决心消灭‘四分’。”

张老师问说：“你知道我对你的学习成绩满意不？”

我抬头看看她的脸，说：“我不知道……”

张老师说：“我不大满意！特别是你的作文，你没有尽到最大的努力。”她说话的时候，一直是笑着，可是我的脸“轰”的一下就红了，头也抬不起来。

张老师把我拉到她的身边，看着我，很严肃又很温和地说：“陶奇，你是能写的，但是你不好好地写。你的条件比谁都好，你家里有那么多的书。我知道你看的书很多，你姐姐说你把《吕梁英雄传》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看完了。”

我低着头说：“我看书尽是瞎看。我就是看故事，快快地看完就完了。许多字我都不认得，有的时候连人名和故事都记不清。”

张老师笑了起来，说：“你这个形容词倒是用得恰当，‘瞎看’，看完了和不看一样！看书一定要细细地、慢慢地看。你这种‘瞎看’的习惯，一定要改。不过你有一件长处，你很会说故事，同学们不是都受听你说故事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说和写就不一样，说就容易，写就写不出来。”

张老师说：“那怎么会呢？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我说：“我有许多字不会写。还有，我的形容词太少了！有的时候，我的话很多，就是形容不出来，我就索性不写。”

张老师笑了说：“所以我说你看书要慢慢地看，看每一个字是怎么写的；要细细地看，看人家形容一件东西的时候，是怎么形容的。你说你不会形容，可是我知道你很会学人，我看见过你学郑校长。”

我的脸又红起来了。那是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偷偷学给大家看的，张老师怎么会看见了昵？！

我笑着没有话说。

张老师追问我说：“你学得像极了，你是怎么形容她的呢？”

我没有法子，就说：“郑校长不是长得很矮吗，所以她说话的时候，总是踮起脚尖，端起肩膀，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扶一扶眼镜，然后就咳嗽一声，抬高嗓子，说：‘孩——子——们！’”说到这里，我看见张老师不笑了，就赶紧停住，说：“我知道我不应该……”

张老师笑了一笑，说：“我还看见你学过李春生。”

我也笑了，说：“李春生刚来的时候，总是不擤鼻涕，因为鼻子不通，说话总是呜嚶呜囊地……”

张老师说：“你是班里的‘卫生干事’，你应该好好地劝他，不应该学他，嘲笑他。你还喜欢给同学起外号，比方说你管范祖谋叫‘四眼狗’，因为他戴眼镜……”

我心里难过极了！张老师对于我淘气的东西，知道的真多真清楚呀！我赶紧说：“就为这一件事，范祖谋和我大吵了一顿，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再给同学起过外号了。本来我说‘四眼狗’也没有什么坏意

思，我爷爷给我讲过太平天国的故事，说太平天国有一位勇敢的将军，名叫陈玉成，他的外号就叫‘四眼狗’……”我说不下去，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张老师又笑了，说：“我们都知道你淘气，可是我们中国古语说‘淘气的小子是好的，淘气的姑娘是巧的。’从前所谓淘气的孩子，都是心思很活泼的。比方说你会学人，会给人起外号，都是你眼睛尖锐的地方。你会看出每一个人形象的特点，把他突出的地方夸大了。不过我愿意你把你的尖锐的观察力，放在帮助你描写的一方面，不用它作寻找人家身体上，或是别方面的缺点的工具。”

我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点了点头。

张老师又笑说：“你还会编歌，听说你们跳猴皮筋时候唱的歌，差不多都是你编的。”

我摇了摇头，说：“那是我们大伙编的——编歌很容易，说顺了口就行。从小我爷爷就教给我背古诗，都是很顺口的，像‘床前明月光’……”

张老师就笑问：“这首诗是谁做的？”

我说：“是唐朝的李白。”

张老师笑说：“对！好！你爷爷旧文学的根底很深，所以我说你的条件好得很，你爸爸不也是一个作家？你看你姐姐，她就会写文章，她不是一向都是班里的黑板报编辑吗？”

我说：“我爸爸前几天又到鞍山体验生活去了。”

张老师说：“话说回来吧，拿你这么多的有利条件，你对你作文方面，想怎样来‘消灭四分’？”

我想了一想，说：“我从下学期起，一定好好地做作文……不，我趁着暑假里没有什么事，就开始练习做几篇。”

张老师说：“你在暑假里好好地写日记好不好？每天写它一千字左右，就是很好的练习。”

我吐了一下舌头，笑说：“一千字左右！那太多了，我哪有那么多话说！”

张老师笑说：“你忘了你写过一千多字的文章！像《西郊公园的一天》、《我的母亲》和《我们的队日》这几篇作文，你都写了一千二三百字。”

我说：“西郊公园太好玩了，动物又多，猴子啦，大象啦，写起来就没个完！还有我的母亲，我对她熟极了，我就有许多话说。我们过队日的时候，节目也多，也有意思。别的题目，我就写不出来，每次我只能写二三百字！”

张老师笑了起来说：“写日记就不同了，都是你身边熟悉的事情，也好玩得很。”

我说：“暑期生活，左不过是作暑期作业，找同学玩，吃饭，睡觉……多么单调！”

张老师说：“你试试看。你不要尽写每天什么时

候起床，什么时候学习，什么时候吃饭，睡觉，像排课程表似的，就没有意思了。你要写每天突出的一件事：你看见了什么人，玩了什么地方，看了什么书，作了什么事，听了什么故事，详细地，生动地，把它叙述描写了下来。就是这一天什么可记的事都没有，你还可以抄下你所看过的书里面的，你最喜欢的一段，或是什么人说的一段话，什么人来信里写的一段话……反正一天都不让它空着，长短倒无所谓。我相信你一定会写长的……”她一面说着，就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来递给我。我接过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牛皮纸面，红格稿纸订成的本子。张老师说：“这稿纸每页是五百字，这里有一百页光景。这是我从前自己订的日记本，现在送给你吧。你看，这么厚厚的一本！等你暑假过完了，这本子也写满了，那时候你该多么高兴！”

我双手把这厚厚的本子抱在胸前，连心带脸都热起来了！我说：“张老师，谢谢您！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张老师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这不过是我对你的建议，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负担！你好好地注意每天在你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把它写得自然、生动就行。不会写的字问姐姐，不会用的形容词请教你爷爷——先试几天看

看，觉得有意思呢，就接着写下去。我们就这样定规好不好？”

我又谢了张老师，紧紧地抱着那本子，飞快地跑了回来。爷爷、奶奶和姐姐都在家。我喘吁吁地把成绩报告和本子都给爷爷他们看了，又把张老师对我说的话，大概说了一遍。爷爷很高兴，说：“张老师一定觉得你还能写，你要好好地写下去。”奶奶就忙着替我擦汗，又递给我一杯凉开水，一面说：“你看你热得这样！还不好好地走路，总是跑！”姐姐一面细细地看我的成绩报告，一面笑对爷爷说：“小奇也许会写得好，就是她有一个毛病，‘虎头蛇尾’。”

我看了她一眼——姐姐总是挑人的短处！不过她对我的批评常常是对的，这句形容词也值得记下来，“虎头蛇尾”！那么大的一个脑袋，那么细小的一条尾巴，多难看，多可笑！

以上是昨天的事。今天我没做什么，就是在家休息。

我真高兴，我已经写了六页半，三千多字了。照这样写下去，这个本子就不够用了！这是个很好的开端，我一定不要“虎头蛇尾”，我要多多地写，不间断，坚——持——下——去！

胳膊都酸了，明天再写。

7月15日 晴

今天一早我爬起来，就往上屋跑，再晚一会儿妈妈就上班去了！

堂屋饭桌上摆着妈妈用过的碗筷。我一面叫妈妈，一面跑进里屋去。妈妈低声摇手说：“你别嚷，对面屋里你爷爷和奶奶还没醒呢。”我看见妈妈穿一条浅灰色的裤子，上面是一件浅黄底印小绿花的短袖衬衫，脚下是一双擦得雪白的帆布凉鞋，显得又好看又凉快。我说：“妈妈，你从前总是穿灰布制服，现在也打扮起来了。”妈妈一边梳着头发，一边说：“病人喜欢明朗的颜色，总穿灰色制服，会给病人一种阴郁的感觉。现在我要去了，上班以前，我们还要学习外文。你在家好好休息，好好温习功课，今晚若没有别的事，我七点钟就回来的。”妈妈说着拿起公事包就向外走，我赶紧跟上拉着妈妈的手，送她到门口。

早饭后我订了生活计划：早起，作广播体操，帮姐姐收拾屋子，帮爷爷浇花、泼街。早饭后帮奶奶洗碗，以后做“暑假作业”。午饭后睡午觉。下午是自由活动。晚上记日记。此外每星期二上午八点到十点，帮曾雪姣补习语文。这工作是我自动要作的，我一定要有恒心，坚持下去！

八点半了，妈妈还不回来，我要洗澡睡觉了。

7月16日晴

今天王瑞芬来了，叫我找王瑞萱玩去，我真是不想去！

王瑞芬和姐姐同班，她们是最好的朋友，她家去年才从天津搬来，就住在我们胡同西头的一个红漆大门里。她的妹妹王瑞萱和我同班。王瑞萱刚来的时候，天天坐着三轮车上学。李春生最爱逗她，天天带着几个淘气的男同学，远远地看见她来了，就排队站在门边，把手一伸，把腰一躬，齐声说：“小姐！请您下车。”放学的时候，也是大伙抢先走出门外，站在车边，鞠躬说：“小姐，请您上车。”把王瑞萱气哭了好几次。林宜就劝告了李春生，说帮助同学应该说服，不应该讥笑，又把这情况反映给张老师。有一次张老师在我们家里和王瑞芬谈起，王瑞芬很难过地说：“就是我母亲的主意嘛！她对于我们从前那种腐化的生活习惯，总是舍不得放弃！我对我母亲说别让我妹妹坐车上学，我母亲还生气呢，她说‘你妹妹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你小的时候，还是坐汽车上学呢！’就是我自己骑车上学，我母亲也不愿意，说是怕我撞着碰着。架不住我一定要骑，她也没有法子。其实我妹妹也不愿意坐车，也不要人送，怕同学们笑话。就是我母亲不放心她一个人走路……”我在旁边

听着，就说：“我每天上学就从你们门口经过，以后由我来带她好不好？”王瑞芬高兴得拉住我的手说，“那太好了！瑞萱在各方面都需要向你学习，你多带带她吧。”张老师也说很好，姐姐提醒我要坚持到她习惯了走路为止，我也答应了。

从那时起，我天天和她一块上学，一块回家。下雨下雪的日子，我们都穿胶鞋打伞，也不坐车。起先她母亲很不放心，后来也高兴了。有一天她对我说：“瑞萱走路上学倒走胖了，现在饭量也大多了。”

瑞萱也有她可爱的地方。她很有礼貌，同学们借给她东西，她总说“谢谢”；若是踩了人脚一下，她也总说“对不起”。学习也很努力，衣服穿得也整齐清洁。张老师若是夸她一句，她就兴奋得红着脸笑。她的缺点就是不爱劳动。她最怕“扫除”，人家在课室扫地，她拿着扫帚站在门口，用手绢捂着鼻子。同学都不赞成她这种不爱劳动的态度；尤其是李春生，每次看见她这样子，他就向她鞠躬，说：“小姐，您上一边歇着去吧，小心尘土迷了您的眼睛。”

她在学校里不大说话，也不和人打架；可是在家里脾气就大啦。衣服没有熨平不穿，鞋没有擦亮不穿，每天都得保姆给她把手绢掖在袋里，把书包给她背上，拉着她的手送到门口。那保姆还嘱咐我说：“陶小姐，你好好地照应妹妹呀！”

我真不喜欢人家叫我“陶小姐”!!!而且王瑞萱也不是我“妹妹”，她比我还大十个月！

但是慢慢地她就好了，晚上放学回来，常到我们家里来做功课——她本来有一位家庭教师，后来这位教师到一个机关就业去了——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做什么劳动，她都参加，还觉得很有趣。有一天我们家里包饺子，她问奶奶要了一张饺子皮，也学着包。她越包越高兴，那天她吃饺子吃得比谁都多！

我可不喜欢到她家里去！她家里很闹。她母亲现在不打牌了，就每天开留声机，吵得我们看书也看不下去。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她还常常叫人送些糖果饼干来给我们吃，像开“茶话会”似的。我回家就吃不下饭，姐姐就不让我去了。姐姐自己也很少去，总是王瑞芬到我们家来。姐姐很喜欢王瑞芬，说她是一个好团员。我仿佛听见姐姐对妈妈说过，王瑞芬的父亲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去年“五反”的时候，王瑞芬的表现非常之好。

写得不少了，今天又写了两页半！

7月17日 晴

今天我们接到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爸爸的，他写得真好，现在我把它抄在下面：

……在去鞍山之前，我从沈阳曾坐火车穿过内蒙古草原，在郑家屯与辽阳之间，看到了一幅奇丽的景色！这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天，太阳正落到地平线上，一片蒙蒙的金光，笼罩住这无边无际的深绿色的草原。一个穿着红上衣的牧马的小姑娘，站在水池边，用鞭子轻轻地打着水玩。夕阳照在水面上，把这小池变成一面橙黄色的镜子。一群棕色的马，自由自在地在吃草，夕阳照在马背上，又成了深紫色的。这些颜色涂抹在一起，就是一幅极其和谐极其美丽的图画！

火车穿过鞍山市，烟囱密得像树林一样。从这树林般的烟囱里，吐出漫天的白茫茫的烟，把太阳都衬成淡黄色的。鞍山车站却很冷静，站房不大，柏油路上没有几个行人，工人们都上班去了。

我很兴奋，明天起便开始投入这伟大的建设，以后也许不常写信，你们放心吧……

第二封是志愿军周少元叔叔写给姐姐的：

亲爱的陶真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我今天特意代表我们单

位写信感谢你对我们的鼓励和关怀。由于你们的鼓励，使我们的工作与学习大有提高。我时刻在想，你们在百忙的学习中为什么匀出了宝贵的时间给我们写信呢？你们写信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为了我们在共同的反侵略战线上取得胜利，为了实现我们的美好理想——共产主义社会。

陶真同志，请你转告高一乙第四团小组：王瑞芬、高玉敏……等同志，她们的来信都收到了，我们单位上也有人分别回信了。祝贺全组同志身体健康，学习顺利！

你的朋友周少元 7月2日

7月18日 晴

今天早晨，姐姐告诉我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

在七月二号，从日本来的第一只换侨的轮船——兴安丸上，有妈妈的表妹陈姨带着她的女儿，和五百多华侨一起到了天津。她们在回广东以前，要到北京来玩。妈妈曾写信请她们来我们家里住。昨天晚上，妈妈从医院里把陈姨的回信带来了，信里说：

……我们定规坐二十号晚七点钟的直达车到你们那里去。我虽然是第一次到北京，但是我

知道你们的住址。你们很忙，不必来接吧。

十年不见，我多么想你！小真一定是个大姑娘了，小奇也不小了吧？我们的小秋，不但急切地盼望看见伟大的新中国的首都，更急切地盼望看见两个可爱的姐姐……

奶奶听着姐姐念到这里，就笑说：“听见没有？‘两个可爱的姐姐’，小奇，你可得做出姐姐的样子！”姐姐说：“小奇会的，她最爱当姐姐了。”回头又笑对我说：“你可得到处树立榜样，你可能是她回国以后的第一个小朋友，又是她所接触的第一个少先队员……”我赶紧说：“那是自然的！”姐姐真是心细呀，她的思想总是跑在我的前头！

奶奶说准备把陈姨她们安置在西厢房住。我把我的床让给小秋，姐姐把她的床让给陈姨，都铺上干净的床单和席子，换上干净的枕套和毛巾被。我们俩就在外屋搭上两张帆布床，把我们的铺盖挪了过来。收拾完大家都是汗淋淋的！奶奶一边扇扇子，一边说：“今天是‘初伏’，怪不得这样热！”姐姐说：“现在就这样吧，到那一天我们再把这屋子打扮一下，买点花什么的。”

晚饭吃的是汤面。饭后大家都坐在院子里乘凉。弯弯的新月，挂在天边，疏疏落落的星辰，在深蓝色

的天空中闪烁。奶奶说：“今年的‘爱国卫生运动’真是做得好，一个蚊子都没有。要是从前呀，坐在院子里，光打蚊子都来不及。”

奶奶说话，总爱提到从前。我可永远想到将来。明天的事总比昨天的事更有意思。后天就有客人来住了，我最喜欢有客人来家里住！小秋妹妹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八九岁的小女孩总应该是好玩的。

7月19日 晴

今天是妈妈在家的日子。奶奶不让我上妈妈屋去，她说：“你妈妈昨天夜里多晚才回来，星期天你还不让她多歇一会儿！”她要带我上大菜市，说今天要吃点好的。

奶奶从前总不爱上大菜市，她不能多走路，坐三轮车嫌贵，坐电车又怕挤。解放以后，她不怕坐电车了，因为人家不但不推她不挤她，还扶她上下车，让座位给她坐，把她乐得什么似的。她总说：“真是毛主席教管得好，人心都变了，要是从前呀……”底下又是没完没了地，作起比较来了。

她虽然不怕坐电车了，但是她一个人去大菜市还是麻烦。她爱买许多零碎的东西，什么黄花呀，木耳呀，干笋呀，蘑菇呀，满满的装了一篮；她一个人提不动，因此我还是她必要的助手。

我也喜欢去大菜市，那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多。许许多多白衣白帽的售货员，站在摊架中间，忙忙碌碌地秤这个，包那个。摊上的鸡蛋堆得整整齐齐的像一座座的小山。水果和蔬菜摊上更是好看，红的、紫的、绿的、黄的；各种颜色杂在一起，好像一幅水彩画。猪肉、牛肉什么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地挂着，还有兔子、火鸡什么的。鱼摊上可腥气啦，可是那一条条，黄黄花花的鳝鱼，挤在大木盆里，粘滑滑的穿来穿去地扭缠在一起，多好玩呀！

我正蹲在木盆旁边看鳝鱼，身旁忽然出现了一双穿着丝袜和镂空白高跟皮鞋的脚，我还闻到一阵阵的香水气味；抬头一看，原来是几个女外宾，在指指点点地说笑。一个灰白头发的，翘着大拇指对售货员说：“苍蝇，一个没有，很好！很好！”这时奶奶从后面推我一把说：“走吧，今天人挤，你看起来就没完啦！”

我们跟着人流，挤出门来，穿过阳光照得热烘烘的大街。上了电车，车上还是挤。一位解放军叔叔站起来，让奶奶坐下，我紧靠她站着，菜篮放在我们的脚边。奶奶一面替我擦脸上的汗，一面说：“今天来晚了，没买着猪肝，现在买肉买肝的人可多了，从前就不同啦！”

到家我把菜篮往厨房里一放，就往妈妈屋里跑。

妈妈躺在床上翻卡片呢，我一头就滚在妈妈怀里。妈妈笑着摸我的脸说：“乖孩子，先去擦擦脸洗洗手再来罢，你脸上都是粘的！”

我洗完回来，妈妈已经把卡片理起。我问妈妈这是什么，妈妈说：“这是英文生字，星期天没事拿出来温习温习。”我帮妈妈把卡片装在匣里，一面说：“明天陈姨她们就到了，您去接的时候，也带我去吧？”姐姐说：“时间太晚了，你不能去，你是照旧洗澡睡觉。不过我们回来的时候，若是你还没有睡着，可以起来招呼一下……”

我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妈妈说话是“说一不二”的！

午饭后孙家英的母亲孙大娘来了。她是我们胡同的妇女代表，来找妈妈谈街道托儿站的事，我听着没什么意思，就自己回屋去睡午觉。

明天客人就来了！今晚我们都睡得早。

7月20日 晴

今天一早，我们就准备接待客人。

姐姐把屋里桌子的抽屉都腾空了，准备给陈姨她们放东西，又在桌上放了几本画报和小说。我本来想把我的那只小黄玻璃母鸡和四只小鸟，也摆在桌上；可是后来一想，这玻璃玩意儿很脆，万一让小秋

摔破了，怪可惜的。我犹豫了一下，又收起来了。

姐姐说她有事要上学校去，顺便也去买花，就匆匆地推着车子走了。

姐姐刚走了一会，张老师就来找她。听说姐姐出去了。张老师就要走，奶奶和我一定拉她到屋里歇一会儿。

张老师笑着问我：“你这两天都作些什么？”我说：“除了作暑期作业，就帮奶奶、姐姐作点家事，自己也洗点小衣服，学着缝钮扣，补袜子……”奶奶笑着说：“你听她的！仿佛她什么都会，其实呀，她作什么事都慌慌张张地，洗衣服又费水又费胰子！她补了一双袜子，已经丢了我两根针了！”我脸红了起来。我最怕奶奶和张老师谈话，她老人家总是给人泄底！

张老师笑说：“陶奇倒是喜欢劳动，她在学校里‘卫生干事’的工作做得不错，又干净又细心……”奶奶仿佛很高兴，嘴里却说：“老师说的好，在学校里有老师看着嘛，在家里就比姐姐差多啦。”我怕奶奶再说下去，就赶紧问：“张老师，您暑假里不到哪儿去吗？”张老师说：“这月底我大概到北戴河‘教师之家’去休息十天……”奶奶接过来问：“什么是‘教师之家’呀？我怎么没听说过？”张老师说：“这是一件新事情。政府为着照顾教师们的健康，在青岛、北戴河和颐和园都给我们预备了休息站，每个教师都

可以去休息十天半个月的。”奶奶叹息说：“人民政府多好，什么都想到了。本来是嘛，小学教师多烦呵，整天和这一群猴子打交道！”张老师看着我笑了，说：“休息也许是需要，秋天上课的时候，精神可以更好一点。要说‘烦’那是没有的。我就喜欢这一群猴子！”

过了十一点钟，姐姐还不回来，张老师就走了。我送她到门外。张老师站住问我：“是你帮曾雪姣温习语文不是？她有时候会写错字，你要注意帮助她分别字义和字形，也要她练习作句子。她平时就非常努力，你作事也很负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温习得好。”我表示我一定要好好地帮助曾雪姣。我本来也想告诉张老师，我这几天的日记都写得很多，但是张老师没有问，我也就不提，万一……

我真爱张老师！我们一班同学都爱她，这一年上她的课，我们都感到快乐。她从来不发脾气，连对最淘气的，不守纪律的李春生也不发脾气。不过在上张老师的课的时候，李春生也没有捣乱过。因为张老师讲得太好太有意思了，我们都使劲地听，李春生也顾不得扔纸条、叠飞机了！可惜下半年张老师就不教我们了。听六年级的同学说，六年级主任郭老师也好极了。可是我想张老师是最好的了！

我们都吃过午饭，姐姐才回来，还带了一把花。奶奶说她暑假里比上学时候还忙，也不知忙些什么，一点休息都没有。姐姐笑着没有言语，把花插在瓶里，装上水，放在客人屋里，又出来用凉开水泡了一碗饭。我赶紧帮她温了一碗菜，坐在旁边看着她吃。她真是积极呀，总是把团的工作放在前面，怪不得妈妈常说应当向姐姐学习！

我洗完澡，记完日记，妈妈和客人还没有回来！

7月21日 晴

昨天晚上，十点多钟，妈妈带着客人回来了。

姐姐提着两个大提箱进来，对我说：“妈妈叫你过去看看陈姨和妹妹呢。”我赶紧起来跑到上屋去。

陈姨很年轻，胖胖的，卷着头发，穿着白短袖衬衣和灰色长裤。小秋是短头发，白白瘦瘦的脸，穿一身粉红衣服。陈姨看见我就笑说：“我们把你吵醒了吧？”一面又推小秋说：“小秋，这是二姐。”小秋看着我笑了笑，我也笑了笑。妈妈又叫我先去睡觉，我只好出来。我躺在床上等着，只听见上屋她们在慢慢地吃，慢慢地谈……不知怎样我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看见里屋灯光很暗，听见妈妈和陈姨还在轻轻地说话，仿佛陈姨在哭，又擤鼻涕，妈妈在轻轻地劝她，我只听出一句：“化悲痛为力量。”我听着听着，又睡

着了。

今天清早起来，妈妈已经走了。陈姨还在睡，姐姐正在里屋和小秋轻轻地说话，看见我就说：“你带小秋洗脸去吧。”小秋笑嘻嘻地就过来拉着我的手，我们一同到上屋去。

陈姨起来后，我们一同吃过早饭，姐姐提议今天上午去逛街，看看书铺，给小秋买几本连环画什么的。陈姨也赞成。我正帮忙给小秋换衣服换鞋子，忽然想起，不好了，今天是我帮助曾雪姣补习的日子，怎好脱课呢。我同小秋说我不能去了，她就撅起嘴来说：“不，我要你去，你去跟同学说一声不就行了吗？”她真是好玩，一会儿的工夫，就和我那么亲！我好不容易把她说服了，拿起书包出门，小秋还送我到门口，一连招手说：“再见！”

曾雪姣是新加坡的华侨，她的父母没有回来。她住在孙家英家里，因为孙家英的父亲（一位模范火车司机），是她的舅舅。曾雪姣的腿有毛病，不能多走路，所以我到她那里去给她补习。孙家英的家就住在我们胡同的东头，是一个大院。和她同院住的还有李春生，他们那里可热闹啦。

我一进门，李春生和他的三四个弟弟妹妹，就把我围起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地问我为什么不来玩，我

说我们家来了客人啦，一面说一面往西厢房曾雪姣住的屋里走。曾雪姣已经把桌子整理好，书本铅笔也都放好了。她和孙家英正在看一本连环画呢，看见我来了，才把书合上。我问：“你看什么呢？”曾雪姣说：“是李春生租来看的孙悟空和猪八戒的故事……”这时在门口站着李春生也进来了，孙家英就说：“她们要温习功课了，我们都出去吧。”说着她自己也出去了。

我记着张老师的话，在替她详细讲了几课书之后，就让她默写几个形状相像的字，如同：“阅、间、问、闻。”我又告诉她怎样分辨这几个字形，又让她把这个字分别地写了几遍。我偶然抬起头来，看见李春生双手搭着凉篷，盖在眉上，扒在玻璃窗上往里看呢。他把鼻子都压扁了！我们看钟已经十点过十分了，就把书收拾起出来了。

我们搬个小凳子，坐在院里树下。李春生站在当中，连说带表演，就给我们讲起美猴王来了。他缩着肩膀，拳着胳膊，耷拉着手，眼睛一眨一眨地左右乱张，嘴也一瘪一瘪地左右乱动；忽然一跳就跳起多高，随手拿起地下的一根破伞柄，把眼一瞪，鼻子一皱，嘴里大喝一声：“泼魔休走，吃老孙一棒！”他旋风似的转了一个身，使劲一甩，“金箍棒”滑了手，正甩在曾雪姣屋子的窗户上，玻璃哗唧一声就碎了。我

们本来正笑得东倒西歪，一下子就都愣住了。李大娘从南屋，孙大娘从北屋，同时都出来了。李春生站在院子当中，还勉强地搓着手笑呢，我赶紧到曾雪姣屋里，拿出书包，低着头穿过院子，就回家来了。

姐姐她们还没有回来。我对爷爷奶奶说了李春生的事，我说：“李春生是太淘气了，孙家英说李春生常把李大娘急得掉眼泪。”奶奶说：“李大娘掉眼泪，还是因为李大爷刚死不久的缘故。她孩子多，一天洗洗弄弄做不完，还得做活计养家，天气又热，李春生再一淘气，怪不得她要急的。”爷爷说：“李春生的爸爸在的时候还好一点，他摆个小摊，家里还能维持，李春生也不敢淘气。”我说：“他表演的孙猴子可真像，哪天在广场或者草地上，请他来好好表演一回倒不错。”

下午在家和小秋玩，晚饭后早睡。

7月22日 晴

今天一早，爷爷带陈姨、姐姐、我和小秋一块去逛中山公园。

我们在天安门前下了车。小秋高兴得拉着我说：“我们中国的皇宫怎么这么大，墙怎么这么高呀！又是红的金的，太好看了！日本的皇宫就是灰色的，也没有这么高大的门楼！”姐姐说：“现在我们皇宫变成

博物院了。这门楼就是每年五一节和国庆节，毛主席检阅我们游行队伍的地方。那天才热闹呢，数不清的旗子，过不尽的人……”我说：“可不是吗！最好看的是我们少先队的队伍了。我们小学的少先队员们还不能参加游行，可是我们有的就参加了天安门对面广场上少先队的观礼队伍。等到游行的队伍刚刚过完，我们就一下子拥到桥边来，抬头拍手使劲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我们招手，我们高兴得跳起多高，把花都甩丢了，喉咙也喊哑了！”爷爷笑说：“毛主席看着你们也高兴呀，都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子孙嘛！”

我们进了公园。公园里真热闹呀！四五位阿姨带着一大群穿着雪白的围裙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在做游戏。树荫底下，还有小朋友们在看书。石桌上有工人叔叔们在下棋。长椅上有七八个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围着两位解放军叔叔在谈话。我们边走边看，走到耀眼的玉石牌楼，往西一拐，到了一所房子前面，上面写着“唐花坞”。小秋拉着爷爷问：“什么叫做‘唐花坞’呀？”爷爷笑说：“小秋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不懂的就问。我们中国在一千多年以前，唐朝的时候，就懂得用暖室来藏花了。‘坞’就是花房的意思……”爷爷还没有讲完，小秋又往前跑了，陈姨和姐姐就跟了去。爷爷说他要在台阶上坐下歇一歇，我就

站在一边。

我说：“爷爷，您说怎样才算一个聪明的孩子呀？”爷爷笑了，说：“‘聪’是耳朵听得真，‘明’是眼睛看得清楚……”说到这里，爷爷站了起来，指着前面问：“前面那些花和树都是什么颜色呀？”我说：“松树、柳树和草都是绿的。花也有红的，也有黄的。水的颜色我说不上来了。”爷爷说：“绿和绿又不同，你看松树的绿色多暗呀，这种绿叫做‘苍’；草的绿色浅多了，和那边卷着的美人蕉叶子差不多，这种绿叫做‘碧’；柳树的绿色，又比草深些，比松树浅些，这种绿叫做‘翠’……”我笑说：“爷爷，您从哪儿学来的这么多的字眼儿呀？”爷爷也笑说：“我是书上学来的。关于颜色，会画画，会绣花的人，都知道得很多。就像你奶奶，她年轻的时候常绣花。她针线匣里的花线，就有几十种颜色，她都叫得上名字来。她从前绣的鸳鸯莲枕套，颜色配得才漂亮呢！”我想起一件事，就说：“怪不得去年我们那一小队，给志愿军叔叔寄慰问袋的时候，奶奶说她可以给我们绣花。林宜提议请奶奶绣个和平鸽，范祖谋给画出来了。奶奶在白线里还参点灰线和蓝线，绣出来显得更白了；配上红的眼睛，真是好看。”爷爷点头说：“无论哪种手艺都是学问——还有，‘学问’这两个字，就是包含‘学习’和‘发问’。肯学习的人，一定不怕发问。”

我笑说：“爷爷，连我们的张老师都夸您的学问好。”爷爷很高兴地说：“你们的张老师是一位很好很可爱的老师。”我笑说：“您就是一位很可爱、很有学问的老爷爷！”爷爷笑问：“你呢？”我说：“我是一个很淘气、很笨、很不可爱的小姑娘！”爷爷笑说：“不对！你是很淘气，却很可爱；一点不笨，却也不爱发问的一个小姑娘！”我不好意思地过去使劲抱着爷爷的胳膊，轻轻地说：“我以后一定多发问，您可得都告诉我呀！”

出园回家的路上，我们五个人慢慢地走。我一声不响，仔细地看，仔细地听。我从前就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周围是多么丰富，多么美丽呀！

7月23日 雨

今天下雨。姐姐一早就和王瑞芬一块到学校去了。奶奶和陈姨在上屋包饺子；我和小秋在旁边玩她的娃娃。

这个小日本娃娃，穿着红花长袖子的衣服，系着宽宽的腰带，穿着夹脚指头的厚底鞋；大襟里还插着一把金红色的小折扇；黑黑的头发，小小的嘴，圆圆大大的眼睛，真是好看极了。

我们轮流地抱着她，摸她的脸，给她理理头发。我说，“日本人倒是和我们一样，头发都是黑的。”小

秋说：“那可不一定。从前我们住的那座山上，有一所养育院，里面就都是黄头发的日本孩子，还有黑皮肤鬃头发的……”陈姨说：“那是‘混血儿’，是日本女人和美国占领军的白种或是黑种的军人们生的孩子，所以他们的头发有黄的，皮肤也有黑的。”回头又对奶奶说：“这些孩子才可怜呢，走到街上，街上的孩子们都拍手笑他们，羞他们。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和黑皮肤鬃头发的孩子，看见自己的头发眼睛和别的日本孩子不一样，就想把头发弄黑了，皮肤弄白了；但是他们把眼睛揉红了，也黑不起来，把皮肤都擦破了，也白不起来，他们就气得大哭……”我问：“他们的爸爸妈妈呢？”陈姨说：“他们的爸爸不要他们，妈妈又养不起他们，他们就只好都住在养育院里……”我刚要说话，奶奶赶紧就问：“听说日本人民生活很苦，是吗？”陈姨说：“可不是，失业的人多着呢，享受的就是美国的军官们，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就把日本‘军事占领’了，到处占用房子，占用田地做军事基地，满街上横冲直撞，您要看见他们那种凶横的样子，真会把您气死。苦的还是日本的老百姓。”奶奶叹口气说：“我们中国人总算熬过去了！从前我们街上还不尽是那些可恨的日本兵、美国兵……感谢毛主席领导得好，把那些人都赶走了。如今我们这里也有外国人，他们客客气气地，都是我们的

朋友。”

今天下午睡午觉的时候，我心里尽在想日本的“混血儿”的事情，我真是替他们难过又生气。我若是一个“混血儿”，我长大了，一定要打倒美帝国主义!!!

小秋真是不自私，今天她把她的玩意儿都拿出来大家玩了。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把我的玻璃小鸡藏起来了。在晚饭以前，我也把小玻璃鸡和别的玩意儿，都拿了出来，我们玩得很高兴。

7月24日 晴

今天下午我带小秋去看曾雪姣，恰巧林宜和范祖谋都来了，他们乱纷纷地正在议论呢。一看见我进来，林宜就说：“我们本来要去找你，你来了就更好了。后天夜里不是月食吗？我们这一小队，暑假里只剩了我们五个人了。如今又不过队日。后天晚上我们在一块看月食，听月食讲话好不好？”我们都说：“好！”孙家英说：“听月食讲话，就得有收音机……”我说：“我家就有收音机，你们到时候就到我们家来吧。”这时李春生抱着小弟弟也走了过来。我说：“李春生，你也来玩吧。”李春生摇头说：“我不去，你们女孩子在一块就是跳猴皮筋，穿珠子，玩小布人，没意思极了。”范祖谋抢着说：“谁说是穿珠子，

玩小布人呀！我们说的是一块看月食，我和林宜也去。这本来是我们小队的事，你不去也没什么！”李春生瞪起眼来，正要说话，林宜赶紧拦住说：“去，去，大家都去，我们后天晚上见吧。”回头又对范祖谋说：“走，我们到什刹海游泳去吧。”范祖谋皱起眉头说：“我今天没有空，还得到‘少年之家’去学画呢。”林宜说：“你不是答应教给我游泳的吗？我这一暑假就想把游泳学好……”李春生向前说：“我教给你，那有什么？我游得也不赖！”范祖谋说：“好，你教给他吧，本来我游得也不怎么样。”说完，就推自行车走了。

孙家英看他出了门，就说：“范祖谋这人就是自私！”曾雪姣扶着门框站着，说：“人家学习得可好，你看他哪一样不是第一呀！”李春生扭过头去，说：“他就是自私，太自私了！‘第一’有什么用处？人家若有什么难题问他，他就说不会；等到张老师在课堂上一问，他就都会了！人若问他为什么不帮助别人，他会瞪眼骂你，什么‘依赖性太重’啦！‘自己不努力’啦。我呀，宁肯得个大鸡蛋，也不去请教这位自私鬼！”林宜笑说：“他也是太自私，你也是不努力，我们都得团结互助才好。好，你就教给我游泳去吧。”李春生高兴得就把小弟弟往台阶上一放，大声说：“妈，我跟林宜游泳去啦。”李大娘还没有答应，他已

经和林宜走出去了。

我们都进到曾雪姣屋里去。我就问那天李春生打破玻璃的事，是怎样了结的。曾雪姣笑说：“李春生还不是挨了李大娘一顿打，可是那块玻璃孙大娘不让赔，也就完了。”孙家英说：“底下还有呢。那天下午张老师来了，李大娘把李春生告下来了。张老师提议李大娘三个星期不给李春生租小人书的钱，把这钱给我妈作为赔偿费。后来张老师进屋去又和李大娘谈了半天，李大娘答应以后不打李春生了。张老师还说李春生喜欢看书，她可以带他到儿童图书馆去借。从那天起，李春生已经去了两次图书馆了。”

我们又一起玩了一会儿，小秋和她们一会儿就熟了。孙家英给小秋讲黄继光的连环画，小秋听得眼睛都睁圆了。她问说：“黄继光为什么不怕死呀？我在日本的时候，看见那些美国兵上船开到朝鲜去的，都怕极了。他们哭，送的人也哭。听说有的美国兵还吓得自杀了呢！”我们三个人都抢着回答说：“那自然啦，美国人打到人家家里去啦，他们打的是侵略别人的仗呀。他们人民谁愿意到几千里外的朝鲜，去替他们的头子们当炮灰呢？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不同了。我们打的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我们在家门口挡住敌人的进攻，那怎么会怕死呢？”小秋点头说：“对了！”

我们玩得很晚才回来。

7月25日 晴

今天早上，爷爷提议今夜去逛北海公园，划船，看月亮，吃野餐。我们个个拍手赞成，爷爷真会玩呀！

这一天过得真慢！奶奶和陈姨忙着做吃的。姐姐忙着包装吃的。我就教给小秋唱歌。

下午刚过六点，陈姨、妹妹、小秋和我，就先到了北海。我们好容易等到了两只船，我跟着陈姨，姐姐带着小秋，就划开了。水上好热呵，太阳直晒着！陈姨撑着小伞，小秋戴着草帽，姐姐也带了一把大蒲扇。她看见我晒得直流汗，就把扇子递过来给我。我不要。我晒一会儿不要紧，她晒多了会头痛的。

我们不敢走远，只在漪澜堂旁边盘旋。果然过了一会，爷爷和奶奶带着野餐篮子也来了。爷爷上了我们的船。奶奶上了姐姐的船，小秋看见爷爷来了，便也要上我们这边来，陈姨就和她换了。

小秋和我并排坐在船中间。爷爷坐在船尾，笑着问小秋：“你说北海美不美？”小秋笑说：“美！”姐姐在那边船上伸手一指说：“你看那岛上高高的白塔，是三百多年前就盖起的‘西藏式’的塔……”我们两个人就抢着问：“什么是‘西藏式’的呀？”姐姐说：“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么？我们有汉族、

回族、蒙族、满族……和许许多多的兄弟民族。每个民族盖起房子来都有自己特别的形式，藏族同胞盖的塔就是这样的……”我说：“我们的兄弟民族，还有他们自己的服装呢。在五一节游行的时候，他们的队伍最好看了，花花绿绿的。女人们还带着一串一串的丁丁当当的首饰呢。”姐姐说：“他们的唱歌才好听呢，舞蹈才好看呢！”我就对小秋说：“今天早上我教给你唱的那支《西藏舞曲》，就是藏族同胞跳舞时候唱的歌。还有那支《歌唱二郎山》，就是解放军叔叔在修筑到西藏去的公路的时候唱的。”小秋说：“二姐，等那条公路修好了，我们一块到西藏去，好不好？”我问：“去做什么？去玩呀？”小秋想了一想，说：“不，去为西藏同胞服务！”她进步得真是快呀！

太阳落下去了，水面上一片红光。妈妈还没有来，我就站起来东张西望。果然不久从那边长廊上，许多人中间，看见妈妈很快地走来了。我高兴得大声喊“妈妈”，小秋也跟着我喊，一面赶紧把船划了过去。妈妈上了船，就笑向我说：“你大声嚷什么？人人都像你这样嚷，那北海有多乱呀！”

奶奶忙着给我们分盘子，分吃的。我们用湿手巾擦过手，就吃起来。小秋忽然站起来，向东指着说：“二姐，快看！”我回头一望，原来月亮上来了，亮晶晶的像一面大金镜似的，在树梢头挂着。大家都说：

“好月亮！”水面上起了凉风。人影船影都模糊了，模糊的影里听见许多船上有人唱歌。

妈妈默默地坐在船头上，手里托着茶杯，仿佛在想什么。我过去轻轻地问她：“妈妈，你累了吧？”妈妈惊醒过来，笑说：“我一点不累。我想起上次你爸爸来信提到鞍山厂区，夜里到处是电灯，再加上炼钢厂的火光，半个天都照红了。像今天晚上，他们那边一定更亮了，又有月亮，又有火光，灯光……”这时小秋也挨过来了，说：“二姐，你猜现在北海像什么？就像我从前在日本看的电影里，公主和王子们住的宫殿一样，又亮，又美。”妈妈笑说：“北海本来就是宫殿，七八百年一直是公主王子游玩的地方，如今才属于我们人民的。”

四围水边的灯光，越来越密了。月亮快要升到天空的当中。那座“西藏式”的白塔，在月光下就像是雪堆成的，好看极了。

奶奶说时间不早，该准备回去了。大家忙着把手巾杯盘什么的都装了起来。小秋端起一盘子果皮，就要往水里倒。我连忙拦住她，把果皮用纸包起来，放在篮里。我告诉小秋，若是人人都往水里扔果皮什么的，北海不久就要成了脏水池了。

我们到家已经九点半钟。今天我们玩得真快乐！

7月26日 晴

今天早晨，我们还没起来，就听见有人敲门，又喊：“陶奇，小淘气！”是李春生的声音。姐姐赶紧爬起出去开门，一会儿，我听见李春生在院子里说：“我妈病了，昨天半夜里，直吐直泻。孙大娘说请陶大娘去给瞧一瞧。”姐姐还没来得及说话，妈妈就在上屋说：“你先回去吧，我立刻就来。”等到我起来的时候，妈妈已经提着小药箱，走到门外了。

早饭后，王瑞芬带着王瑞萱来了，说是来看小秋。王瑞萱说：“你有了小表妹，就不找我玩去了。”我说：“没有的事！”我们就一块玩小秋的日本娃娃。

妈妈回来了，姐姐忙着给妈妈端早饭。奶奶就问：“李大嫂‘怎么’啦？”妈妈说：“没有什么，就是累着了，又受了热；打了一针，现在好多了。”奶奶说：“李大嫂就是孩子多。你们的托儿站若是搞成了，她把小孩子往站里一送，自己就能上被服厂去了，又少受累，工资也多。”妈妈说：“托儿站就是房子太困难了。我们连保育员都训练好了，光找房子就找了半年。”我听到这里就问瑞萱：“你家一进门西边那个小院子，不是空着吗？租给托儿站就很合适。”瑞萱说：“孙大娘她们和我妈妈说过了。妈妈还没有答应……”王瑞芬说：“我妈妈还好，她是怕吵，又怕孩子们毁房子，她只说‘我不等那两个钱用。’我爸

爸却冷笑说：“据说这托儿站是街道互助性的组织，帮助劳动妇女的。我也不是劳动人民，我也没有和他们互助的义务。”他说着还把祖宗牌位都搬到那屋去，供了起来。他对我母亲说：“下次她们再来要，你就说我们这屋子供了祖宗了。反正人民政府也不能禁止人供祖宗的。”您看我爸爸……”王瑞芬说到这里，脸上显着十分难过的样子。妈妈说：“你们要慢慢地好好地说服他……”王瑞芬说：“我平常总是耐心地对爸爸讲，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养活的，爸爸还是听不进去。这都怪我们说服力不够，我们还得继续努力。”

她们玩到吃午饭的时候就走了。王瑞芬和姐姐晚上有她们团小组的聚会，我就约王瑞萱来和我们一块儿看月食。

下午六点钟以后，林宜和范祖谋就来了。接着孙家英和李春生也搀着曾雪姣来了。我们都在院子里坐着。王瑞萱来的最晚。奶奶端出自己熬的酸梅汤来，请大家喝。

李春生坐不住，他又不爱理范祖谋和王瑞萱，就在这几间屋子里进进出出，摸摸这个，碰碰那个，又抢着搬收音机。结果是林宜和我搬出来的，放在窗台上。李春生不时去捻开收音机的钮子，说：“听听月食讲话开始了没有？”林宜跑过去拦住他，说：“还早

呢，你尽拧开关，把机器弄坏了！”范祖谋站起来拍拍手说：“大家安静！我就会讲月食的道理……”这时收音机里忽然放出沉稳而又清朗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开城消息……朝鲜停战协定，已经由谈判双方完全达成协议……”大家先是一下子愣住了，听到这里猛然醒悟了过来，不约而同地大声拍手欢呼起来，“朝鲜停战啦！”爷爷、奶奶和陈姨，都兴奋地从屋里跑了出来，奶奶笑说：“好了！好了！朝鲜人民可以不再流血牺牲了。”陈姨说：“朝鲜的妈妈，夜里可以睡好觉了！”

我们七嘴八舌地笑嚷成一片。在忙乱里，李春生又拿起爷爷的手杖，扛在肩上，开步走着，一面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小秋也赶紧去扛起她的小伞，跟在李春生后面跑。正乱着，姐姐和王瑞芬兴冲冲地从外面进来了，我们立刻围了上去，嚷“朝鲜停战啦”，“志愿军叔叔要回来啦”，姐姐也笑着说：“这真是可喜的消息呀！不过我们还得警惕，美国鬼子虽然打得大败亏输，迫得非停战不可，他们可决不肯就此罢手的，我们可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松懈呀！”王瑞芬也说：“我想志愿军叔叔也不会立刻就回来的，朝鲜被侵略战争毁得那么惨，志愿军叔叔们一定要帮着朝鲜人民，把他们的祖国重新建设起来的。”

我们正听姐姐们讲得入神，回头一看，原来太阳已经下去了。天上从深红变成深蓝。满天的星星都出来了，特别的多，特别的大，特别的亮！一会儿，月亮从东边屋脊上，像一面蒙着薄薄的黑纱的通红的圆镜，慢慢地升了上来。月已经全食了！

慢慢地，慢慢地，在月亮的一边，出现了弯弯的一牙光影，光影越来越大，一个小时之后，黑影完全消灭了。月光照遍大地，星星都看不见了！

同学们走的时候，已经十点钟了。

7月27日 晴

今天小秋很不乖，因为陈姨晚上要和爷爷奶奶去听戏，她就哼哼唧唧了一天，一定要跟去。我怎么劝她，她都不听！

小秋有时候很使我生气，她不听话，又很皮。她常常冷不防地推我，打我，胳肢我。她又爱撒娇，穿衣服叫别人扣扣子，穿鞋叫别人系带子，吃果子叫别人削皮。姐姐总不让我替她做。姐姐说：“她从小惯的一点事情都不肯做，你不要再惯她了！”其实我并不想惯她，我就是喜欢有一个妹妹，我好照应她，带着她玩。慢慢地小秋就和我皮起来了。可是她从来也不敢逗姐姐，姐姐总对她说理，所以姐姐常说：“她为什么不欺负我呀？你就是平时太随着她了。”我也

真是不中用，我这个脸就是绷不起来嘛！

晚上妈妈回来的时候，小秋还在跟陈姨麻烦，她说：“我在日本的时候，多晚我都出去！日本的电影院和戏院里都有小孩子，抱在手里背在背上的还有呢，她们都是半夜才睡！”陈姨就说：“别闹了，带你去吧，你去了可不许吵。”妈妈就过来把小秋拉到一边，笑对她说：“小秋，乖孩子，我们不是不让你听戏，是因为时间太晚了。‘早起早睡身体好’，你看二姐比你还大，她都不去。你知道比你矮小的三尺以下的孩子，连白天都不能进戏院、电影院呢。”

小秋低着头撅着嘴说：“我们中国的大人为什么不许小孩子看戏看电影呀？”妈妈笑了说：“我们中国的大人，到处总要照顾到小孩子的身体的。因为孩子们长大了，就要接替我们大人，做许许多多很大很好的事情，让大家过更好更幸福的日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保护你们，好叫你们长得结结实实的，将来你们才能做比我们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你不是常说，你长大了要替我们大家做许多工作吗？那么今天晚上，你就在家里乖乖地睡觉，等哪一天我们有工夫，一定带你去看一次小演员演的京戏，可好看啦！”小秋低头想了一想，就笑着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二姐，我们洗澡去吧。”她还高高兴兴地回头向爷爷、奶奶和陈姨招手说：“再见！”

最高兴的是姐姐了，她本来很紧张！在小秋吵着要去的时候，她就跟奶奶说：“你们走了就得了，等我们慢慢地劝她。”在看见陈姨动摇的时候，她就想劝陈姨不要答应。等到妈妈回来，一篇道理把小秋说服了，她才松了一口气，用一种佩服的眼光，看着妈妈，又回头看着我微笑。我懂得她的意思，她是在说：“我们都得向妈妈学习呀！”

7月28日 晴—雨

今天早晨，去给曾雪姣补了课。

睡过午觉起来，天有一点阴。我们都在上屋玩。姐姐自己在屋里看书；奶奶叫她，她只答应着，可总不出来。

奶奶对陈姨说：“大宝从小就是个安静的孩子……”小秋立刻问：“谁是大宝呀？”奶奶说：“大宝就是你大姐。”回头又对陈姨说：“她从小就跟着我，那时候他爹妈都在念书呢。学名也是我起的，叫‘陶珍’，珍宝的‘珍’。后来她爷爷嫌‘珍’呀‘宝’的太俗气，就改成真假的‘真’了。”小秋问：“二姐的名字是谁起的呀？”奶奶说：“也是我。她生下来以后，她爸妈又跑到解放区去了。你二姐从小就淘气，三个月就会咯咯儿地笑，冲着人挤眼睛。我说就叫她‘淘气’吧！她爷爷就给她起了名字叫‘陶奇’，奇怪的

‘奇’……”小秋就笑着过来拧我的脸，叫：“淘气，淘气！”我把她推开，就问陈姨：“小秋的名字是谁起的？”陈姨说：“是她爸爸起的，因为她是立秋那天生的。”我问：“小秋的父亲在哪儿呢？”陈姨还没有回答，小秋就说：“我刚生下几天，爸爸就死了，我没有看见过爸爸。”陈姨很难过地低下了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奶奶说：“我听到小奇的妈妈说过一点你们的事，小秋的父亲真是死得太惨了！年纪轻轻的……”陈姨叹了一口气说：“那是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学生呢。小秋的父亲就是因为和许多中国在日本的爱国学生在一起，发起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被日本的宪兵队捉了去，严刑拷打，以后就……”说到这里，陈姨的眼圈红了，拿出手绢来擤鼻子。小秋连忙过去挨着陈姨站着，轻轻地推着她。

奶奶的眼圈也红了，说：“日本人怎么都是这样狠心呀……”

陈姨说：“那倒不，一般日本老百姓也是反对战争的。我们房东老太太的儿子，是个小学教员。也是因为反对战争，被宪兵队抓了去就没有下落了。这老太太帮助我收殓小秋父亲的时候，她哭得比我还痛，她说：‘我比你还苦，我连我儿子的尸首都找不到

……’”陈姨说着就哭了。怪不得陈姨刚到的那一天晚上，我听见她在哭，原来她有这么一段惨痛的经历！如今这可恨的日本帝国主义刚被打倒，美帝国主义又要帮它复活起来，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

这一天过的很沉闷，幸亏下午下了一阵雨。

7月29日 晴

今天中午，姐姐去买来了四张电影票。奶奶请我们看《龙须沟》。小秋乐得拍手直跳！

午饭以后，我们只躺了半个钟头，奶奶、陈姨、我和小秋就出发了。

奶奶是第二次看《龙须沟》了，第一次就哭得什么似的，可是她又哭又爱看！这次她还同陈姨说：“多带块手绢去吧，这故事可惨啦！”我真希望她老人家别在电影院里哭出声来！奶奶就是爱掉眼泪，“惨”的事她也掉泪，“乐”的事她也掉泪，一来二去眼圈就红了，多不好意思呀！

这个电影院很小，人也不太多。我们到得早——奶奶出门永远是“提早”。（姐姐常说如果赴会的人，个个都像奶奶，不知要节省多少时间。）

《龙须沟》这故事上半段真惨！在下大雨的时候，又穷又病的赵大爷，屋里哗啦哗啦地直流水。老老实

实的程疯子，让恶霸的狗腿子打得满嘴流血。在那个可爱的，会帮妈妈做活的，满院子人都喜欢的二妞子掉在水沟里淹死的时候，电影里她的妈妈和街坊们都大哭起来，看电影的人也忍不住都掉眼泪了，有的老太太抽搭的声音比奶奶的还大！我偷眼看陈姨也在用手绢擦眼泪。小秋是用手背擦的。我一直忍住没有动，让眼泪流在我脸上。忽然幕换了，一幅大五星红旗哗啦啦地飘了起来。大家高兴极了，都使劲地拍手。趁大家在拍手，我赶紧拿出手绢来把脸擦干了。

看完电影出来，门外太阳好大，天气好热呵！我看见小秋的眼睛还红着，就过去搂着她，劝她说：“你知道吧？这都是解放以前的事了。后来不是龙须沟都修好了，人民日子也好过了？我们永远不会再过那种苦日子了。”

小秋点了点头，说：“可是二妞子已经死了，她什么好事情都没有看见！”我心里也难受得很。

我们走到胡同口，碰见王瑞萱，她一定要拉我们到她家去玩。我答应她明天和小秋一块去。

7月30日 晴

今天一早作过暑期作业，就带小秋到王家去玩。陈姨还替小秋加意修饰了一番。

到了她家，瑞萱把我们带到她的屋里。小秋看见

她书架上层，摆着大大小小七八个很好看的洋娃娃，高兴得伸手就要去拿。瑞萱赶紧说：“你别动！你要哪一个，我拿下来你看。”小秋说：“我要那一个顶大的。”瑞萱说：“我拿着你看。你要把她抱得太紧了，她的衣服会弄折了的……”

这时瑞芬也进来了，听见就说：“一件东西大伙玩才有意思，一个娃娃要你也抱她也抱的，才算是大家的宝贝。”她一面说就把那个大娃娃抱下来递给小秋。小秋欢喜得轻轻地把娃娃托在臂上，细细地看她的脸。

瑞芬又问我：“你姐姐在家吗？”我说：“在家，你去找她玩吧。”瑞萱就说：“姐姐，那你就跟陶家说一声，我请陶奇和小秋在我们家吃饭了。”我正要推辞，看见小秋仿佛愿意似的，就对瑞芬说：“那么你就在我们家吃我们那一份吧。”

瑞萱又把她的故事书和连环画什么的都拿了出来。我们正在看，瑞萱的母亲就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保姆，端着一盘切好了的西瓜。瑞萱的母亲画着眉，雪白的脸，嘴唇搽得鲜红。（夏天看着怪热的！）她一面让我们吃西瓜，又拉着小秋，上下地看她，说：“多漂亮的衣服，是在日本买的吧？日本女孩子的衣服样子就是好！”小秋说：“不是，是我妈妈自己做的。”瑞萱的母亲又对我说：“你妈妈什么时候有空，

再请她过来给我看看吧，我的胃还是不大好。你妈妈上次没给我药吃，只叫我多运动……”瑞萱就说：“姐姐不是叫您早点起来，跟我们一块做广播体操吗？”她母亲把头一扭，说：“你姐姐就是瞎闹！我又不是学生，做什么广播体操！”我说：“我妈妈忙极了，有时候晚上都不回来。您要是难受得厉害，先到医院去看一看也好。”她母亲说：“医院我懒得去。人多，气味不好，等的工夫又大，不病也等病了。告诉你妈妈星期日来也不晚……还有上次我叫人给你妈妈送去那块衣料，她为什么又退回来了？大概是嫌礼轻……”我因为不知道这件事，就没有说话。她母亲一边说着就出去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看见瑞萱的父亲了。他是个大胖子，穿一身白绸子裤褂，手上还戴着戒指。饭桌上摆着满满的菜，大家都低着头吃饭，没有一个说话，只听见头上大电风扇呼呼地响。我吃完本来想添饭，一个保姆过来，要拿我的碗，替我添饭。我觉得不习惯，又不好意思，就说我吃饱了，不吃了。

吃完了饭，我就拉着小秋告辞。路上我说：“我不大喜欢到瑞萱家去。瑞萱倒没有什么，就是她家里的‘空气’使人觉得很别扭。她母亲娇贵得很，自己总以为有病，总要拉妈妈去替她看病！你知道我妈妈多忙呀。还有她父亲那样子我也看不惯……”小秋

说：“瑞萱也不好！她就很自私，娃娃不让人抱，吃西瓜也是自己尽挑大块的，一点也不让客人！”

我想这是她母亲惯的。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她不是尽挑着好鱼好肉，往瑞萱碗里送！

回到家里，姐姐和瑞芬正在厨房里洗碗。上屋有一位年轻的客人正和人家说着话。陈姨说他是小秋的叔叔，在西郊一个大学里教书，他是来接她们在八月里去西郊住几天。小秋的叔叔看见小秋很高兴，他拉着小秋问长问短。又说西郊好玩极了，有万寿山，西郊公园什么的。她们到了城外，他就带小秋天天玩去。他和陈姨定好了八月九号早晨来接她们。

7月31日 晴

今天早晨爷爷对陈姨说：“西郊的名胜有小秋的叔叔带你们去玩了，但是在北京你们还必须去参观天坛，因为天坛是北京最伟大最美丽的一所建筑。”

下午四点钟，爷爷和陈姨就带着我和小秋到天坛去。

天坛里面真大呀！大路旁边和广场上排立着数不清的苍翠的柏树，树干粗极了。爷爷说天坛和这些古柏都有五百多岁了，它们比我大四十多倍呢。

我们走进西门，上了高大的白石大道，往北一直走到祈年殿的层阶底下。抬头一看，这祈年殿真是雄

伟美丽呀！它是圆形的，上面有三层深蓝色的琉璃瓦顶，中间有五色的彩画。我们上了台阶，进到殿里，抬头看见屋顶上每一个方框里都画着云彩的图案。爷爷说：“这祈年殿是从前的封建帝王来祈祷五谷丰登的地方。这方框叫做‘藻井’，里面画的是四季气候不同的云彩，所以没有一个是相同的。”

我们出了祈年殿，就向南走。到了一个圆形的围墙前面，爷爷说：“这是‘回音壁’，你们去站在两边，轻轻地问答，彼此就都能听见。”我和小秋就赶紧分头跑去，把耳朵贴在墙上。我听见小秋轻轻地说：“二姐，你在哪儿呢？”我笑说：“我在这儿呢……”我们正说着，看见后面来了一大群人。男的穿着西装。女的身上披着极其美丽的轻纱，手臂上戴着许多耀眼的镯子，额上点着红点，耳朵上戴着大耳环。我们就站开，让他们也来听。陈姨低声说：“这是印度朋友，到北京来玩的。”

我们又走上“圜丘”，爷爷说这是从前帝王祭天的地方。这是一个三层汉白玉砌成的圆的平坛，每层也都有白石的栏杆。顶上一层台面，当中是一块整的圆石板。爷爷叫我们站在正中间，又叫我们喊一句话。我们两个人就并排朝南站着，齐声喊：“毛主席万岁！”就听见四面八方有隆隆的回声：“毛主席万岁！”这时印度朋友们正走到台下，就抬头来看。有

两个年轻的女人便走上来，摸摸我们的头问：“你好？”我们笑着说：“好，你好？”那两位印度女人便也笑着喊：“和平万岁！”我们拉着她们的手也跟着她们喊。我又喊：“印度人民万岁！”底下一大群印度朋友都笑着向我们拍手，他们又拥上前来，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一同喊：“和平万岁！”“印度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在我们笑着喊着的时候，有一位印度朋友给我们照了像。照完了像，他们就走了。我们彼此笑着挥手说了“再见”。

陈姨望着她们的后影说：“印度女人的衣服多好看多凉快呀，走起路来飘飘扬扬的。”小秋问：“印度国在哪里呀？离我们远不远？”爷爷说：“印度在我们的西南边，和我们隔着一座大山呢，可是我们两国在两千年以前就有交往了。《西游记》上唐僧取经的‘西天’，就是现在的印度。”小秋想了一想，说：“那么在有天坛的一千五百年前，我们和印度人就是朋友了。”爷爷笑着说：“对！”

圆丘上太阳很大，我们就到下面茶桌上坐了一会儿，喝了橘子水。爷爷要了一壶茶，他说凉水喝了不解渴。

我们坐到黄昏才回来。今天我们真快乐。我们看了天坛，又和印度的朋友们一块照了像，我想他们会把我们的像片带回印度去的！

8月1日 晴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一早起来，姐姐就对我和小秋讲建军节的故事，还把她给她们黑板报写的稿子给我看，上面说：“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在祖国革命势力发展得十分强大的时候，伪装革命的蒋介石，转过头来向革命者进攻。那年的四月十二日，蒋匪帮在上海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革命的工农和学生，使革命战争受了挫折。为了挽救革命，同年的八月一日，朱德、周恩来、贺龙和其他的同志在江西南昌，率领革命军三万多人，武装起义。不久这支军队就在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那时起，中国人民就有了自己的武装。就是这支越来越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二十六年来，艰苦的斗争，终于把蒋匪和帝国主义势力赶走，解放了我们，使我们今天能过这样和平快乐的日子。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热爱他们，向他们学习‘爱祖国’、‘爱人民’和克服困难的勇敢顽强的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我正在抄这段稿子——因为我觉得姐姐写得很好——，有姐姐的几个同学来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说学校里分了入场券，晚上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的跳舞，还看些文

艺节目，赴会的有解放军叔叔、工人和学生，可热闹啦！

陈姨问：“你们都打扮了去呀？”姐姐说：“不一定，就穿平常的短衫长裤也可以。”陈姨不赞成，说：“过节高兴嘛，为什么穿得灰耗子似的！”说着就进屋去打开箱子，拿出几条裙子和花衬衣来，说：“这都是我自己从前穿的，颜色都不太花，你们不嫌旧，就挑去穿吧。”姐姐的同学就围上来，一面拿起看，一面夸奖。陈姨很高兴说：“这都是我自己裁做的。来，我替你们分配吧。脸色好的人，就可以穿蓝色绿色的；脸色白的人，就穿红一点的。发结最好和衣裙一样的颜色，脚上穿白鞋白袜就很好看。”于是大家纷纷试穿起来，姐姐的脸色最白，陈姨就给她穿上红底小白花的衣裙，两条辫子上打个大红结。奶奶过来看了称赞说：“你看大宝穿上颜色衣服多么好看。平常我劝她穿得花梢一点，她总不听！”我说：“到了将来，大家都穿得花花绿绿的时候，你就肯穿了吧？”姐姐一面换衣服一面笑说：“到了大家都穿的时候，就不显得别扭了。”

下午，爷爷从外面回来，满面笑容地叫小秋和我到屋里去，我们知道一定有什么好事，就争着给他倒茶打扇。爷爷说：“你妈妈不是答应过请小秋听戏吗？

明天戏曲学校的戏可好啦，我已经买好了票了，连你妈妈都去。”这时大家都进来了。爷爷对陈姨说：“戏曲学校的戏最好看。明天的戏码上有《小放牛》和《闹天宫》，小秋和小奇一定爱看的。”回头又对我说：“这些小演员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少先队员呢！”

还没有听戏呢，我们已经高兴得跳起来了！我们正围着爷爷听讲《小放牛》和《闹天宫》的故事，看见王瑞芬来了，脸上很难过的样子。姐姐赶紧出去，拉她到西屋里去。过了半天，姐姐打扮好，和王瑞芬一块说笑着出来，王瑞芬好像又高兴了。

夜里姐姐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躺在床上了。

8月2日 晴

吃早饭的时候，姐姐告诉我们昨天晚上的联欢会热闹极了，她们跳了集体舞，文艺表演的节目也不错。我就问：“王瑞芬为什么不高兴了？”姐姐说：“就是因为她父亲又和她别扭了！从前她给志愿军写信，她父亲就不高兴。昨晚大家都去联欢，她父亲也不让她去，说什么‘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去跟大兵跳舞’。王瑞芬就急了，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救星，和从前国民党的匪军，怎么能比？’后来她母亲也帮她说，说同学们都去，也不是她一个人。她父亲才没

说什么。”妈妈就说：“她母亲比她父亲好一些；上次孙大娘为托儿站房子的事情，又去找她帮忙，她口气很活，说是等她父亲到天津去以后再说。”我说：“那就是王瑞芬对她母亲动员过了！对了，还有一件事，她母亲还说要请您去给她看病，可是王瑞萱说她母亲没有病。”妈妈说：“我今天没事，去和她谈谈也好。”妈妈吃过早饭就到王家去了。

下午，爷爷、妈妈、陈姨、我和小秋去看戏。因为爷爷只买到五张票，奶奶说她怕热，姐姐要在家陪奶奶，结果我们五个人去了。

我们到的时候，剧场里面人差不多坐满了。屋顶上的四个大风扇，转得呼呼地响。台后响起了锣鼓，深绿色的台幕慢慢地向两边拉开，音乐又响了一会，从浅绿色的幕后，就走出来一个牧童，年纪和我差不多大，头上戴着斗笠，右手拿着牛鞭，左手拿着笛子，他出来就一边舞一边唱。过了一会，幕后有人唱歌，又出来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姑娘。我从来没有看过打扮得这么好看的人！她头上也戴着斗笠，上面钉着许多红红绿绿的发亮的玩意儿，身上穿的是大红绣花的衣服，腰上系着两幅裙子似的绸片，绸片的一头系在两手上，走起路来，好像蝴蝶的翅膀一般。她和牧童两个一问一答地唱着，又在台上穿来穿去地舞着，

真是好看极了！她唱了一段就停住问牧童说：“牧童哥，你说我唱得好不好呀？”（这几句我和小秋都听得懂，我们都非常高兴。）后来他们定好明天还在一块玩，就分别了。那姑娘先走了，牧童送了她好远，又赶紧跑回来找牛。大家都笑了。幕闭上的时候，全场的人都使劲地拍手。

底下一出是什么《二进宫》。妈妈说这出戏我们听不懂，就带我们出来凉快。我们在场外台阶上站着，吃着冰棒，一边还谈着《小放牛》的事。

休息的时间，爷爷和陈姨也出来了。一会儿铃声响了，我们赶紧都回到位上去，《闹天宫》就开始了。先出来些非常可笑的虾兵蟹将和海龙王，以后一个穿着黄袍的猴子就出来了。他真是活泼呀！一会儿纵到椅背上去，一个斤斗又折了下来；他偷桃子吃的时候，两只眼睛滴溜溜地东张西望，他跳上跳下，挠耳抓腮，就像一只真的猴子一般。后来就上来了几十个天兵天将，男女老少都有，拿着各种各样的兵器，密密层层地围攻他一个。他使一根金箍棒，使得呼呼地响，把这些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四散奔逃！他打得越起劲，锣鼓的声音也越响。小秋兴奋得又笑又跳，又拍着椅背，那时大家都注意台上，也没有人管她了。最后美猴王胜利了，就闭幕了。

我们大家都站起来，又使劲地拍手，妈妈拉着我

们就往外走，忽然台前电灯又亮了，幕又打开了，一大群天兵天将站成一行，美猴王站在当中，向我们笑着鞠躬。小秋又高兴得直跳！直到他们谢了三次，幕闭上不再开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回来我们抢着向奶奶和姐姐报告我们看的好戏。小秋说她大了就去考戏曲学校，因为她最喜欢唱歌和跳舞。姐姐说学演戏可得下苦功啦。这些小演员们天天练武学唱，此外还得和我们一样地学习，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还得公演。真是不容易呀！

今天我们真是兴奋，但是小秋和我都准备早睡，因为我们要躺在床上，把我们看过的那两出戏，细细地回想一番。

8月3日 晴

今天一早，我们就赶忙起来。这些日子我们总是起得很早，在路上还没有行人的时候，我们就赶着泼街。

我和小秋把水桶装满了清水，抬到大门外。她用喷壶，我用水勺，就泼起街来了。我们两个人也学《小放牛》上的牧童和村姑，在门前穿来穿去地快地走，地上都洒出“8”字形的湿痕。小秋嘴里还唱着歌，唱完一段就站住问我说：“牧童哥，你说我唱的好不好呀？”胡同里走路和骑车的人都回头向着她

笑，她就不好意思地大声笑了起来。

下午，陈姨替我和姐姐裁衣服。她送给我和姐姐每人一件白府绸短袖衬衫，和红花绸的裙子，说准备我们今年国庆节穿的。奶奶叫姐姐好好地在旁边看着学。陈姨用布尺给我们量了身材，姐姐把尺寸记了下来。陈姨在一张大纸上画了样子，姐姐就照着裁了下来。桌上堆着许多碎布。我和小秋两个人就赶紧去把小秋的日本娃娃抱出来，把她的日本衣服脱下，也用布尺给量了尺寸，画了纸样，我们就用那些碎布给娃娃裁了衣裙，裁好就缝了起来。我们因为省得常常穿针，就都使很长很长的线，结果拉来拉去地，就挽起结来了，怎么解也解不开！奶奶就走过来，说：“你们真是懒！我们老人眼花怕穿针，还不使长线呢。使长线不但糟蹋线，还浪费时间。”我们听奶奶的话，把线剪短了，果然不打结了，做起来也快。一会儿工夫，我就做好了一件小衬衫，小秋也做好了一条小裙子。奶奶又给娃娃剪了小鞋样子，连最小块的碎布，我们也利用上了！大点的红绸作了鞋面，小点的白绸作了鞋底。我们越做越觉得有意思。时间过得真快，一会儿天就黑了。我们站起来的时候，脖子都有点酸！

我们今天真觉得快乐，小娃娃也穿上新的衣服，我们也学了本事！

8月4日 晴—雨

今天早上去给曾雪姣补课的时候，听说林宜和孙家英已经在昨天到西郊的少先队夏令营去了，要六号下午才回来。

我们补完了课，李春生走来。我对李春生讲我们看的《闹天宫》的戏，那个扮美猴王的小演员演得好极了。李春生笑说：“真的孙猴子也比不过我，他水里不行，还不如猪八戒呢！我现在能在水底下捡东西了。”曾雪姣说：“可是范祖谋比你游得好得多！”李春生说：“他游得倒不错，林宜说他姿势也好。不过他游泳也是‘留一手’，不肯教给别人。林宜还求他呢，我就不向他请教！他在班里口口声声说‘互助’、‘团结’，我就看不上这种‘心口不一’的少先队员！”曾雪姣就说：“你批评范祖谋，不要把少先队员说在里面！”李春生说：“谁把所有的少先队员都说在里面啦？”曾雪姣没有理他，只自己一瘸一瘸的走到院子里去。李春生也不开口，却走过来替曾雪姣搬出了她的小凳子。

我们都坐在大槐树底下。李大娘正坐在她门口挑枕头花呢，李春生的小弟弟秋生，爬在她身边地上玩。这孩子可有趣啦，乌黑的眼睛，红红的脸，小小的嘴，长得和李大娘一个样子。曾雪姣说：“秋生活

说得不少啦，他什么都知道。”说着就叫李春生到她屋里拿出一本画报来，指着封面问：“秋生，你说这是谁？”他一下子摇摇晃晃地就站了起来，张着两只小胳膊，抬起头笑说：“……席……”李大娘高兴地说：“毛主席的像，墙上贴的，书里的，月份牌上的，他都认得。”曾雪姣又笑说：“秋生，你给陶姐姐唱一个《东方红》吧！”他就看着我们，把嘴张得大大地，唱：“东——光——红”，唱到这里，忽然害起臊来，把手指头放在嘴里，一回头就扑到李大娘的怀里去。李大娘赶紧把活计放在一边，说：“快起来，给姐姐唱呀……”这时李春生的三个大的弟弟妹妹，忽然从门外笑着嚷着地追着进来，小的就往屋里跑，大的就追，一下子把李大娘挂在门边的、雪白的枕头套碰到地下，还踩了几个大脚印。李春生就嚷：“你们又欠打啦，都给我出来！”李大娘脸都气红了，恨恨地过去把枕头套拾起，拍了几下，说：“这个月返了几次工了，这些小东西们，多会把我磨死才算！”

我就把秋生抱起，和曾雪姣一同进到屋里。曾雪姣说：“多会儿街道托儿站办起来就好了，李大娘整天让这些孩子都快闹糊涂啦。”

孩子多了，妈妈真苦真累呀！

8月5日 晴

今天下午王瑞萱请我和小秋去看“八一运动会”的电影。

这电影是五彩的，颜色美极了！解放军叔叔阿姨们的体育队伍，非常雄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检阅台上，都笑嘻嘻地向他们拍手。他们的表演也都非常的精彩；像全副武装的赛马啦，骑马从火圈里跳过去啦，摩托车从火上开过去啦，空军叔叔阿姨们的跳伞表演啦，海军叔叔阿姨的游泳比赛啦……最好的还是在赛马表演里面，有两个蒙族的少年，他们骑马奔跑，比大人骑得还好，真是草原上的小英雄呀！

看完电影，我们正要往外走，忽然发现前排一张椅背上，搭着一件黄色的雨衣。我们记得是一个梳着小辫、穿着蓝花格衬衣的大姐姐的。我们赶紧把雨衣拿起，挤出人群，在大门口左张右望。这时看电影的人们正往大街两边纷纷散步，就看不见有穿蓝花格衬衣的姑娘。小秋说：“她一定走远了。”瑞萱说：“要不然我们把这雨衣交给电影院的人，我们先回去吧。她自己发现丢了雨衣，一定会回来找的。”我想了一想，就说：“昨天这时候，不就下了雨？这种天气雨衣就是需要的。我看这样好不好？小秋拿着雨衣在门口等着，我和你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沿街走着找她，要真找不到再说。”瑞萱和小秋同意了。我和瑞萱急急忙忙地分头跑去。我在人群里一面跑一面

喊：“同志们！有丢雨衣的没有？”这时前面人堆里出来一位穿蓝花格衬衫的大姐姐，向着我走来，问：“我的雨衣忘了带出来了，你捡的是黄色的不是？”我说：“是黄色的，你掉在你的位子上，我妹妹拿着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呢！”她十分高兴地拉我的手说：“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红领巾！”我们就一同往回走，这时瑞萱也从那一头回来了。这个大姐姐从小秋手里接过那件雨衣，又再三谢了我们。我们看着她走远了，才转身回家。

回来的路上，我们说说笑笑，心里很痛快。快进胡同口的时候，天上又起了乌云，就是现在忽然下起雨来，那位大姐姐也不会淋着了！

8月6日 晴

今天没有什么事，天气很热，我们就在家里玩。

姐姐又接到志愿军周少元叔叔的一封信，抄在下面：

亲爱的陶真同志：

我日夜盼望着能早日接到祖国的来信，这个盼望终于实现了。你们的信是多么的珍贵，意义是多么的深长，使我们心底感到兴奋和温暖。没有什么更恰当的话，能够形容出来我们对祖

国的热爱，我只能把千万句话并作一句：“伟大可爱的祖国，时刻在关心我们。”

祖国对我们的热爱和关怀，鼓励我们又打了大胜仗。大约在十天以前，我军在朝鲜中线，北汉江以西，金化以东的地方，向李承晚伪军展开强大的反击战。仅仅三十多分钟的战斗，就把敌军阵线全部突破。我军又冒雨乘胜追赶，敌人逃跑得狼狈万分，坦克、枪枝丢得满地，连他们可耻的太极旗也扔在烂泥里了！这次战役我军阵地又向南推进了十公里，歼灭敌军两万六千多名。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可惜我们不在那边，不能描写得更详细。

我没有什么更宝贵的东西可写的，我把中朝军民关系的事情写一下吧。我们守护在极险要的海岸线上，随时都可能受到敌机和敌炮的袭击，随时都有激烈的战斗发生的可能。这里叫长发里，有一位贫穷的姓郑的阿妈妮，她对待我们比她的亲生儿女还关心，每天我们还没有起床就给烧热了洗脸水，经常给我们的参谋同志洗衣服和被单，逢过节日就给我们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她经常嘱咐我们说：“你们好好的保护身体，才能杀敌立功，才能保护我阿妈妮。美国强盗要叫我们死，我们还是要活下去！”我们全

体同志同样亲切地关心她，得空就上山给她拉柴火，又给她挖了七八公尺长的一个洞子，把她全家的日常生活用品搬进洞内。遇到敌机袭击的时候，也保护她进洞内去。我们也送给她一些我们祖国的水果糖，阿妈妮喜欢极了。我们要调走的时候，我们又赠送她全家一些香烟、手巾、日记本、钢笔和衣服，并且相互交换了相片。我们早不敢告诉她，只在行动的时候才对她说：“亲爱的阿妈妮，我们要分别了。”一句还没有说完，她的热泪就滚下来了。她停顿了一时，说：“同志们你们走吧！去吧，狠狠地打那些万恶的敌人，为中朝人民报仇吧！”她说的很多，我们听得又不很清楚，但是我们的脑海里一股一股的一直冒火！

你们的来信我们全体同志都看得懂，我们爱听祖国的建设情况，政治运动，文化进军，还有人民生活和学习的近况，恰巧你们就是写的这些东西。朋友，前进吧！

最后，希望你们常来信。

此致

敬礼！

你的朋友周少元 7月24日

8月7日 阴

今天早晨，我在奶奶屋里扫地的時候，听见奶奶问爷爷说：“你看看历书，明天是什么时候立秋呀？”爷爷说：“是早晨四点十五分。”奶奶说：“好！‘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早立秋就早凉快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就说：“小秋不是立秋生日吗？”奶奶高兴地说：“这是她在国内的第一个生日，我们给她吃面吧。”我说：“我想给小秋买点礼物，最好不让她预先知道。”

这时陈姨和小秋走了进来。陈姨说她们要走了，想抓紧时间，去逛逛故宫，问爷爷趁今早阴天不热，能不能带她们去一趟。爷爷说：“好，故宫是一定要看的。”陈姨说：“还是我们四个人去吧？”我赶紧说：“我今天……有点要紧事，不去了，姐姐陪你们一块去吧。”小秋拉着我问：“你有什么要紧事呀？”我笑着说：“不能告诉你，反正你明天就知道了。”小秋还一定要问，我坚持没有说。

等她们出发了以后，奶奶就带我到了市场。市场里东西真多呀，五光十色的，什么都好。挑来挑去，最后奶奶决定给小秋买一双红花布面的“北京鞋”，好让她带到南方去穿。我给她买了一本红皮的学习日记，让她上学的时候，可以写字。我们到家，把这两件东西都用红纸包起，由奶奶收好。她们还没有回

来!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回来了。小秋一进门就嚷：“二姐，故宫可大可好看啦，里面的好东西多极了！”爷爷笑说：“小秋还说呢，‘从前的皇帝多自私呀，一家就住那么大的一所房子!’”陈姨笑说：“从前尽听说北京的宫殿多大多好，今天总算看见了。我们还只看了一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地我的腿都走酸了，就是小秋一点不累……”小秋又拉着我说：“你还没有看见那些大大小小的钟呢，都是金的，上面镶着珠宝，还有小人小鸟什么的。皇帝一个人要这么多架钟作什么呀？”姐姐说：“就因为他一个人的东西太多了，人民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人民当了家，皇帝住的用的就都归人民了，要不然你怎能进去看呢!”

晚上睡觉以前，小秋还问我那件“要紧事”办了没有？我一直没有说!

8月8日 晴—雨

今天我心里有事，一早就醒了，轻轻地走进里屋，小秋还睡得香着呢。我就在她耳朵旁边，轻轻地说：“过生日的孩子，醒来吧!”我说了两遍，小秋一下子就爬起来了，叫：“妈妈，今天是我生日吗?”陈姨也醒了，就说：“是吧？我倒忘了。”我笑说：“是

的，今天不是立秋吗。我昨天说的那件要紧事，就是给你买礼物去了。奶奶和我都有礼物送你！”小秋高兴极了，说：“礼物在哪里？拿来我看看。”陈姨笑说：“你还不谢谢大家呀，真是太费心了。”

我把两个红纸包拿来摆在小秋面前。她打开了包，高兴得立刻把红鞋穿上，把那个本子抱在怀里。我说：“本子上还有我写的祝词呢。”陈姨把本子打开念：“送给小秋妹妹——希望你好好学习，多多劳动，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少先队员！”陈姨说：“小秋听见了没有？二姐希望你做一个少先队员呢！”小秋笑说：“听见了！”

中饭我们吃了汤面。小秋碗里有两个煮熟了剥了壳的鸡蛋，上面还印着两个红色的“寿”字。这都是奶奶做的。就是把红纸剪个“寿”字，往鸡蛋上一贴，过一会再揭下来，上面就有红印了。

下午睡醒了午觉，小秋说陈姨给了她些钱，允许我们两个人自己出去玩玩。我们两个很高兴地就出来了。

我们先说去吃冰淇淋和点心，直到吃饱了为止。等到我们吃到半饱，小秋又想吃西瓜。我提议买一个小小的，割开了把冰淇淋装在里面吃。我们吃起来果然很好，可是小秋只吃到一半就说吃不下去了。我觉得非常可惜，于是我吃完了我的一份，又把她剩下的

全吃了下去！

吃完冰淇淋，我们又想去看电影，走了两处电影院，都是“客满”。我们就到市场，逛了一会，外面下起雨来了。我拉着小秋赶紧就往回跑。离家还有好远，就下起大雨来了。路上水多极了，因为小秋穿着新鞋，我就抱起她走。我们跑到家的时候，浑身都淋透了！

奶奶抱怨我为什么不早点带小秋回家。姐姐就赶紧给我们洗热水澡。小秋先洗的。我在等着洗澡的时候，冷得直打战！姐姐就把一条大毛巾，紧紧地给我裹在身上。

今天晚上妈妈回来得早，晚饭我又吃了许多，吃完却有点想吐。

8月9日 晴

昨天晚上，我起来泻了三次。

今早陈姨和小秋到西郊去了，小秋的叔叔来接的。

今天一上午，我又泻了四次。妈妈给我试了温度，是三十九度。妈妈给我吃了四片磺胺胍，四片苏打。

我搬到妈妈大床上来睡，没有吃午饭。

下午我的热度是三十九度六分，又吃了药，这次

每种只吃两片。

妈妈坐在我床边，陪我，一面给爸爸写信。幸亏今天是星期，不然妈妈就不能在家了。

下午到晚上，我只泻了两次，不过头觉得很昏。今天晚上跟妈妈睡，我真是快乐。

8月10日 大雨

今早妈妈又上班了，叫姐姐看着我。我今早的热度是三十八度，又吃了药。

姐姐坐在床边陪我，先给我讲几个故事，后来慢慢地就说我不该乱吃，知道要下雨就该早点回来。我惭愧得脸朝里躺着，没有说话。姐姐就比我好，她的身体不如我，可是她就很少生病。她从来是有节制的！

中午下了一场极大的雨，哗啦哗啦地，屋里说话都听不见。我想小秋她们今天也不能到西郊公园去了。

下午我的热度是三十八度二分，继续吃药。

8月11日 雨—阴

今早妈妈替我试了热度，是三十七度八分。继续吃药。

我请妈妈上班的时候，路过孙家去说一声，今天

我不能去给曾雪姣补课了。

中午姐姐回来了，原来她们是到车站去接彭德怀司令员的，多么光荣的任务呀！我赶紧叫姐姐到屋里来，问她彭德怀司令员什么样子？脸上显不显得辛苦？胸前挂多少勋章？和他一块回来的有多少志愿军叔叔？姐姐说彭德怀司令员气色很好，讲话的声音很洪亮，穿的是灰绿色军服，一个勋章也没有戴，她没看见有志愿军叔叔跟他回来。

姐姐也许没有看清楚。彭司令员得了那么多的勋章，哪能一个都不戴呢？

下午我的热度是三十七度六分，继续吃药。我今天只泻了两次。

8月12日 阴

今早我的热度完全退了。妈妈说下午可能还有热度，叫我仍旧继续吃药。

奶奶问我这两天尽吃米汤和干馒头片，吃腻了没有？想不想换个样子？我说不要，妈妈没有说我可以吃别的东西，我就不吃吧。

我病了，大家都受累。姐姐给我吃药，说故事。奶奶给我熬米汤，烤馒头片。连爷爷都跟着忙，我心里很难过。

下午我的热度是三十七度二分，继续吃药。我今

天没有泻。

8月13日 阴—晴—阴

今早没有热度，继续吃药。

上午孙家英来看我，她说曾雪姣托她看看我，曾雪姣也不大舒服了，一阴天下雨她就犯关节炎。

孙家英坐在我床边，跟我讲了许多夏令营的事情。她们是六号下午回来的。夏令营可好玩啦，她们早起有早操，听演讲，或者自由活动。午饭后也睡午觉，以后是参观西郊的大学，或是游园。晚上有晚会，或是看电影，或是和解放军叔叔联欢，或是自己表演。我问她夏令营每一期去多少人？她说大概有四五百人，都是北京市、郊各区学校的少先队员。每区都有一大间屋子，女生住楼上，男生住楼下。她们都睡在地上，铺着厚厚的席子。刚到的那一夜，太兴奋了，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天不亮就醒了，看见满地都睡的是人，可有趣啦。以后就习惯了，一倒下就睡着，可是刚一习惯了，又该忙着回来了，时间真是太短啦！

她坐一会就走了。我精神很好，很闷。

在妈妈床边的书堆里，找到了一本《白求恩大夫》，就看了起来。

下午没有热度，也没有泻，继续吃药。

8月14日 阴—晴

今天一天没有热度，也不吃药。

妈妈叫我再躺一天，我也不想起来。

今天看了一天《白求恩大夫》——真是一本好书!!

8月15日 晴

我已经完全好了。我起床走走，只觉得腿有点软。

今天我开始吃平常的饭了，但还没有吃水果和生菜。

早晨补做了这几天的暑期作业。下午接着看《白求恩大夫》。

晚上瑞萱来看我，说张老师已经从北戴河回来了，她在路上碰见的。张老师胖多了也晒黑了，又说她父亲再过一个多星期就到天津去了，他们的工厂大概已经整理好，又要复业了。我问：“那么你们又要搬回天津去了？”她摇头说：“不一定，至少我姐姐和我都不想去，我们还是喜欢北京。”

今晚妈妈回来得早。她说我好了，从明天起就该回到我自己屋里睡去了。她还笑着问我：“这次的病给了你什么教训？”我知道妈妈早晚会的这一句话，

我上去抱着她，笑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乱吃了！”

妈妈就是好，在我发烧生病的时候，她就没有说我，因为她知道我已经够难过够后悔的了！

8月16日 晴

昨天晚上，我正看到最紧张的地方，就是白求恩大夫病重了，他动情地拿起那把曾经帮助他救活了许多伤员的刀子来，难过地说：

“哎哟……哎哟……我的小刀子……我的小刀子哟……”

妈妈进来了，我赶紧把书藏在枕头底下，假装睡着了。

今早天刚亮我就醒了，赶紧拿出那本书来，接着往下看。我轻轻地翻着书页——看到“在安静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国人民的战友，在中国的小村里，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我忍不住哭了。

可爱的白求恩大夫死了！

我轻轻地把书放下，使劲地咬住枕头的一角，忍住我的哭声。妈妈一翻身就醒了，吃惊地问：“你怎么啦？”我索性伏在妈妈的臂腕里，哭了起来。

妈妈拿起我枕边的书，看了封面，就放下了。她没有说什么，只紧紧地搂住我，拿手绢轻轻地替我擦

着眼泪。

过了一会儿，我安静下来了，我问：“妈妈，你在解放区看见过白求恩大夫没有？”妈妈说：“没有，我们去的时候，白求恩大夫已经死了。”我又问：“白求恩大夫的妈妈还在吗？”妈妈说：“不知道，大概还在吧——你醒得太早了，再好好地睡一会儿吧。”

但是我再也睡不着了。我坐了起来，俯在妈妈脸上说：“妈妈，我大了一定当一个医生，和白求恩大夫一样，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妈妈微笑着，注视着我，轻轻地摸着我的脸，说：“好，我想你可以做一个好医生的。”

我又躺了下去，高兴得抱着妈妈的胳膊，说：“妈妈，我很喜欢作我的‘卫生干事’的工作。我会给同学们上红药水，绑绷带，我也会给人试温度。张老师还夸过我，说我做事又干净又细心……”

妈妈说：“这都是很好的准备，不过最要紧的还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毛主席要我们都学习白求恩大夫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毛主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我静静地听着，望着妈妈微笑的脸。我觉得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神气真是美极了！

我说：“妈妈，你说一点你去年参加‘抗美援朝

医疗队’的事情，给我听听吧？”

这时太阳已经照到窗户上了。奶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她站在床前说：“小奇，你又吵妈妈了，你一睡到这屋里来，你妈妈就不能好好地休息！”

妈妈笑说：“她没有吵我，我早起惯了，早上不大睡得着。”说着就坐了起来。

奶奶来的真不是时候，她把我们最亲密的谈话打断了。

晚上我们都坐在院里乘凉。爷爷说今夜是旧历七月七夕，是每年牛郎星和织女星相会的日子，说着就给我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奶奶指着天上那条光雾蒙蒙的星河说：“河西边那一颗很亮的星星，就是织女。河东边那一颗大星就是牛郎，两边的两颗小星，就是他们的两个孩子。”

我问：“那两个孩子怎么不跟着他妈妈呢？”奶奶说：“王母娘娘把织女叫走了，牛郎带着两个孩子来追，没有追上，一下子就被拦在天河的东边了，所以这两个孩子就永远跟着他爸爸了。”

我说：“王母娘娘真可恶，她把这么快乐的家庭拆散了！我若是一辈子只跟着爸爸，一年只能看见一次妈妈，我永远不会快乐的。”

姐姐说：“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吧！从前的人，看见一年之中，这两颗星星只在这一天走得最近，就给

编出这个故事来，你又把它当真了。”

妈妈笑了，说：“你若是一辈子跟着妈妈，一年只看见一次爸爸，你也不会十分快乐吧？”

今夜我回到自己屋里睡了。我好久也睡不着！

8月17日 阴—晴

今天是返校日，我吃过早饭，带着暑期作业，到学校去了。

同学们都来了，乱哄哄地三五成群的在院子里说话，看见我都笑说：“淘气瘦了，暑假里玩得太过了吧？”我说：“没有的事，我刚生了几天病。”

可是别人也仿佛都有一点改变，女同学们的小辫儿，似乎都长了些，有的人还长高了，排队的时候，最看得出。

张老师真是胖了些，也黑了些。同学们把她围得风雨不透！她笑嘻嘻地回答了许多问题，什么北戴河好玩不好玩啦？她学会了游泳没有啦？“教师之家”人多吗？她也问了我们许多问题。

张老师看了我们的暑期作业，又报告了开学日期和别的事情，我们就散会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课堂的，我向张老师报告了曾雪娇补课的情况。我又说我每天都写日记，就是生病的那几天，也没有间断，不过写得短一点。张老师很高兴，说：“我知道你会

有恒心的。暑假只剩两个星期了，要好好地坚持下去呀！”

我到家的時候，陳姨和小秋從西郊回來了。原來她們要乘今天的晚車南下了，我忽然心里十分难过……

小秋拉着我说着说不完的话，告诉我西郊公园的大象、小熊、猴子怎么好玩啦，又告诉我颐和园里山多么高啦，湖多么大啦……我只再三地嘱咐她说：“你到了广州，进了学校，别忘了给我写信呀！”

下午姐姐陪陈姨出去买东西。我在家帮助小秋收拾，把她在北京买的那些玩意儿，都收在一只小箱子里。

今天妈妈回来得早。吃过晚饭，奶奶就忙着吩咐姐姐把陈姨她们的提箱什么的，都放在一边。又说雨伞草帽什么的，也别拉下。奶奶又拿出一个手提袋，里面装了满满的点心糖果什么的，说是给小秋路上吃。

刚过八点，奶奶就催说：“你们该慢慢地走了，早点到车站，不心慌。”姐姐就出去叫车。陈姨站了起来，眼圈有点红了，却勉强笑着推小秋说：“你快给爷爷奶奶鞠躬说再见呀！”奶奶眼圈也红了。爷爷笑着摸着小秋的头说：“你回到广州也有爷爷奶奶呀，

他们看见你才喜欢呢。”

妈妈和姐姐送她们上车站。小秋一点也没有舍不得，她的心大概早飞到广州去了！

奶奶帮我搬回原屋子去。我收拾好睡下，妈妈她们还没有回来。

8月18日 阴

今天去给曾雪姣补课。她的腿还在痛，在床上躺着呢，我们就在床边一张小桌上做功课。我看曾雪娇坐起来实在太累，做了一个钟头，我就劝她休息，她一定不肯，一直支持到十点钟。

我就是佩服曾雪姣，就像张老师常常夸她的话，她的意志真是坚强呀！她从新加坡回来就不容易。她的父母只有她和她哥哥这么两个孩子，而且曾雪姣一生下来，腿就有毛病。她哥哥回国的时候，她一定要跟着回来。新加坡的英国政府是不发给回国华侨护照的，离开新加坡就不许再回去了。她妈妈哭得什么似的，但是曾雪姣终于回到她所热爱的祖国来了！她刚回来的时候，功课赶不上。虽然北京的天气比新加坡干爽多了，她还有时会犯关节炎。但这些困难她都咬着牙克服了。她入校不到一年，就参加了少先队，学习更有惊人的成绩。我们全班同学都佩服她，都爱她。侨委会的干部们常常来看她的，也都夸她。

她每天坐三轮车上学。我们都在门口等她，搀她下车。放学的时候，她的车若是来晚了，我们就在门口陪她等着。过队日的时候，若在户外，我们都抢着替她拿小凳子。

孙家英待她最好了。孙家英的外号，本来就叫“姥姥”。她对谁都是又温柔，又慈爱，她对曾雪姣更像待她自己的小外孙女似的。她和曾雪姣住一屋，曾雪姣生病的时候，她就夜里起来给曾雪姣灌热水袋，揉腿。她常常背地里对我们说：“曾雪姣真坚强呀，她有时半夜里腿痛得流泪，可是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想家想妈妈的话……”说着说着地自己的眼圈就红了。

孙大爷经常在铁路上跑车，很少回家，孙大娘又常常忙街道上的工作，孙家英会把家事做得停停当当地，一点不让孙大娘操心。张老师就常常夸她。

曾雪姣有坚强的意志，她热爱祖国。孙家英爱劳动，又有温柔的性格，她能使曾雪姣深深地觉得祖国是个温暖的大家庭。这些高尚的品质，都是我应当向她们学习的！

明天姐姐要到西郊去赴夏令营了，她还是“营委”呢，管黑板报的——她是“黑板报专家”，她办了好几年黑板报了。

一下午她就忙着整理书，写笔记本子。晚上我帮她收拾东西，毯子啦，蚊帐啦，脸盆啦……都是我抢着替她去拿的，铺盖卷也是我帮她捆起来的。她高兴得直向我道谢。我忍不住要笑！我也不是整天淘气，我也会做点事呀。

8月19日 晴

今天姐姐一早就走了。王瑞芬也去，她也是“营委”，管文体活动的。王瑞萱本来说今天来找我玩，我等了一上午，她也没有来。

中午吃饭，只有爷爷、奶奶和我三个人。奶奶说小秋走了，显得冷静多了。又说她们该到广州了吧。爷爷说还没有呢，她们在汉口要换车的。我说过两年长江大桥造成了，从北京到广州就近多了。爷爷笑着叹一口气说：“你们这一代就是幸福，我们几十年不敢梦想的事，你们都遇见了！”

睡醒午觉起来，觉得屋子里空得很！我又不想看书，走到上屋，爷爷正在给爸爸写信。我跟爷爷要了一张信纸，就坐在爷爷旁边写：

亲爱的爸爸：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这些日子我实在忙

得很，您要原谅我呀！

您走后不久，我们家里就来了客人（陈姨和她的女儿小秋），小秋是个很可爱的孩子。她新从日本回来，觉得祖国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她看见我们戴着红领巾，真是羡慕的了不得。我相信她上学以后，学习好，努力争取，她一定可以入队的。我曾陪她逛了北京的古迹，也看了一次戏和两次电影。她们真喜欢北京。陈姨说我们是有福气的孩子，因为我们能够在毛主席身边学习。昨天她们已经回到广州老家去了，姐姐今天也到夏令营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就抽出工夫来写信。

爸爸，您真是幸福，在“人民的钢都”呆了这么久！您搜集了多少写作的材料？您到过那些工人叔叔家里去过没有？鞍山有几所小学校呢？

家里都好，爷爷和奶奶身体很好，妈妈和姐姐还是那样忙。有工夫请您多来信吧。祝您健康！

您的小女儿奇 8月19日

晚上大家都睡的很早。我本来想等妈妈，但是过了九点妈妈还没有来！

8月20日 晴

今天天气好，早晨我帮助奶奶晒了两箱子的衣服。下午六点钟的时候，王瑞萱家的保姆来了，说王瑞萱的母亲叫我立刻就去。

到了王家，他们把我一直带到瑞萱的卧房里，她正在床上坐着呢，她母亲坐在床边，她父亲也在一旁站着。我一进去，他们就告诉我，原来昨天下午王瑞萱跟她父母到北海去玩，掉在水里了，是李春生把她救起来的。李春生把瑞萱交给她母亲之后，自己就跑了。瑞萱的母亲想去看看李春生，谢谢他。

这件事太意外了，我一点都摸不着头脑！我问瑞萱到底是怎么回事，瑞萱说：“昨天我本来是去找你玩的，后来我父亲说要去北海，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在五龙亭旁边，我碰见了林宜、范祖谋和李春生，他们都站在水边台阶上。我跟我爸爸妈妈要坐大船到漪澜堂去，他们坐在船里，我抱着船柱子站在船边上……”说到这里，她看了她母亲一眼，说：“你知道我妈妈总是罗罗嗦嗦地，当着船上许多人，她大声叫：‘宝贝，进来坐下吧，掉下去不是玩的！’她越叫我越不好意思进来，她急了，站起来拉我，我使劲地往后一蹬，一下子就滑下去了……你知道我又不会游泳！当时我又吓昏了，就在水里乱扑腾一气，越扑腾越往下沉。只听见船上岸上嚷成一片。后来我嘴里

鼻了里都进了水了，我都糊涂了，只觉得忽然有人把我的衣服领子揪住了，他拉着我往岸上游，几下子就到台阶边上了。我母亲又哭又笑地把我抱过来，我睁开眼睛，就看见林宜和李春生水淋淋地站在我面前，后面还有范祖谋和许多别的人。李春生一下子就钻出人圈子走了。林宜说他自己也跳下去了，但是他游得太慢，是李春生把我救出来的……”

我都听傻了！我问：“范祖谋不是游得最好吗？他怎么没有下去呀？”瑞萱摇摇头说：“我不知道，大概他也吓糊涂了。”

瑞萱的母亲说：“昨天真是把我们吓坏了，昨天半夜里，我还吓醒了呢。瑞萱这孩子，总是不听话，这次吃了大亏，下次就得听妈妈的话了！”瑞萱把头一扭，说：“您昨天若是不那样使劲地喊我拉我，我好好地在外边站着，决不会掉下去的！您总是把人当作三岁的孩子，下次我决不再跟您一块出去玩……”瑞萱的父亲就说：“好了，好了，不说了！”回头就对我说：“听说李春生是你们的同学，这孩子真是‘见义勇为’！昨天我见他提着一只鞋，水淋淋地光着脚就跑了，我听说他家里很穷，我想送他一点钱，作为谢礼……”瑞萱看着她爸爸，把眉头一皱，说：“您总是说钱，多么难为情！不信您问陶奇，李春生会不会要钱？他一直就看不起我……”她母亲说：“不给

钱就送点别的。他不是为救你丢了一只鞋吗？我们就送他一双皮鞋，再加上别的东西。”瑞萱说：“人家李春生从来就不穿皮鞋……依我看算了吧……”她母亲说：“那怎么可以！‘有恩不报’还成个人吗？你不用管了，我们去商量商量吧。”说着她母亲和她父亲就走了出去。

瑞萱拉我坐在她旁边，说：“你看我爸爸妈妈可笑不可笑！昨天一回来，一死儿问我李春生住在哪里，要叫保姆给他送钱去。我说我从来没到他家去过，也劝他们别给他送钱去，他们也不听，今天到底又把你找来了！你想，李春生本来就看不起我们，我们再给他送钱送东西去，不是讨没意思吗？”我说：“你的想法就不对，李春生从来也没有看不起你。我们一块去看看他们，好不好？”瑞萱想了想，说：“那么你带我一块去吧。”

瑞萱的母亲同意了我们的决定，还说明天她也同我们一块去。

我回到家来，奶奶就问我王家叫我去有什么要紧事？我把李春生救王瑞萱的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爷爷和奶奶都称赞李春生真是个勇敢的孩子，又问我李春生是少先队员不是？他们也觉得王家不应当给李春生送钱，因为友谊不是金钱买得到的。

我倒想起了一件事。上学期李春生申请入队，一直没有被批准，因为他不遵守纪律。这次他的表现很好，今年上学以后，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好好地争取入队。

我对范祖谋很不满意，和李春生比起来，他就不配作一个少先队员！！

8月21日 晴

今天早晨，我带着王瑞萱和她的母亲到李家去。

李春生不在家，连曾雪姣和孙家英都不在，李大娘说刚才林宜和范祖谋来了，他们几个人谈了一会，都到学校去看张老师去了。

李大娘看见王瑞萱的母亲来了，似乎很惊讶，连忙让我们到屋里去。她一边抱着秋生，一边给我们张罗茶水。孙大娘便走过来帮忙。王瑞萱的母亲把来意说了。她谢了又谢，又递过一个纸匣，说：“这是送你们春生的一双皮鞋。他为着救我们孩子，丢了一只鞋子，我们真是过意不去！”李大娘听了半天，才明白过来，笑说：“我们那孩子回家来，一个字也没有提。我还当他是又到窑坑里游泳去了呢，身上又是水又是泥的，鞋也丢了一只。我要早知道他是救了你们家的姑娘，我也不会说他了……”说着她又把那纸匣推过来，笑说：“都是街坊、同学嘛，春生这样做是

应该的。这双鞋我们一定不能收，就是我收下了，他也不会答应的。”王瑞萱的母亲还一个劲地推过去，王瑞萱却按住他母亲的手，把鞋匣子抱了过来。

这时李春生的弟弟妹妹们围了上来。王瑞萱的母亲说：“您真是好福气，有这么多的学生姑娘的！”李大娘笑说：“还福气呢，一天到晚乱死了，什么事也做不了。”孙大娘说：“李大嫂真是能干的，又管孩子，又做女工，又做家务，弄得整整齐齐的，不过累也是真累。”王瑞萱的母亲满屋子看了一眼，仿佛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坐了一会儿，瑞萱就说要走，她母亲向李大娘又再三地道谢，我们就一齐出来。

在李家门口，我就和她们分手，一直跑到学校去。

果然他们都在张老师那里，围着张老师七嘴八舌地说着呢！看见我进来，都说：“陶奇，你知道……”我说：“我知道了。我刚同着王瑞萱和她母亲到李春生家里去了。”李春生就问：“她们到我家去做什么？”我说：“她们去给你道谢去了。你不在家，就和李大娘谈了一会儿……”李春生把头一扭说：“真没意思，这有什么可谢的！这件事我就没告诉我妈……”张老师笑说：“李春生，你这件事做得很好，为什么不告诉你妈妈呢？王瑞萱去谢谢你也是应该的，这不能说是‘没意思’。”林宜说：“今天我同李春生

从什刹海游过水，走进北海公园。正好范祖谋从‘少年之家’出来，我们站在水边正说着话，看见王瑞萱她们上了船。船刚离岸不久，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王瑞萱就掉到水里去了！那时候真把我们吓坏了，范祖谋拚命地喊‘救人’，李春生没有喊，一下子就钻到水里去了，这才提醒了我，我赶紧也跳下去……”我向范祖谋说：“你不是最会游泳吗，你为什么不跳下去呀？”这时大家都看着他，范祖谋的脸涨得通红，半天说不上话来。我说：“王瑞萱还说大概你是吓糊涂了。”范祖谋说：“我没有糊涂……”曾雪姣说：“那你就是害怕！你只是会游水，你没有从水里救过人，你怕把你也拉了下去！范祖谋，我总想告诉你一句话，总没有机会说。我是最佩服你的，我觉得同班里就是你功课好，又会办事，又会说话。同学们批评你自私，我总不大相信，现在我看出来了。我希望你从今起要争取作一个爱护红领巾的好队员，你不要使我们对你失望……”曾雪姣说得沉重极了，眼里还闪着泪光，屋子里静默得一点声音都没有。李春生很不安，就轻轻地想走出去。

张老师轻轻地把李春生拉住了。范祖谋这时才抬起头来，颤声地说：“你们以为我就不难过吗？昨天我同林宜一起从北海往回走的时候，看见他身上水淋淋的，我心里难受极了，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

今天早晨是我提议约大家来报告张老师的。我本来就想在大家面前承认我的错误，可是我没有勇气，我怕你们说我‘心口不一’，我怕你们不相信……”说着他就取下眼镜来，用手背擦着眼泪。

我们都觉得替他难过。张老师说：“我们相信你的，经过这一次考验，你以后就有勇气了。你知道同学们对你有多大的希望呀！”我们也齐声说：“我们相信你的。”

张老师还拉着李春生的手。我就笑问李春生说：“你不是看不起王瑞萱吗？那你为什么要救她呀？”李春生就瞪着眼说：“谁说我看不起王瑞萱呀！”他看见连张老师都看着他笑，他就不好意思地转过脸去，说：“就是我看不起王瑞萱，也不能看着她淹死呀！”我笑说：“李春生，我总想告诉你一句话，总没有机会说。我是最佩服你的，我觉得同班里就是你最勇敢，最诚实，可是你不用功，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我希望你努力改正这些缺点，争取作一个光荣的少先队员！”我说完，大家都笑着拍手。张老师笑说：“陶奇说得对，他们都希望你能参加他们的中队呢！”这时李春生更不好意思了，脸也红了起来，低着头笑说：“好吧，我努力试试看。”说完就赶紧跑了出去。

我们也笑着向张老师告辞，跟了出来。李春生已经跑得没有影子了。

今天我们都十分兴奋，十分快乐，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像今天这样地接近过！

我们的同学们多么可爱呀！

8月22日 晴

今天早起，我作完了暑期作业，就到王瑞萱家里去。

我到王家，刚走到瑞萱窗户底下，就听见王瑞萱在屋里大声地说：“人家李春生的妈妈，就和她的孩子一条心，你们就是永远不了解我……”我正要往回走，她妈妈从里面看见我了，就叫：“陶奇，快进来吧！”我进去了，瑞萱拉我坐在她身边，一面仍朝着她父亲说：“陶奇是我最好的朋友，让她听听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您从前说把天津的房子给姐姐，北京的房子给我，姐姐说她不要，现在我要把我的房子的一部分，借给托儿站，您又不让；若是我前天在水里淹死了，看您把房子给谁？”她气忿忿地说着，她父亲一点没有生气，倒笑起来了。王瑞萱又说：“从前姐姐对您说过多少次，说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养活的，您总不听，还说劳动人民没有‘助’过您，可是这次我就是让劳动人民的儿子给救起来的，您到底要怎样‘助’人家呢？”她父亲笑着站起来说：“罢了，罢了，就算我白给你们当了一辈子的牛马啦。反正这房

子将来也是你的，你不怕毁，我还怕什么。”王瑞萱高兴起来，说：“那您就算答应了，呵？您放心，这房子决毁不了，而且我将来也不会住在这里，我们住公共宿舍去，多热闹呀……”她说着就看着我笑。她父亲对她母亲说：“那你一会儿叫他们把祖宗牌位请到上屋里来吧。”一面说着就出去了。

王瑞萱的母亲对我笑着说：“这一下子她高兴了。昨天从李家回来，她就和我吵了一路，怪我不该把那双皮鞋带了去。她又说人家李大娘都知道看重街坊同学的情谊，偏我们连把空房子借给街道上办托儿站都不肯。办了托儿站，李大娘就少受累了，这不比送李春生一双皮鞋强？回来她又跟她父亲吵了一天，你刚才不都听见啦？”王瑞萱笑着说：“好了，这一段算了结啦！”

等她母亲出去了，我就把昨天在张老师那里聚会的事情，对王瑞萱说了。王瑞萱半天没有言语。过了一会，她就拉着我的手说：“你看我能够参加少先队不能？”我说：“怎么不能呀，只要你好好地努力争取。”王瑞萱说：“你告诉我应当怎样努力吧？”我说：“你的学习很好，这一部分你不难。你就是不爱劳动，还有就是‘脱离群众’。你看在我们班里，除了我以外，你还同谁接近啦？你不知道我们一班的同学多么可爱，就像曾雪姣，孙家英，还有李春生……”王瑞

萱：“我不是要‘脱离群众’，我总觉得人家不爱理我，像我从前坐车上学，李春生他们就挖苦我！这些人里头，我还最怕李春生，没想到前天倒是他把我救起来的。”我说：“这就是李春生最可爱的地方！他从来没有看不起你，问题也不是在坐车。就因为你可以走路上学，可偏偏要坐车，他就看着不顺眼。后来你不坐车了，他不是就不说什么了？你看曾雪姣也是坐车上学，李春生就常常扶她上车下车的，因为曾雪姣实在不能多走路，你明白了吧？”

王瑞萱想了一想，说：“那么下午你再带我到李家，去告诉孙大娘这托儿站房子的事，再去找曾雪姣她们玩玩。”我高兴地答应了。

晚半天我们一块去看孙大娘，说借给托儿站房子的事。孙大娘高兴得很，还再三地叫王瑞萱谢谢她妈妈。

王瑞萱和孙大娘说话的时候，我看见李春生从他屋里悄悄地走了出来，一下子就溜出门去。

孙家英拉着王瑞萱的手，到她们屋里去。曾雪姣正在写信，看见王瑞萱进来，也很高兴。我们四个人就谈起来，谈的热闹极啦。

回家的路上，王瑞萱高兴地说：“怪不得你常爱到她们那里去，原来她们那里真是好玩呀！”

8月23日 晴

今天早晨，我正和妈妈谈着李春生救王瑞萱的事情，孙大娘就来了，约妈妈一块到王家，去商量布置托儿站的事情。

姐姐是中午从西郊回来的，晒得黑极啦！奶奶问她都玩了什么地方啦？她说没玩什么地方，只去了一次颐和园。奶奶说：“你们去了这么几天，只玩了一个地方呀？”姐姐说别人都去参观了几个大学，还玩了几处名胜。她忙着编黑板报，守营，还帮忙给营里包包子什么的，就出不去了。奶奶说：“包包子还得你们帮忙呀？”她笑说：“可不是！我们男女同学在一起，有四五百人吃饭呢！”

姐姐忙着温水洗澡洗头发，我就帮着奶奶把她的铺盖卷打开了。姐姐从屋里大声说：“小奇！你替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小心别把我的笔记弄乱了！”姐姐的笔记本真整齐，笔记是用蓝笔写的，“总结”是用红笔写的，清楚极了。我真应当向姐姐学习！

晚半天王瑞芬和王瑞萱来了，我们一起谈着托儿站房子的事情，姐姐和王瑞芬都很高兴。

王瑞芬又说她们在夏令营里和男生们合作得好极了，她们包包子的时候，男生还拉手风琴给她们听呢。姐姐笑说：“我们熟是熟了，可是那一次我们女生们在颐和园坐船的时候，我们坐在船边，刚要把脚

放在水里，看见男生们来了，又赶紧收了回去……”我说：“那你们太不大方了！”姐姐笑说：“我们总比你们强些。听说你们小学的男女同学们，还常常闹不团结呢！”我说：“我们这一班就好，不相信你问问张老师！”

姐姐回来了，夜里睡觉也有伴了，我很高兴。

8月24日 雨

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很闷！

下午爷爷在给姐姐讲古诗，我也坐在一边听。

爷爷讲的是《木兰辞》，他讲得好极了，生动极了！

听了这首诗，我真觉得生在“毛泽东的时代”是幸福的。从前的女孩子连“保家卫国”的权利都没有，要去到前线，还得改扮男装！可是现在，我们在抗美援朝前线上做卫生员接线员的大姐姐们，不还都是梳着两个小辫吗？

还有我听到：

……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我想花木兰一定是很淘气的！她出征了十二年，刚从前线回来，话也顾不得说，饭也顾不得吃，匆匆忙忙地换了衣服，就去看她的老战友了。她一定对他们笑说：“你们看我是谁？我是一个女孩子呀！”她的战友们一定都吓了一跳，吐着舌头说：“原来这位勇敢的战士，是个女孩子呀！这个女孩子比我们还行呢。打了十年的、无数次的、艰苦的仗，她回来还不休息，还有工夫来找我们开玩笑呢！”

爷爷说这首诗虽然长一点，可是故事很简单，声韵也好，很容易背。我也想把它背下来，好念给同学们听。可是我分段背了半天，总是连不起来。晚上躺在床上背的时候，背来背去地不觉就睡着了，还是姐姐把我叫醒的。我又起来写了日记才睡觉。

8月25日 雨

今天早晨我去给曾雪姣补了课，这是末一次了。我们把该温习的语文都温习完了，此外她还做了几篇作文。她语文考得并不坏，是她自己一定要在暑假里加工补习一遍，她这人真是苦干呀！

我们温完了功课，孙家英和李春生都进来加入谈话，我就问李春生：“上次我同王瑞萱来了，你为什么躲开啦？”李春生笑着说：“我怕她又提起那件

事，又谢我嘛！”孙家英说：“王瑞萱很想进步，我们都应当帮助她。”我说：“她上次在这里玩了半天，回去高兴得了不得。我们也应该去找她玩，省得她总觉得大家看不起她。”李春生说：“你们去吧，我就怕进那两扇红漆大门！”曾雪姣说：“你又来了！等天晴了，在上学以前，我们几个人到外面去玩一次好不好？我在屋里也呆腻了！”我们大家都高兴地拍手说好，孙家英提议明天让李春生去找林宜他们来商量商量。

回到家来，爷爷正念陈姨的信给奶奶听呢。另外有一小张纸，上面是铅笔写的整整齐齐的大字，是小秋写给我的。我赶紧拿起来看：

最亲爱的二姐：

你好呀！爷爷、奶奶、阿姨和大姐都好吗？

我们是昨天到广州的。我们老家里有我的爷爷，奶奶，还有一位姑姑。她是小学教师。她正在安排叫我进她们的那个学校去。

广州很热，也常下雨，可是水果很多。

我很想你，你快来信呀！

我信写的不好，请你不要见笑！

祝你

进步！

最爱你的妹妹小秋 8月21日

我赶紧回屋去，给她写了一封回信。

8月26日 雨—晴

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正下着雨呢，外面有人敲门。

我出去开门一看，是一位解放军叔叔，背着一个挂包。他问我：“你们这里住着一位陶真同志没有？”我说：“有，就是我的姐姐，您找她有什么事呀？”他说：“我姓周，从朝鲜回来的……”我忽然知道了，他就是志愿军周少元叔叔呀！我赶紧拉着他的手往里走，一面喊：“姐姐！周少元叔叔从朝鲜回来看我们啦！”这时姐姐和爷爷、奶奶，都跑出来了。姐姐高兴得跟周少元叔叔使劲地拉手。爷爷和奶奶就把他往上屋里让。

周少元叔叔坐下了，我站在一边细细地看他。他不像我所想的那样高大，瘦长的脸，红红黑黑的，一笑露出两排雪白的细牙，军衣胸前戴着三颗勋章，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标志，刚才我就没有看清！

爷爷一定请他脱帽宽衣，他本来不肯，爷爷笑着说：“这里就和你自己的家一样，不要拘束啦。”他才勉强地摘下帽子，脱了上衣。奶奶给他递过一把大扇子，姐姐就给他倒茶，大家高兴得乱成一片。

周少元叔叔说他是出差到北京来的。姐姐问：“您在北京能住几天呀？”他说：“昨天晚上到的，后天就走……”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得非常好看。他说：“在前线总是梦想看天安门，毛主席在上面站着……我想这次回来，一定要看看天安门，因为我从来没有到过北京啊……”他说着就从挂包里取出一个小包来，递给姐姐，说：“陶真同志，这里面是我送给你的一个小本子，和些别的东西。我们单位上真是感谢你们那个团小组，常常给我们写鼓励的信。我还要特别感谢你给我寄的书报，希望我们以后还保持联系。这个小包，本来是准备托人带给你的，后来我要回来，就自己带来了。里面大概还有一封信。现在我要走了，还有几个同志在中山公园等我呢。”他说着就站起来去拿衣服，我赶紧上前拉住他，恳求说：“您好容易回来了，再坐两分钟好不好？再告诉我们一点朝鲜的事情吧。”爷爷、奶奶和姐姐也再三地留他。他就笑着又坐下了。我问：“你们在朝鲜好吗？”他笑说：“好，吃得好，穿得好，什么都有。”奶奶问：“你们打仗的时候辛苦吧？”他笑说：“不辛苦！有祖国人民支援我们，朝鲜人民帮助我们，一切都很顺利！”我问：“您还回到朝鲜去担任什么工作呀？”他把眉毛一扬，双手按在膝上，微笑着说：“我们要做的工作多得很。你根本想象不到朝鲜让美国鬼子毁

得多惨！两年来我们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把美国鬼子打了出去，现在我们也要和他们并肩把这个美丽的国家重新建设起来……”说到这里他低头看了看他左腕上的手表，原来短短的两分钟已经过去了。周少元叔叔又站了起来，我只好把帽子递了过去。

我们四个人站在门口，看着他在雨中走去的矫健的背影，看他转过街角，才恋恋不舍地进来。

一回到屋里，姐姐就把那小包打开了，里面是一个蓝皮金字的小纪念册，上面印着：“庆祝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二周年”，下面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敬赠”。纪念册里还夹着一块白绸子大手帕，手帕的角上印着红星和毛主席的侧面像，还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字样，也是慰问团赠送的。此外还有一封短短的信，我们都站在姐姐旁边看，上面写着：

亲爱的陶真同志：

很早以前就把这点有留念意义的物品包好了，可是几次没有寄走。今天机会到了，本单位有人回国去，让他们给你捎去吧。

这个小本子是祖国人民的血汗结晶，是高尚的纪念品，祖国人民把它赠给我，我非常的喜爱，我又把它奉赠给你，使你在学习的道路上，把得来的大小成绩登上去，作为不忘的纪念。

这个手帕也是祖国人民的血汗结晶，我也把它奉赠给你。使你在学习时，擦掉罩眼的热汗。学习再学习，前进再前进！

此致

敬礼！

你的朋友周少元于朝鲜前线

1953年8月10日

我真是羡慕姐姐呀，她得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纪念品，而且是“最可爱的人”送给她的！

我拿起那块手帕看了又看，真是又大又美！姐姐平常就很少出汗，若是送给了我，倒是很合适的！

晚上天就晴了，希望明天可以出去玩。

8月27日 晴

今天早上，果然曾雪姣、孙家英、李春生、林宜和范祖谋都来了，我们要在一块商量到哪里玩去的事情。

范祖谋提议到颐和园去。我们都说好，走得远一点，也新鲜一点。孙家英就说颐和园里面要走许多的路，而且上上下下地，恐怕曾雪姣累不了。她提议到什刹海去，在那里划船，然后在湖里小岛上野餐。她又提议我们明天去。她说昨天刚下的雨，地上太潮湿

了，今天去对曾雪姣不合适。我们都高兴地同意了。曾雪姣一再地说，不要因为她一个人不方便，就扫了大家的兴。大家都说没什么，若没有她一块玩，我们更扫兴了。

我们又到王家去。曾雪姣坐着车，我们都跟着走。还没有到王家大门，就看见她家街上通小院的旁门开着，有几个工人在进进出出。我们进去一看，原来他们正在小厢房里修灶呢。王瑞芬和王瑞萱都在院子里，和街道上几个代表们指指点点地说话。王瑞萱看见我们来了，高兴得脸都红了。她赶紧出来，把曾雪姣扶下车，就拉我们到她家去。林宜他们都不很自然地笑着说：“我们不去啦。我们就是来问你，明天下午到什刹海划船野餐，你去不去？”王瑞萱高兴地说：“我去！你们先进来玩一会儿吧！”他们三个人一定不肯，赶紧出门就跑了。

王瑞萱搀着曾雪姣，我们一同慢慢地走到王瑞萱屋里去。这时王瑞芬也进来了。她很高兴的样子，对我们说：“你们以后要常常来玩，瑞萱也要常常去找你们，你们要多多帮助她才好。”

玩了一会儿，孙家英和曾雪姣就走了。王瑞萱留我吃饭再走，她说她父亲和母亲都到天津去了，她父亲就长住在天津，她母亲过几天才会回来，家里没有人。

吃过饭，我们就到托儿站那边去。那个灶已经砌好了，是给孩子们做饭用的。过两天，桌子板凳什么的，也可以搬来了。九月一日就可以开始收孩子了。王瑞萱说将来这扇通她们家的门，就堵上了，要进去就从前边走。

我在王家玩到下午才回来。

8月28日 晴

今天天气真好，几场雨以后，风吹在脸上，都有点凉丝丝的。我们本来说好下午四点在什刹海船码头聚齐。

下午三点钟，我和王瑞萱带着野餐就去了。到了那里，看见林宜和范祖谋已经先到了。他们把两只船也租好了。一会儿，曾雪姣、孙家英和李春生也来了。林宜就问大家愿意怎样坐法，结果我们还是愿意男生和女生分开两只船。孙家英还解释说：“反正一会儿到岛上去，我们还是在一块吃野餐的。”

男生们并不反对，高兴地坐上一只船，三划两划，钻过往后海去的桥洞，就不见了。我们就在什刹海里慢慢地划着。曾雪姣和王瑞萱在船中间，我和孙家英两个划船。曾雪姣望着天空，深深地呼吸着，说秋天的空气，真是新鲜！王瑞萱不时地爬下去拿手拨水玩，曾雪姣很小心地拉着她的另一只手。

这时湖上的游船渐渐多了。晚霞照在天边的树梢上，十分好看。我们都唱起歌来，远远地听见有人和我们唱，原来林宜他们的船又划回来了。范祖谋伸手拉住我们的船，林宜和李春生两个使劲地划，把我们都带到岛边去。到了岛上，孙家英把带来的一块大油布，铺在地下，旁边又放一个小草垫子，让曾雪姣先坐下去，然后我们都坐在油布上，把自己带来的野餐，放在一起，大家一块吃。

范祖谋吃完先站起来，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口琴，吹起《红领巾之歌》，我们都随着琴声唱了起来。范祖谋会吹许多曲子，我们就一个跟一个地唱。后来我们又请曾雪姣独唱一支马来亚的民歌。她的声音清脆得很，唱得好听极了，我们都使劲地拍手。我忽然想起要请李春生表演美猴王，大家都笑着拍手赞成。李春生先是不肯，后来孙家英在地上拾起一根树枝，递给他：“这是你的金箍棒，这岛上什么也没有，不会出乱子的，你就由性跳吧！”李春生笑着接过“金箍棒”，作个鬼脸，就转过身去站了一会，再转过脸来的时候，他的眉毛，眼睛，鼻子，嘴，都皱在一起，活猴子就上场了！

今晚李春生表演得特别出色，他把那根棒子耍得像风车一样，我们都不住地欢呼拍手，引得湖上许多划船的人，都往岛上看，有的人还把船划了过来。

李春生不好意思了，把树枝一丢，就坐下了。

我们玩到七点半钟，才走上岸来，公园里已经灯火通明了。

曾雪姣坐三轮车回去，范祖谋和林宜骑车送她到家。我们都是坐电车回来的。

今天我们都觉得十分快乐。曾雪姣和王瑞萱尤其高兴，因为曾雪姣不常出来，王瑞萱也没有跟这么多的同学一块玩过，她们都表示非常满意！

8月29日 晴

昨天晚上，我写日记的时候，发现这个厚厚的本子，已经写到末一页了！还有三天的工夫呢，我不但“完成”了“任务”，还可以“超额完成任务”呢。我多么高兴呀！！

今早我拿出这本日记，正在一页一页地往下翻，姐姐进来看见了，她问：“你看的这一个厚本子是什么呀？”我笑了说：“是我的日记。”姐姐惊讶地伸出手来说：“真的？让我看看好不好？”我把日记递给她，就自己跑出去了。

可是我很不放心！我过一会就悄悄地从窗户外面往里望，看见姐姐两臂支在桌上，两只手托着脸，含笑地、聚精凝神地看呢，我又悄悄地走开。

她一直看到中午时候，才从屋里连声地叫我：

“小奇，小奇，你快进来！”我走进去，她张开两臂，一下子就把我抱在怀里，说：“小奇！好长的日记呀，你都是什么时候写的？”我说：“就是每天晚上写的嘛，有时候早上起来又补上一段。其实有时我就坐在你旁边写，你看起书来，什么都不知道了！”姐姐笑着说：“真是对不起呀！从前张老师说你写，也会有恒心，我还不信呢！现在证明张老师对你的了解，比我深多了！”我忍不住高兴地笑了说：“谢谢你的夸奖！”

姐姐仿佛很高兴，她也没听见我说什么，她笑着拉着我的手说：“小奇，你写得不错，我送给你一件纪念品吧。”我想了一想，忽然高兴地笑起来，我看着她：“我只想要你的一件现成的纪念品，你把那个给我吧。”姐姐问：“什么东西呀？”我说：“就是志愿军叔叔送你的那块手帕……他不是让你拿那块手帕擦汗么？你是很少出汗的。我写这本日记的时候，就出过许多汗。这么热的天，我每天坚持写一两千字，多不容易呀！”姐姐笑了说：“你又敲诈了，哪有坐着写字会出汗的？”她嘴里这样说，却一面打开抽屉，拿出那块手帕来，笑着递给我。我真是喜欢极了，忍不住过去抱住姐姐的脖子，使劲地亲了她一口。

我的姐姐是真喜欢我的，真是一个好姐姐呀！

8月30日 晴

今天早起，是万里无云的天。院子里充满了初秋和暖的阳光。成群的鸽子，在蔚蓝的天空中，自在地飞翔。

爷爷蹲在花台旁边，整理着花叶子。奶奶坐在台阶上，剥着毛豆。妈妈刚洗好头，披散着头发坐在树底下。我在旁边拿一把大蒲扇，替她扇着。姐姐在屋里替我改那日记上的错字呢。（她答应替我守秘密，不到全部写完，是不给爷爷和妈妈看的！）奶奶不时地叫她：“大宝，星期天也该歇歇啦，你在屋里做什么呢？”姐姐就笑着大声说：“我正在看一部好书呢。”我不觉脸红了，幸亏大家没有问下去！

姐姐从屋里叫我进去，拉我坐在她的旁边，说：“你的日记我又重看了一遍，从你的日记里，我对于你的同学们了解多得多了。原来李春生还没有被批准入队，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孩子正直、勇敢，有社会主义新人的品质。说起来，比你和你的那些队员同学还强呢！”我说：“是呀，我们也都喜欢李春生。他就是性子急，爱打架，又不守纪律；可是他讲理，把理说通了，他就服输。上学期，他写入队申请书的时候，是林宜和我帮他写的。我说：‘李春生，你做了队员，戴了红领巾，就不能总和人打架了！’他笑说：‘那可不一定！谁要把我惹急了，我还是要打，我把

红领巾摘下来，打完架再戴上！’因此，在开会讨论的时候，中队委都不支持他……”姐姐注视着我说：“他说得对，难道入了队，戴上红领巾，就变成了驯良、规矩的小大人，人家没有理由地招你惹你，你也不反抗了么？你说李春生讲理，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不无缘无故地招惹他，在他不守纪律的时候，大家都好好地劝说他，他入了队，一定不会摘下红领巾打架的。”我很惭愧地说：“那时我们想，我们这一班的队员，都是遵守纪律的好学生，把李春生加进去，恐怕就不能保持我们的名誉了……”姐姐笑了，说：“看你们这些好学生！比如范祖谋……就说你，李春生太值得你学习了！你就是太温情，太驯良了，你连任性的小秋都不敢反抗！陈姨在我们家里作客，她又是从很苦的环境中回到祖国来，我们自然应该好好地招待她，安慰她；可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迁就她们。像小秋生日的那一天，你就听她的话，带小秋去乱吃一顿，结果把自己也吃病了……”我听了姐姐这些话，难过得低下头去。姐姐笑着站起来，拍着我的肩头说：“你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努力地去改就是了……再说李春生，你看他这一学期一定能被批准入队了吧？”我抬头笑说：“那还用说？我看不但李春生，我们班里还有几个像李春生那样的同学，都可以入队呢。”

下午我得到了爸爸的回信，他写着：

亲爱的小奇：

接到你的信，我非常高兴。这一暑假里，你姐姐给我写了三四封信了，只有你没有给我寄过一个字，我以为我的小女儿把我忘了呢！

小奇，你说我能在人民的钢都呆着是幸福的。真的，我常常感到幸福！在这里，我似乎能听到祖国的心脏在有力地跳动。在烟囱的树林里，沙堆、碎石、钢筋和木材堆成的小山之间，有成千成万的工人，日夜不停地紧张地劳动着。他们说：“从鞍山的建设中，我看见了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小奇，就是这些工人们，以忘我的劳动热情和惊人的智慧，把一个荒芜混乱的废墟，改造成祖国重工业的基地！看着他们紧张劳动的情形，使我永远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比方说，我就要在作品里努力表现出工人光辉灿烂的新品格，作为我们的模范和仿效的对象。你就要努力学习，准备作他们的优秀的接班人，你说是不是？

你问我鞍山有几个小学？鞍山有好几个小

学，惭愧得很，可是我没有去访问过。工人叔叔家里我倒是去过了，还在他们家里住过呢。过些日子，我也许会回北京一趟，那时再和你细谈吧。

问你爷爷，奶奶，妈妈，姐姐好！

爱你的爸爸 8月26日

爸爸快回来了，他可以详细地给我讲鞍钢的事情了，我真高兴！

8月31日 晴

今天我把我的日记整理了一下，后面又添订上最后的八页。我把姐姐替我勾出来的错字改正了（她还替我改了好几个句子）。我真是感谢我的姐姐！她不但替我改句子改错字，她还从日记里了解到我的思想情况，对我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一定要克服我的“太温情、太驯良”的缺点，努力做一个正直、勇敢的社会主义新人！

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想起刚放暑假的那一天，抱着一个空本子，往家里跑，如今这个厚厚的本子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填上字了！

我感谢张老师，因为她送给我这个宝贵的厚本子！

我还感谢张老师，因为她鼓励我做事要有恒心，要有坚强的意志。现在我认识到，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做什么事都不困难。

我还感谢张老师，因为她告诉我：日常生活是不单调的。我写完这一本日记以后，从头看了一遍，就觉得这一暑假的生活，实在是丰富。

我希望张老师给我批评，给我提意见。我写得不好的地方，明年再改正，因为我已经下了决心，明年暑假再写一本暑期日记。

（《陶奇的暑期日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1956 年 5 月初版，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一个母亲的建议

上一个星期天，一清早我从窗户里看见好几个年轻的母亲，拉着又跳又笑的孩子们，高兴而又匆忙地往院外走。我站在窗前，忍不住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在一个小孩子自己的盛大节日，哪一个母亲不想把孩子打扮得更新鲜，更美丽？我早就听说她们要进城去给孩子买衣服鞋袜了，我衷心的祝福她们“采购”的成功。

那天晚上，一个母亲来看我，夹着一个包袱，进门就问：“您有缝纫机没有？借我赶一赶活吧。”一面疲乏而又兴奋地便在我旁边坐下。

我说：“你不是到城里去了一天，难道……”

她用手绢扇着微微出汗的脸，皱眉笑说：“别提了！我在公司里，市场里走进走出，绕了一天，就没有买到我所要买的东西；最后，小孩子也急了，我也累了，只好挑一两种花布，请裁缝去做。哪知道成衣

店里不但没有小女孩的衣服样子，而且也都不收活了，什么‘三星期以后取件’吧，‘一个月以后取件’吧，我只好又拿了回来。您想，我白天上班，晚上又要备课，又要学习，哪能匀出那么多的工夫来做活？早知如此，我也就老早准备自己慢慢的做了，这样真赶得人心焦！”

我笑说：“你的口味也太高了，我就不信那几百种童装之中，就没有你合意的？”

她站起来笑说：“我的口味您还不知道？从我的孩子到我，多会儿穿过什么稀奇出色的衣服？我只要素净大方，不论什么式样，什么材料，什么颜色，只要适合于穿衣服的人的年龄，身份，性别就可以了。您不信自己去看，店里摊上，花花绿绿地挂了一大排，摆了一大堆，细细看去，竟没有多少特别顺眼的！就说小衬衫吧，我是比较喜欢白的，或是素色没有杂花的，因为这样的衬衫比较容易配裙子和毛衣。可是市上那些小衬衫多半是格子布的，而且是枣红，金黄，墨绿，翠蓝……深色杂色的大格子，看了就使人觉得又乱又热！我只好放弃了买衬衫配裙子的计划，去挑那连裙的小衣服。而衣服呢，有的颜色合式了，样子却不好看，肩膀太窄，腰身太小，裙子太长。有的样子合式了，颜色又配得不好；比方说，大红的衣服吧，却沿上一道蓝边；浅红的衣服吧，却沿上蕉绿

色的边，挑来挑去，就很少有颜色调和的。我掉转来又去看小袜子，不料这小小的东西，却更伤脑筋！白色或纯色的短袜子，根本就很少，多半是长及膝的长统袜子，红、黄、蓝、绿……甚至于枣红、棕黄……一箍一箍的套将起来，像一条花蛇！这种费棉线，费染料，费工夫的出品，初穿就难看，洗后还不知道怎样呢！……”

说到这里，她忽然笑了起来说：“您能不能想象一个小姑娘，不管她长得多好，一穿上这种深色杂色的大花格子衬衫，不管配上什么颜色的裙子和毛衣，腿上再绕上这十几道深色杂色的箍，头上的两根小小辫儿，再系上两种‘犯色’的丝带……”

我也笑说：“脸上再搽上脂粉，嘴唇上再抹上口红……”

她也笑了，又皱眉说：“谈到小女孩子搽胭脂抹粉，真是使人看了会引起生理上的不舒服！在快乐健康的环境里，哪一个孩子不像出水的莲花一般，发出自然朗润的光辉？我认为除了演剧，小孩子就是在夜晚上台唱歌、朗诵，也是以不加脂粉，比较的更好看，更自然；白天更不用说了。本来嘛，好好的一副可爱的小脸，偏要给她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泥面具，这真是‘莲花镀金’！”

我笑说：“你又发挥高论了，话说回来吧。谈到

系头发的丝带，在调和衣服袜子的颜色上，倒是有‘画龙点睛’之妙，买丝带该没有问题吧？”

她点点头说：“丝带问题比较简单，有时候给他们做衣服剩下的布条，薄些软些的，就可以做发结。”她坐了下来，打开包袱，抖开了两块薄薄的花布：一块是浅蓝色带白色小花的，一块是红底带小白点的，一面说：“这两块花布还不难看吧？我想就用最简单的式样，都是短袖子的短衣裙，仄仄的白领子，白袖口。红色的就配上红袜子和红丝带，浅蓝的就配线蓝的袜子和丝带，要不然就用做衣服剩下的布条做发结，也过得去了。”

我仿佛已经看见他们的小敏和小樱，穿上这两套大方可爱的衣服，笑嘻嘻地站在我面前了。这幻象就使我心里眼里都觉着明亮，舒服！

我就问：“小敏和小樱都有了，小端呢？男孩子难道就不要打扮？”

她笑说：“小端好办！有他二姐穿小了的浅黄色长袖的衬衫；他爸爸一条咖啡色灯心绒的裤子，膝盖上破了，两个裤腿剪下来，正够做小端一条短裤。有什么办法呢？为男孩子设计的童装更少得可怜，还不如穿穿旧衣服。”

我说：“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惜我没有缝纫机，不能帮你的忙。你的那几位街坊不是都

有缝纫机吗？”

她说：“她们还不是和我一样，都没买到什么，也都在自己赶做呢。”

我笑说：“你们年轻人总没有满足的时候，比起从前来，真不知好多少了。我们从前的小孩衣服，还不都是自己做，哪有几百种童装让我们挑？”

她笑说：“不满足才会有进步呀！再说，现在我们做母亲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可是现在人民生活一天一天地改善，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一天一天的明朗，在精神欢畅，经济充裕之下，哪一个母亲，不想忙里偷闲，好好地打扮打扮自己的孩子？国家就为了对妇女和儿童的深切关怀，才鼓励纺织工厂啦，童装公司啦，印出各种各色的花布，做出多种多样的童装，一面打扮我们宝贵的下一代，一面节省母亲的精力时间。我们在感激之余，也还有些建议……”

我问：“你建议什么？”

她说：“我建议纺织工厂再多出些素净而不黯淡，鲜明而不俗气的，适宜于做童装的花布，或者至少要多出些各种色调不同，比如从深红到浅红，从深绿到浅绿……纯色的，不退色的细布，就像北京从前有过的所谓‘高丽布’，‘高丽纱’那样。这样就可以适应各种爱好的人的需要。”

“我建议织袜厂为着配合春夏季童装，多织些白色短袜，袜统上加上灰灰的，一种颜色的几道细边。要不就是纯色的；这样，又省料，又省工夫。”

“我建议童装公司，无论设计一件儿童的布衣，绸衣，毛衣，都不要以为颜色越多，就越好看。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高的审美标准，从不喜欢把许多不调和的颜色，参杂在一起。”

说到这里，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我又‘发挥高论’了，明天一早还有课呢，有空再来聊吧。”

我也站起来，笑问：“你的建议都提完了没有？”

她一面收拾起包袱，一面笑说：“暂时还想不起来，等明年六一节，如果这几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或者又有什么新的问题，那时再建议吧。总而言之，我们这些新社会的母亲们，只希望我们新社会里的各有关部门，多方努力，彼此帮忙，把我们的孩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接班人，打扮的更美一些！”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6月2日。）

“一位专家，几万儿童”

“我的理想么？我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教育专家，我们那所学校发展到可以容纳几万个儿童！”

当我笑着问她的理想的时候，灯影之下，这位坐在我对面的，蓝衣双辫，胸前挂着闪闪耀眼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纪念章的年轻姑娘，颊上泛起健康的红晕，微笑地略带羞涩地回答着。

那嘎格斯尔，这位年轻先进的内蒙呼盟音德尔小学的教师，出生在内蒙古的农民家庭。因为家住在校的隔壁、父母勉强地允许她读了四年的书。

内蒙古解放了，青年们个个兴高采烈，纷纷要求到呼和浩特进入“军大”，准备在自己解放了的土地上，参加各种建设的工作。她的同学来约她一块去，她的父母坚决不肯答应，同学们走了以后，她哭了好几次。

说到这里，她笑了：“一九四七年我们的农会主任来了，他约我到扎赉特旗，胡尔勃努吐克巴彦陶海

嘎查、白牙屯民办小学去当教员。我心里一亮，这不也是一桩重要的工作么？何况我还热爱小孩子！”

从这个冬天起，这位十七岁的农村姑娘，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怀着兴奋愉快的心情，走上了教师的岗位！

所谓白牙屯小学，当时只有二十名学生，分成一、二两个年级。不但没有房子，没有桌凳，没有黑板，有时连粉笔都没有！去找校董吧，校董漠不关心，去找村干部经过很大努力，好容易给了一间屋子。

“有了立足之地，就好办了，”她在回忆中快乐的笑了，露出两行雪白的牙齿。“我用破木板垒成土台当作桌凳，在土台前面开了学。但是学生们没有课本怎么学习呢？我只好到离我们十五里远的一个小学里，借了一本蒙文课本，利用清晨、黑夜和星期天，一页一页地抄写，随抄随教，解决了没有课本的困难。同时新的问题又发生了，我们那边冬天多冷呵，好大的北风，好深的雪！刚刚解放，老乡们生活还困难得很，不但孩子的学费付不出，有的孩子们的衣服也破烂到出不了门。我就自己跑到他们家里去给他们补课，一天跑三个屯。有个学生叫包福生，她母亲孩子多，自己又多病，包福生因为没鞋子穿，不能上学，我就给他补鞋穿。”

她大概看出了我的钦佩的目光，很谦虚的微笑

着说：“我的能力是很微小的，只是由于共产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同志们和学生家长们的帮助，我才能在教学工作上取得一些微小的成绩。我永远忘不了，在呼尔乐完小有两位共产党员教师，和那里的区妇联主任，他们是那样的关心我，给我讲大道理，给我看了共产党党纲党章，还有史瑞芬同志艰苦办学的事迹。这一切给我很大的鼓励。

“因为我常往老乡家里跑，有些落后的人，说长道短了。他们说：十七八的姑娘，起早摸黑，自个儿乱跑，太不像样，当时家里人也反对我了……

“人们的闲话，家庭的反对，都没有使我害怕，我依然很愉快的教我的学生。我怕的是我自己文化太低，只有小学四年程度，教学中间遇到许多困难问题，解决不了，学校里又只有我一个人，我只好利用星期天，跑到十五里外的中心小学去请教别的教师，来回要经过三四座山，有时去了遇到人家不在，或者事忙，就白跑了一趟。但这些困难和挫折，都没有吓倒我，因为我一想到如饥如渴的要求知识的小孩子，我的勇气就来了……

“一九四九年，学校迁到西毛林屯，这时已经有三年级学生了，学生岁数有的比我还大。为了教好他们，我又经常跑到离校八里远的北白牙屯去，和同志们研究教材。当我调到音德尔小学的时候，学校班级

多了，为了改进蒙文班的教学，我到汉生班去听课，参考有经验的教师的教学笔记，仔细地钻研，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去掌握教材的重点，确定教养和教学的目的。我的教学有了些改进，这时我已能教高年级的课了。

“这是我最愉快的一个时期，我当着班主任，每星期上二十一节课，要批改六十三名学生的作业。我每天还要挤出一小时学习时事，挤出两小时学习文化。几年来，我的文化程度，已由小学四年级提高到初中二年级了。”

我记得她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在发言中引用过一位教育家的话：“未必真有那样污秽的镜子，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映像；未必真有那样粗糙的黑板，无论如何在上面也不能书写。那种污秽的镜子应当首先擦洗它，粗糙的黑板应当首先刨平它……”这几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就问她这是谁说的。她深思地说：“是一位苏联的教育家说的。这不是很有道理的话么？我也认为世界上就没有不受教的儿童。比如说，我刚教四年级的时候，班里就有几个很顽皮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叫钦博彦，他是降班生，学习很坏，不守纪律，在课堂上怪声哭闹，放小枪，课外总和孩子们打架，往老乡屋里扔石头，大家认为他是个‘难教的儿童’。我想起这位教育家的话，对这学生开始

并没有批评，也不找他谈话，先去了解他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不守纪律……我发现他母亲对他的教育方法不好，经常打骂；同学们对他的批评也很苛刻，使他失去了自尊心，感觉不到学校和家庭的温暖。他便不接近老师和同学，也不愿回家，整天在街上游荡。但是我发现他是个聪明灵巧的孩子，很喜欢做一些零活。我就利用他的优点，给他一些爱做的工作。例如有一次炉子坏了，我在他面前说：“炉子坏了，怎么办呢？我来抹吧。”他就很起劲地说：“老师，我能抹！”我答应了。第二天，在同学面前，我没有直接表扬他，却问大家：“这炉子是谁抹好的？”看见他抹炉子的同学就说：“是钦博彦抹的。”我问：“这种行为好不好？”大家说：“很好。”这使他十分高兴。这样，同学们对他的看法，慢慢地扭转了。

“放学的时候，我和他一块走，给他讲‘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孩子’的故事，他默默地走着听着，渐渐地和我接近了。这时我才开始和他作简短的谈话，鼓励他。他渐渐地听我的话了，表示要做一个好学生，还提出入队的要求。

“我又和他的家长取得联系，把他进步的情况告诉他们。并且说服家长不要打骂，要耐心地教育儿童。在家庭和学校双方合作之下，这个孩子用功了，也守纪律了，学习上有了飞跃的进步，同学们对他也

尊敬了。他不但是一个很好的少先队员，还做了班的学习干事。

“就这样，我们班内一个偷东西的孩子，和两个最顽皮的孩子，都成了好学生，现在我们班是全校最优秀的班级！”

从这位自己也像孩子的小学教师脸上洋溢的喜悦里，显示了一种辛勤而又快乐的园丁的自豪。

她接着恳切的说：“儿童的道德品质教育是必须注意的，只教好学生的文化科学知识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培养的儿童，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必须得到全面发展。教育学上说，教师必须具有可以作为学生模范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因此我平时无论说话、行动，对人的态度和遵守公共秩序都很注意。雨雪阴天我也从不迟到或缺席，生病也坚持上课，所以我的孩子们迟到的现象也很少。

“教师们一方面的努力总还是不够的，要正确地教育儿童，必须做到家长和学校对学生采取一致的要求。我几乎每星期日都到学生家里去。去以前，我定下计划，访问哪一个家长？谈什么？告诉家长些什么？提出什么要求？”说到这里，她发出了会心的微笑：“我也注意到家长的特点，并请他们提意见。这样，我和家长的关系就密切起来了，他们把孩子在家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我，他们信任我，接受我对他们提

出来的要求和意见。”

我越听越感到佩服和惊奇，谁会相信这么年轻的一个姑娘，会这样前后左右想的这么周到，我们的下一代是多么幸福呵！

她明天一早有会，要走了，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送她下楼。汽车的灯光，指向前方，转眼之间已经走远了。我站在门前，仿佛看见她一直走向草原边上的一个城市，那里有无数的蒙族和汉族的儿童，向着她欢呼招手。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56年6月7日。）

还乡杂记

亲爱的小朋友：

去年冬天，我回到我的故乡——福建——去了一个多月。这个丘陵地带，背山临海的美丽雄伟的省份，面对着金门台湾，屹立在国防的最前线上。居住在这一片最激昂、最警觉的土地上的一千三百万人民，却在沉着地，静默地，流着血汗，低头苦干。他们劈山，他们填海，他们正在为解放台湾，巩固国防，建设着史无前例的伟大艰巨的工程。他们在深山密林之中修着铁路，修着水库，修着工厂，修着发电站……他们在湖边山上，盖着工人疗养所，盖着博物馆，盖着少年宫……不断的警报的笛声，和敌人的炮火，并没有打乱他们的日程和计划，他们和祖国各个角落的亿万人民，在同一脉搏之中，并肩齐步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

我在故乡所见所闻的一切，都使我惊奇，使我骄傲，使我兴奋，使我快乐，使我想大声歌唱，使我想

抓住每一个人，激动而又轻悄地对他说：“朋友，你们知道不？虽然报纸上很少宣传，人们口中也不轻易述说，但是，我的故乡，福建的那些聪明勇敢的人民，正在为解放台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着许许多多你们所想象不到的伟大的工作！你们等着吧，总有一天，这些奇迹，会显现在大家的面前，引起亿万人的欢呼和颂赞！”

亲爱的小朋友，我若不能抓住每一个人，至少我愿意把现在可以对你们说的，和你们会感到兴趣的事情，向你们报告一些。让我先从我们的旅程说起吧。

从北京到福州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十一月中旬，北京已经是树叶黄落，朔风飕飕的了。我们坐着火车从北到南，穿过六个省份，就是：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一路上越走越暖。到了江西省的上饶，我们换坐汽车，在黎明的微雨中，上了紫鸡岭，直到分水关；这个山头，是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地方，从这时起，我就踏上故乡的土地了！

我的父母都是福建人，但是我的一生中，只到福建去了一次，那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而且走的是

水路。那时我从山东的渤海，走进福建的闽江，觉得江水实在比海水安静温柔得多！我曾在一首短诗中，提到那时的情景：

清晓的江头
白雾蒙蒙；
是江南天气，
雨儿来了——
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
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
这是我父母之乡！

这次我走的是山路。我心里满怀着童年温暖的回忆，在万山丛沓之中，仔细地欣赏我的“父母之乡”。多么高秀的山岭，多么青葱的树林，多么平坦的公路！人家都说这是全国最好最美丽的一条公路，它是细细的红土铺成的，光滑如拭，纤尘不生。这条路长达一千华里，在崇山峻岭，深树密林之中，蜿蜒起伏，像一条鲜红的血管，把福建同祖国的心脏，紧紧地联系起来。车轮沙沙地轻响，从我们眼前掠过一座一座的高峰。浓郁的森林，深绿的帐幕一般，把我们围盖起来。山涧里流下潺潺的泉水。山谷里还有弯弯的一层一层很仄的梯田，我们的勤劳勇敢的人

民，是不肯荒芜祖国的一寸可耕的土地的。

路上不断地看见养路的男女民工，有的用锤子敲着石块，有的用大竹帚扫着细沙，还有些小孩子站立在母亲的身旁，笑嘻嘻地拣着石子，采着野花。对面还不断地驶来一趟一趟的大卡车，车前横挂着“安全行车××万公里”的红布标语。这条公路，这条鲜红的血管，就是靠着我们可爱可敬的民工们和司机们，把它保持连贯起来的。他们坚持着使它无阻的畅流，日日夜夜，输送着新鲜的血液，到国防的最前线上去！

在祖国北方住久了的人，尤其是从冬天苍黄无际的平原，登上青翠插云的高山，总有说不尽的新鲜愉快的感觉。我们翻过了胜长岭、大夫岭、筹岭三座险峻的山，其中尤以筹岭为最高，有一千二百四十六公尺。一路上山回路转，使我想起了古人的名句：“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因为山陡，所以在山路转折的时候，仿佛眼前的山壁迎面压来；因为山高，所以云雾都在马前车前拥来拥去。没有在高山上旅行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出这两句诗的妙处的。

这森林里大棵合抱的树，除了松柏以外，我都说不上名字来。但是内中总该有枫树吧，这时在南国也是冬天，所以在万绿丛中，也不时露出一两棵鲜艳的红叶树，掩映得分外鲜明。润湿的山壁上，杂乱地开

放着各色的野花，嫩黄深紫，点缀如画！

过了古田，又翻过三座较低的山岭，一路与江水同行。福建的农村，都是白墙黑瓦，溪流边停着水车。村边路边，都是一丛丛的荔枝树、龙眼树、橄榄树和橘子树。这正是橘子黄熟的时候，树上好像挂着一颗颗的金球，橙黄一片，十分耀眼。

走过白沙，江面宽阔，远山淡绿，白蒙蒙的江上，渔帆点点，是旅途中最美丽的一段。过此已将近福州城市，路上走着络绎不绝的挑着菜担的赤脚的农村妇女，她们扁担上系着彩色的绒衣，一路上彼此说笑，健步如飞。看见她们，我心头又涌起亲切的自豪的感觉！福建妇女，在农业生产上从前就是全国闻名的，特别是闽南、闽西和福州市郊等地区，许多妇女，一贯地参加农业主要劳动。解放后，封建的枷锁被打开了，妇女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现在，在农业合作社里，妇女的劳动，成为保证生产的决定力量。

进到福州市，正是微雨初晴，从前的灰色的城墙不见了，贯穿城内的河道也不见了，灰灰的石板路也不见了。眼前涌现的却是宽阔的马路，高大的楼房，整齐的商店。这一天正是星期日，路上潮水似地，涌着来来往往、携儿带女的欢笑的人群。公共汽车上，也是载着满满的人。

福州本是个有山有水有温泉的城市，而且是四

季绿叶不落，繁花不断。外宾来到，都惊奇地夸赞福州是一座花园。

少年造船厂

我和福州小朋友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我参加了福州航管局职工子弟小学的少年造船厂的开工典礼。

小朋友知道我素来对于水上的一切，都感到莫大的兴趣，尤其是听到小朋友们自己要成立一个造船厂的时候，我就急欲参观一下。那天我从闽江南岸赶了回来，到了航管局子弟小学门前，已看见门口悬旗结彩，小朋友们穿着雪白的衬衣，系着鲜红的领巾，穿梭般进进出出。门口广场上还有许多小同学，在拉着圈儿跳舞唱歌。在喜气盈盈之中，我们走进会场坐下。会场后座，已挤满了客人，壁上贴着许多标语：如“努力学习父兄的造船先进经验”，“学好本领承继父兄的伟大事业”，等等。

仪式开始了，鼓号响起，四十五个“小工人”整队入场，坐在会场的前边位上，个个精神焕发，小脸上闪着兴奋的光辉。航管局长和他们的总工程师林世华同志发言以后，有福州市少年之家的红领巾向他们献礼，本校的小同学向他们献花。以下就是最紧

张的阶段：少年造船厂的小厂长，宣布造船厂的成立。笑容满面的校长，走上前来，宣读了学校向造船厂定货的订单。我听着吃了一惊！计有：大轮船一艘，脱胎轮船一艘，小渡船三艘，拖驳船二十艘（第一批四艘，第二批十六艘），要求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交货。这时小厂长又起来宣读了工作规则，小工人们个个摩拳擦掌，相视而笑。台后，工厂车间的大门徐徐推开，小工人们纷纷站起，一拥而入，我们也赶紧跟着进去。这里是木工、竹工和纸工的车间，材料和工具都已齐齐整整地放在一旁。小工人们极其熟练地拿起斧子、锤子、刀子、剪子，在长桌旁和长椅上，紧张地操作起来。我匆匆地环视一周，就拉着他们的总辅导员和总工程师，到楼上机工车间隔壁的教室里去谈话。

隔壁车间的突突的汽机声中，辅导员对我大声地谈到：这个小学里同学的父兄，多半是闽江上的水上人民，解放以前，一直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歧视。他们不但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连上岸居住也不被许可，只能以打鱼操舟为业。解放后，他们翻身了，在陆地上安了家，土改中分到田地，子女们也入了学校。他们自己有的种着园地，有的仍旧做着水上船上的工作。职工小学的同学，对于自己父兄的业务，是十分熟悉而且热爱的；在少先队活动的时候，他们

参观了航管局的船舶修造厂；听到了全省工业劳动模范，航管局设计员林世华叔叔的报告——讲到他自己二十五年水上的驾驶经验——之后，他们的热情更加高涨了，先是在每星期一次的工艺创作时间内，组织了造船小组。这规模远不能使他们满足，终于在少先队、学校和父兄们的热烈帮助之下，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少年造船厂，在今天正式成立了！

这小工厂的组织：有正副厂长、木工、机工、竹工、纸工四个车间，另外还有材料股和事务股，总工程师就聘请了林世华同志担任。这位文静和蔼，口衔烟斗，看去就像大学教授的设计员，自己就是水上人民。二十余年来的辛苦经历，和解放后感激奋发的心情，使得他更热爱自己的事业，他要把自己的发明，自己的全副本领，传授给生龙活虎般的水上人民的下一代！

谈话未了，一小时已经过去，工厂放工了。我们又赶紧下楼看时，工厂门前的大桌子上，摆满了这一小时的成绩，四围站满了鼓掌的来宾。原来在开工的第一天，各车间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几只船身已经剝好，其他的纸坯、竹篷等也已陈列了出来。我立刻放了心，照这样工作下去，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第一批交货，是不成问题的了！

三个星期以后，我还没有离开福建，就听说这少年造船厂又扩充了。工人数目加到一百以上，还添了一个帆工车间，这车间里完全是小女工。

我常常忆念着这一个工厂。前些日子我看到了苏联影片《茹尔宾一家》，我就极其亲切地想起了这少年造船厂的小工人和他们的家长们。小工人！好好地学习，好好地工作吧，将来闽江上，东海上，太平洋上……乘风破浪，巍然来去的庄严美丽的船舶，将是你们熟练灵活的双手修造出来的！

小朋友们体操、朗诵和木偶剧的表演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又参加了福州小朋友们的几种活动。

早晨，我们参加了福建省辖市运动大会。开幕式行过之后，就是少年广播体操及组字表演。灿烂的阳光下，四围山色之中，广场上彩旗飘飘，万头攒动，一千二百个少先队员，从检阅台对面走了出来。队伍摆开了，在清晰而嘹亮的口号下，整齐而柔捷地动作着。一会儿整齐的队伍散开了，形成几个圆圈，忽然又纷纷错杂地抱膝坐下，整齐地低下头去，广场便分明地出现了无数小棉花团连接起来似的“和平万岁”四个大字，上面还有几只闪着红眼睛的和平鸽。仔细

看去，和平鸽的红眼睛，原来是小朋友穿的红绒衣，那几个做鸽子眼睛的小朋友，不知在什么时候，以闪电般迅疾的动作，把白衬衣脱下，红绒衣露出。一片雪白，点上这几个红点，显得格外鲜明。这体操和组字都获得了雷动的掌声。中学生们的劳卫操和组字，也得到观众的赞美。他们的组字，是比较复杂的，代表着全省、全国人民坚强的决心的“把红旗插遍台湾”。

晚上我参加了福州市少年之家的诗歌朗诵晚会。

福州市的少年之家，在少年宫盖起以前，暂时租用着民房。晚会是在楼下大厅开的。布幕上有纸剪的“我们爱诗”四个大字，厅堂里挂满五色纸带，小板凳上坐着密密层层的小朋友，挤得风雨不透。辅导员致词以后，朗诵的节目开始了，有几个人合诵的，也有一个人单独朗诵的。我静静地听下去，越听越觉得惊奇！我发现他们不但态度自如，表情丰富，而且北京话的发音，除了几个难“咬”的字以外，都十分准确。记得在四十几年前，第一次回到福州的时候，说不惯乡音的我，十分羡慕我故乡的小朋友们，会说那么好的福州话，如今听惯了北京话的我，又佩服故乡的小朋友们，会说那么好的北京话了。

解放后，人民生活生活的改变，国内交通来往的

频繁，为着交际，为着社会的斗争和发展，学习一种规范化的语言，是绝对需要的。但是汉语方音差别很大，尤其是福州话和北京话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福州小朋友们学习北京语音的优良成绩，我深深地知道，是和他们教师的循循善诱，以及他们自己的不断努力，分不开的。

最后，小朋友们给我表演了木偶剧——黄鹤的故事。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有一对老农民夫妇，家里藏着一幅很好的黄鹤的画，这幅好画让一个县官看见了，便强迫这老大爷交了出来，等到县官把这画抢回衙门里，那只黄鹤却从画上飞走了。

我极其兴奋地坐在最前面，仔细观看。小小的戏台，不过有三四尺长，两三尺宽。台下垂着的布幕里，鼓鼓囊囊地在蠕动，还听得见有人轻轻地在说话。不一会儿，台上的幕拉开了，后面是很精巧的小小的布景，几个古装的木偶人，老头子，老太婆，县官，衙役……翩翩翻翻地点头挥手，出来进去，动作很灵活，台词也很清楚，引起了满场的欢笑。

福建泉州的木偶戏，本是全国闻名的，演员们提线的技术很高，线下的木偶人，神气活现，不但是四肢，连口目须眉，也无处不动。木偶剧还有一种长处，舞台虽小，但是能表演出话剧所表现不出的一些场面。前几天我曾看过泉州木偶实验剧团表演的讽刺

国民党的短剧，场面真是伟大，有空战，有海战，还有解放一江山岛！在《解放军进行曲》声中，喷气式飞机，军舰，登陆艇和水陆两用坦克，一齐向一江山岛进发；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像花瓣一般地往下洒；一时海波汹涌，炮声隆隆，英勇的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在空军的掩护下，一举登陆，鲜明的红旗，在一江山岛的最高峰上，哗啦啦地飘起！

福州小朋友的木偶剧兴趣小组，就常有机会向成人的木偶剧观摩学习，小朋友们也非常珍爱这个机会。我认为木偶剧这一艺术形式，对培养和发展小朋友的语言能力、想象力和思考力，都是极有作用而且是极其适宜的。小朋友们所最喜爱的童话，编成剧本，在木偶剧的舞台上表演，比在话剧舞台上就容易得多。比如花草鸟兽都可以说话；大灰狼摇身一变，可以立刻变成外婆等等，小朋友们丰富活泼的想象力，都可以在剧本创作上，舞台设计上，表演上，自由地无穷尽地发挥了出来；我热烈地希望那天晚上为我们表演的小朋友们，和一切对木偶剧有兴趣的小朋友们，更加努力！

少年农场

福州鼓山区后屿乡第二中心小学，成立少年农

场的消息，我在北京报纸上看到的时候，就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十二月二日的下午，我正式访问了这个小农场。

在美丽的鼓山脚下，后屿乡郑依姆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公处的大门前，我和这小农场的小场长，少先队的大队长和他们的总辅导员，在石凳上围坐谈话。

他们告诉我：后屿乡小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因此，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建队以后，少先队员们队的活动里，对于种植活动，感到最大的兴趣，活动得也最积极。但是小朋友们对于片段的种植，还觉得不满足，他们迫切地要求取得整套的农业生产知识。辅导员们也认为根据不同季节，进行生产上农业知识的研究，对于“自然”教学，联系实际上，有很大的帮助。于是在参观了福建农场以后，这个小朋友们自己的农场，便组织起来了。

小农场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应有尽有，如：场长，副场长，秘书，会计，出纳，生产队长，技术员……总而言之，这是个“具体而微”的组织完全的农场，比起大农场来，只是从工人到土地都小了好几号！

生产范围分：禾本，蔬菜，育苗，块根和动物饲养五个区，每个区都有一位教员担任指导员。农场的土地，共有三亩四分，其中有乡里的机动田，也有学校内的空地，还有小朋友们自己开垦的垃圾地。小工

人有二百二十人，是由报名参加的队员中，选拔出来的。星期一，二，三下午是农场活动（课外活动），全体工人参加，内容是生产，观察，或是参观访问。此外，一星期内每天都有值日员处理每天应作的工作……

小场长和大队长不住地撩开吹拂在额前的短发，满面红光地用着很好的普通话，对我述说着他们活动的情况：什么开工人大会啦，开生产队碰头会啦，多少同学坚决要求加入啦，滔滔地说个不完！我已经急不及待了，我说：“让我们到农场去吧，我们一边走一边说好不好？”他们立刻站起，笑嘻嘻地拉着我的手，一同向农场走去。

多么美丽的田野呵！四围是青翠的高山，中间是整齐的绿油油的田地。溪水潺潺地流着，三两个穿着红绒衣的妇女，倚伏在水车上，一边车水，一边说笑。

穿过公路，我们先到少年农场的禾本区。走上高高仄仄的田坎，两旁都是泥水。小场长赤着脚在前面跑得飞快。大队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斜着身子，慢慢地走，嘴里说：“拉住了手，没关系，走不惯这田坎的人，是有点紧张的。”我笑说：“你一步一步地把我带到社会主义社会去吧！”他回过头来笑了一笑。

这一亩五分地上，种着小麦。田里有七八个带着红领巾的小工人，裤子卷到大腿上，七手八脚地在整

理田坎，放进溪水，水声和笑声合成一片。场长指点着告诉我：“这地里的小麦，是用‘条播法’种的，假如种得成功，收成得好，大合作社里就也采用‘条播’，不用‘点播’了。”

我们走进村里，路上参观了由垃圾地垦成的蔬菜区，也有四五个小工人们挑着水桶，在浇水，施肥。最后，我们到了小学的校园里面，参观了育苗区。苗畦里种着小叶桉，还有喜树和苦楝，这两种都是风景树。小朋友们告诉我，这些树苗，是准备将来造少年林的。此外还有香蕉树和木瓜树，明年就可以结果了；他们请我明年来吃新果，我笑着先道了谢。我们进入一个小院，是动物饲养区，木栅里圈养几只鹅，在伸着长颈哦哦地叫。猪栏里还空着，一只英国种的越克夏小猪，不久就要搬来居住了。猪栏地下是很平的洋灰地，四周是洋灰的沟道，是准备把猪的小便引到缸里，留作肥料用的。小场长还捧出一只盒子，里面有几条很大的，翠绿透明的印度种蓖麻蚕。据说这蚕只吃蓖麻叶，长的很快，一万条蚕，可以出五斤丝。

农具储藏室里，放着几副扁担和木桶，他们很抱歉似的笑说，因为经费有限，那些较贵的农具，如锄耙之类，暂时只好由每个工人向自己家里借用。我问起经费来源，他们说先是队部卖了自己种的蔬菜，得到了十几块钱。在秋收活动的时候，队员们拾了一千

五百多斤的谷穗，除了留下二百斤，作为动物饲料之外，其余的谷穗又卖了九十多元。这些钱，他们用来买了树苗，种子，动物和农具，剩下三四十元留作农场的基金。在少年农场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小会计，他打开了锁着的抽屉，让我看农场的帐本。收入支出，整整齐齐，一切规格，和大农场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新式帐本，完全一样！

天晚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农场人员告别。操场地上坐成一个个小圆圈的小朋友们，手里拿着《中国少年报》，还在热烈地讨论自己的小五年计划。我们不敢打扰他们，从旁边轻轻地走过。校门口却已经聚集着许许多多的小朋友，争着和我们握手说“再见”。

回去的车上，我频频回顾，村舍，田地和纷纷挥手的小朋友们，越来越小，以至于看不见了。但是，在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兴奋地回想的时候，这些形象却越来越大！零星的村舍，变成整齐的楼房。一畦一畦的田地，已连成绿油油的一片。那些小工人也都变成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精明强干的集体农庄的干部。这不是我的幻想，这是十年后当然的事实！

少年园艺场

十二月三日，我们访问了鱈樟乡。

鳝樟是一个美丽的山乡。鼓岭像一道长长的，高高的，苍绿的围墙，矗立在北面。溪瀑从山涧冲激下流，把这里人家分成前溪后溪两个村子。

后溪这座小学，据辅导员说：是从解放前只有六十个生徒的私塾，发展成拥有三百多个学生的一所完小。一九五五年的六一节，他们建立了少先队，有队员一百二十人。暑假里，队员帮助烈军属做除害虫的工作，做得很积极，他们打了一千九百多头老鼠，捉了几万只的螟虫。秋收活动里，他们拾了八百六十多斤的谷穗，卖得六十多元，正在准备成立一个少年园艺场，一切还没有安排就绪，但是地里的小麦和蔬菜已经种上了，要去看看是可以的……

我们欣然地携手走出村外，抬头看见半山上的白马王庙。据说这白马王是从前越王郢的第三个儿子——白马三郎。他曾在这地方，射中了一条藏在山上深潭里的巨鳝。因此这乡本来的名子叫鳝溪。鳝樟完小就设立在这座名胜古迹的庙宇里。

我们曲折地登上几百层的石磴，在离校门不远，山路两旁的斜坡上，看到两片青翠整齐的田地，插着许多标志，那便是少年园艺场的工人们，种下的茼蒿、白菜和小麦。

校门口有两棵很大的樟树，据说也是很古的。校内十分整洁。正殿改成的礼堂，明亮宽敞。礼堂左侧

的屋子里，墙上还有木雕的鳝鱼头，旁边还有碑文，因为天晚了，没有读记下来。

暮色苍茫之中，我们出了学校，到山上去看鳝潭。冬天水枯，山涧里堆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头。想到夏天水大的时候，坐在这大石上看水乘凉，一定是很有趣的。

沿溪还有几个很大的水磨车轮，在丛树隙中，徐徐转动，那是村里人家舂米的地方。我们过了板桥，上到有几十层大石板的旷地，在削立的岩壁之下，看见了“下潭”，是很阔很深的一个水潭，四围都是高岩密树，风景十分幽美。

下山的时候，十二岁的队员代表陈敏秀，忽然拉着我的手，抬头笑问：“您从北京来，毛主席可健康？他老人家住的地方离我们这里有多远？”这时太阳已落到鼓岭后面，天红似火！我回头指着这座霞光灿烂的高山，笑说：“毛主席就住在这大山后面几千里远的北京城里。他老人家身体好得很，他时刻地在关心你们的成长。”她快乐地笑了，说：“我们知道毛主席是关心我们的，要不然，他怎会派您来看我们呢？”

回到北京以后，我时常惦念这个少年园艺场，也时常惦念着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园艺家们。前些日子，我收到他们的一封信，上面说：

……迟迟写信的原因，是因为了您关心我们种植的蔬菜和小麦……大家都希望它长得快，长得好，要把好的成绩告诉您。现在白菜快要收成了，我们要供应给在登云水库做工的工人叔叔们吃。芜菁也长得不错。条播的小麦，长得很快，已有一尺多高。有机会就把它拍两张小照寄给您，使得您看到我们劳动的成果，而感到高兴……

我没有得到他们寄来的照片，因为我还没有回复他们的信。但是前天我在报纸上，看到“福建省大麦小麦等作物普遍丰收”的可靠的消息，我就联想到我的小朋友们的小农场和小园艺场上，收获工作也一定已经圆满结束，他们又该忙看别的种植活动了。我的心头涌起了暖烘烘的情感！这些跳跃奔走热爱劳动的孩子们，他们是永远不懂得休息的。

福建军区授衔典礼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这是福建军区授衔典礼的一天，能够参加的人，都感到万分的兴奋。

这天天气就好，夜里下过一阵微雨，早晨阳光灿烂，更显得大地上一片花红叶绿。礼堂内外彩旗飘扬，庄严隆重，我们满怀着快乐而严肃的心情，走进礼堂。

从台上望下去，忽然觉得心头一紧，喉头仿佛也梗塞了，眼前是多么使人激动的景象呵！楼上楼下站满了穿着簇新的军服的最可爱的人，他们笔直地站着，那样的整齐，那样的雄壮，当军区长官宣读军衔命令，念到每一个校官尉官名字的时候，整个礼堂静肃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望着这几百张严肃威武的脸，听着耳边流过的一个个响亮的不熟悉的名字，我似乎觉得这队伍在不断地扩大，延伸到礼堂以外，充满着祖国的四边！我眼前也似乎掠过一幅一幅的壮美的图画：三十年来，是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进行着无比惨酷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谁在荆棘遍地，虎狼遍野的大地上，替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把我们带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大道上来？是谁“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从“一把炒面一口雪”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把最凶恶的美国侵略者，打回到三八线？是谁在解放了的祖国土地上，修桥，造路，开山，填海，垦辟着农场，挖掘着水渠？是谁在高原上，海岸上，森林里，河流边，严密地防守着

祖国的边疆？就是我们所在地的福建，是谁使得在国防最前线上的一千三百万的人民，能够安静不惊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啊！是谁使得我们工厂里的大小轮机，仍能不停地隆隆转动；我们美丽的田野上，仍能四季常青的丰收；我们的街道商店，仍是一片的繁荣热闹；我们青年学生仍在兴高采烈地工作研究；我们的小孩子仍在快乐健康地学习嬉游？……

一想起这些，一想起这一切，我们不能不满含着感谢的热泪，向着我们的子弟兵，我们自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献上最崇高的敬意！

亲爱的小朋友，我从台上望下去，似乎这一排排的严肃威武的，不熟悉的脸，又换成一个个笑嘻嘻红扑扑的，我所熟悉的小脸。在这几年里，不知道有多少小朋友，向我一再地，郑重地表示：长大了要当人民解放军！他们有的双臂摇着我的肩膀，面对面地问我：“您知道我长大了要做什么？和董存瑞、黄继光叔叔一样，我要当人民解放军！”有的手里托着自造的纸飞机，嘴里吹出呜呜的声音：“看，十年以后，我做一个人民空军，我驾着这么一架飞机，在祖国的天空上巡逻！”有的大大地叉开双腿，两手叉在腰上，昂着头说：“多大的海风，也不能把我吹倒，我是一个

人民海军，巡驶在祖国的海岸上！”

是的，小朋友，这些都是做得到的，只要你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十年以后，这些台下的军官，就是你们的首长，他们会教育你，训练你，使你成为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勇敢坚强的近代化的战士。他们中间也许有人会复员了吧，但是我知道他们在自己复员后的岗位上，看到有像你们这样的接班人，一定会发出满意的、放心的微笑！

授衔典礼连着庆祝了三天，在酒会和晚会上，我们都有和军官们按触的机会，看着他们耀眼的肩章，紧束的佩带，听着他们爽朗的笑声，和素朴热诚的谈话，我们那几天的心情，一直是快乐兴奋的！

从福州到厦门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从福州又去到厦门。

我们五时半出发，六时到了乌龙江口。天刚刚亮，对岸的山，好像是浓墨画成的，带点紫又有点黑。浅绿的江水，滚滚地在翻腾。过了江，天色渐明，公路两旁的田野上，农民们已经在做各种的工作。这里的妇女们，和闽北不同的地方，就是人人头上，系着一条鲜红的遮阳的头帕，在绿色的平野上，像点点红

星一般，闪闪夺目。

多少年来“一年辛苦，只盼冬闲”的农民们，在土地归了自己，而且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之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了。沿途我们尽看见修建水库水渠的人们，男男女女，往来如织。他们在新掘的水道中间，抬石运土，谈笑歌唱，他们要用一冬的辛苦忙碌，来换以后年年的丰收。

树林里还不时露出红色的小楼，那是归国的华侨们自己盖的农舍，他们从海外归来，把海外的房屋样式，也带来了。福建省是许多海外华侨的故乡，在反动统治时代，福建算是贫瘠的省份，山多地少，又没有水利，加上反动政府的剥削压迫，沿海一带的人民，就纷纷出国谋生。他们只凭着自己一副聪明的头脑，一双勤劳的手，在海外起家立业，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家乡，永远有着深厚的怀念，他们将自己劳动得来的金钱，寄来赡养家中的老少，就是他们自己老死在异国，遗嘱上也总是吩咐“运骨还乡”。解放前，在国外的华侨，就像孤儿一样，受尽帝国主义的欺凌，反动政府在国外的使领馆，不但对他们没有尽保护的责任，还向他们百般地讹诈勒索，我们的华侨们就在这双重枷锁之下，受了几百年的冤苦。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华侨，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着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贡献出他们一切的力量。中国解放

了，人民站了起来，华侨也翻了身，他们不再是孤儿了，祖国母亲般的慈爱，像阳光一样，照遍了天涯海角。在国内，华侨家里的一切，都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祖国安定繁荣的环境，也使他们高兴地将国外劳动所得，投资于国内的建设事业；在国外，居住在我国有邦交的国家里的华侨，都得到了合法的保护，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和当地人民合作，一同为所在地的繁荣和平而努力。

在马来亚那些地方，华侨还受着压迫，他们就纷纷地投到祖国的怀抱里来。在福建省，闽南一带是华侨的故乡，这里有华侨的农村、工厂、学校、剧场……他们在自己的乡土上，过着高兴热烈的建设生活。

在福建省内旅行，你会感觉到不但木头多，而且石头也多！因此桥梁，建筑，就有许多是石头做的，真是又结实又美观。在惠安和晋江的交界之间，横跨着一座长长的美丽的石桥，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海内第一桥”的洛阳桥。桥下的浅水里立着三五一堆的小石柱，据说是养牡蛎的设备，春夏水涨的时候，牡蛎附着在石柱上生长，冬天就可以撬下来吃。

在晋江的开元寺里还有建国和仁寿两座石塔，也都是宋代的建筑。建国塔高四十八公尺以上，仁寿塔高四十四公尺以上，非常的雄伟美丽。用偌大石块

修桥盖塔，要有很艰苦的劳动和精密的设计，我们祖先的智慧和毅力是惊人的！

路旁山上，繁密的相思树的幼苗，都在欣欣地生长，几年以后，这里又是很大的森林。南方雨多天暖，在自然条件上，“绿化”工作，比华北要容易一些。

到了厦门了，斜阳下，海风在吟啸，海波闪耀出万点的银星。我写到这里，心中十分激动，十分快乐。小朋友！我只能告诉你，厦门的建设是伟大的，厦门的人民是勇敢的，这个福建省最边沿的美丽的城市，有着全国人民最深切的关怀和支援，他们在这里不断地创造着奇迹……

国防最前线 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到了厦门最南端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去访问驻在那里的部队。

我们在公路旁边下了车，走过极其平坦干净的场地。田地上有农民们在忙着冬耕；带着红领巾的小朋友们，在学校门前奔走游戏；银灰色的鸽子，在人家屋脊上悠闲地啄刷着翎毛；圈在栅里的肥猪，摇摆着大耳朵，用慵懒的目光，看着过往的行人；这里是一片沉静安宁的空气！

走近一处民居，一个解放军排长笑嘻嘻地迎面

走来，向着引导我们的军官，笔直地立正，嘴里说：“××团××排值日员××报告，请指示！”他脸上充满着喜悦。这位军官，还了礼，也是笑嘻嘻地用慈父般的眼光看着他，眼旁聚起了慈祥的笑纹。他们中间的温暖的感情，感染得我们心里也是热烘烘的。

排长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班的卧室：整齐排列的灰灰的板床上，铺着白白的床单；洗过的军衣，叠得平平地放在床头；长方形的蚊帐，也都拉得平平地搭在横系着的绳上。墙上挂着战备训练的流动奖旗，和战士们自己写的问答小纸。在放武器的小屋里，还有战士们自己做的枪架；旁边放着很平正的背包。排长告诉我们，这背包里包着四十斤重的石块，每天背着它练习行军，这重量和全副武装是一样的。

在这里，老百姓和解放军杂居在一个院内，当我们穿堂入室的时候，在院里站着的老大娘和抱着孩子的小媳妇们，都向我们点头微笑。

在有些屋子里，战士们正在为他们庆祝新年的晚会，糊着精巧带穗的红纸灯笼。有的在用彩色的水笔，洒出庆祝元旦的标语，在这些创作上，艺术的意味都很浓厚。

还有使我们很感兴趣的，是缝纫间和厨房。在缝纫间里有几位解放军在踩着缝纫机，修补着破损的军衣。我们可以看出战士们战备训练的紧张，衣服破

处都在肩背、臂肘和膝盖的地方。厨房清洁光亮。烧火的木柴，整齐地砌起，像短墙一般，围在门外。灶门开在后墙上，添火扫灰，都在外面动手。厨房内是光洁的大灶，和带有铁纱门的大柜，大锅里正炒着菜。炊事员们穿着白衣，戴着白帽，也是笑盈盈地回答我们的问话。

我们在参观和休息的时候，都和战士们交谈。他们来自祖国的各个地方，操着略带着本地口音的普通话，在亲切热情之中，还有些拘谨，但是一提起国民党军炮轰沿海村落的时候，他们的眼光就严肃了起来，紧紧地握着放在膝上的拳头，沉着地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时时刻刻地在等候着进军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这些话像铁铸的字一样，坚硬，有力，字字打上我们的心坎！我们知道这是前沿战士们心里充溢着的愿望与情感，锤炼出来的钢铁一般的誓词！

我们又由军官带领着，走到野地上，远远地看见一队战士们正在练习围攻一千公尺外小山上的敌人山寨。零零星星的几个小黄点，在铁丝网下面静伏着，忽然浓烟起处，铁丝网突破了，那几个小黄点像飞一般，跳上了两丈多高的陡壁，占领了山寨，战士们行动的迅速，赢得了大家的惊叹。军官又带我们到一处小丛林下面，那里进攻碉堡的演习，正在开始。

这回离得近些，看得清楚：另一个小山头上，立着圆圆的白色的碉堡，山脚四周有一丈多宽的濠沟，濠沟四周还有铁丝网。全副武装的战士们，三三两两沉着地爬伏在树后和斜坡上，一声令下，战士们像猛虎逐鹿一般地跃起，跑在前面的用长竿头的炸药把铁丝网爆破了，掬着长梯的把梯子往沟底一倚，自己伏在梯上，撑竿跳似地，连人带梯子都扑了过去，后面的战士们紧跟着也都攀梯而上，他们一面扔着手榴弹，一面往上跑，纵身爬上很高的陡壁，准确地向着敌人的地堡眼射击……从进攻到占领，一共才有两分钟的工夫！

下午，我们又到一处高地，先是迂回曲折地绕上很大的山坡，又爬上很仄很陡的山径，进到一间点着电灯的洞室。在这里休息了一会，我们就登上高踞岩顶的瞭望台，大海已经横在我们面前了！一个守望的战士，从高椅子上下来，让我们从望远镜里来观看金门岛。在平静的海面上，许多零星的岛屿，就像飘在我们面前的田螺一般，伸手就可捞到。大小金门岛，是长长的两行，更看得清楚。岛边排立着的一根根架着铁丝网的白柱，都数得出来。岛上有零落的村舍，有曲折的道路；田地上有人，有牛，在蠕蠕移动。听说金门岛上，还有几万居民呢，这些处在水深火热之

中的同胞，是如何的渴望解放呵！

下了高地，我们沿着海边，到了沙滩上的一处广播站，有几个很年轻的人员，在这里工作。广播员是两个双辫姑娘，都是江南人，没有到过北京，普通话说说得极好。广播开始了，我们轻轻地从屋里走出，站在沙滩上听着。在前沿铁丝网的后面，很大的喇叭口，正向着南方。广播了嘹亮的《解放军进行曲》之后，就读了一封住在杭州的一位小朋友，给她的在国民党军做海军军官的哥哥的一封信。信里提到解放前分别时候的痛苦，和现在家庭中快乐的环境，只是大家都日夜挂念着陷落在蒋军中的哥哥，切盼他赶紧回来等等……信里充满了情感。背后耸立的石壁，发出了清亮的回响，北风掠过平静的海面，向着金门岛吹去。晚霞里，金门岛上南望祖国的国民党军官兵们，一定会一字不漏地听到这正义清朗的声音。

从这里，我们就走上归途，一天的访问告了结束。我们恋恋地举目四望，低头摘了几朵沙滩石缝长的，很大的紫花黄花，夹在笔记本里。这些美丽的野花，曾在海边上，日日夜夜，和英雄战士们在一起。将来再打开笔记本，看见这些花，就像看见他们一样！

最可爱的人

第二天，我会见了两个最可爱的人。

第一个是战斗英雄全能炮手王文进，就是他这一个排，在九月四日到十二日，九昼夜之间，击落击伤了十二架敌机，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在前线部队里，谁都知道王文进，也都喜爱王文进，大家喜欢他还不仅因为他是全能炮手，战斗英雄，还因为他是大家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政治学习的辅导员，文化教学的小先生；他热情，直爽，诚恳，平时在战友群众中，是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一坐到高射炮前，面对着敌机的时候，就表现出他的高贵品质的另一方面，英勇，顽强，沉着，果敢，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革命战士！

我们谈了一上午，这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告诉我他自己一生的事情：他是个贫农出身的孩子，因为家里弟兄多，五岁就被领出去做了养女婿……他说：“那一家人就是不爱劳动，光叫我一人下地干活，我受不了啦，十二岁就逃了回来。”

回家后他就跟着哥哥，做着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参了军。一九五一年，他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五年六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

共产党。

他笑说：“我早就想参军了，可是说什么他们也不让去，要把我留在地方上。那一次我是送六个青年去参军的，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要回去的时候，他们都舍不得，说：‘你把我们送来就走，不成了兵贩子了么？’我就抓住这一句话，我向地方上说：‘我不能回去，我不能当兵贩子，我一定要和他们一起参军。’这样我就待下了！”

我问：“你怎么就当了高射炮兵呢？”

他的含笑的目光，突然跳动了一下，低头拿起小桌上的一个火柴盒子，“心不在焉”地看着，再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充满着愤怒和痛苦，他沉重地说：“那一年，在我的家乡，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有一列火车刚刚到站，炸弹就向这列车猛扔了下来！我看见一个老大娘，抱着一个孩子，被炸着了，两个人烧死在一起。还有一个小孩子，大约只有五六岁吧，刚从冒着浓烟的火车上爬下来，就被炸死在车旁了。看到车旁地上这些孩子们的模糊的血肉，我浑身发抖！我立誓要当一个高射炮手，狠狠地打国民党的飞机，给孩子们报仇！”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还是我先开口，我问：“人家称你为全能炮手，怎么样才是‘全能炮手’呢？”他微微地笑着：“是这么回事：炮手分做六

级，第一炮手管操纵，第二炮手向天发射，第三是信管测核手，第四是高低瞄准手，第五是弹药手，第六也是弹药手，不过他还管摘下炮帽，这六个炮手是各有所司的，我立志把这几种操作全都学会，全部学好。”

我说：“这太不容易了！”

他笑说：“不容易也不困难，怕困难就报不了仇了！”

我说：“把你给孩子们报仇的战绩，说给我听听。”

他搓了搓手，笑说：“不是我，是我们整个排，也是我们整个军队。九月初，国民党的炮舰，不住地开炮打我们的高射炮阵地，我们白天坚持着修理工事，夜里也不肯休息，连长就把铁铲什么的都收起来了，我半夜还是摸黑出去，发现我的战友们已经把铁铲偷出来，蹲在那里等我了！我的战友真好真多呵！”

我发现他每一次提到“战友”，脸上就洋溢着快乐的自豪的神情。他的战友们是幸福的，他自己也是幸福的！

“我们这一排在二连里展开了挑战，摩拳擦掌等候着敌机的到来。九月四号那一夜，我们半夜就睡不着了，大家悄悄地起来围守着炮身。好容易天亮了，又好容易望见天边几架‘老母猪’——这是我们给

B29型轰炸机起的外号——摇摇摆摆地向着我们来了！我们兴奋得彼此吩咐着：‘沉着点！沉着点！’可是仿佛谁也沉不下气去，等到它们进到了火力网，我们仿佛用尽全身气力，发出炮去，只听见观察员报告说：‘一个猪头没有安好，掉下去了！’‘又一个老母猪老老实实地往下跑，跑到海里去了！’从那时起，九昼夜里，我们打落打伤了十二架敌机……这不过是开始！他们敢再来，还有好的瞧！”

听着他谈话是一种快乐！他的眼里充满了幽默感，在他心中眼中没有什么艰苦和困难，最吃力的事他仿佛都能毫不费力地做了，他真是一个最可爱的人呵！

下午我会见的是一个刚满二十岁，入伍刚刚两年的青年战士曾文质。他是一个冲锋射击手，以十三秒时速创造了十弹九中的最高纪录。

这时他侧斜着身子，坐在我的对面，剑眉大眼，红红的脸，小小的嘴，仿佛浑身充满了弹力！谁会相信他参军的时候，“身重才七十五磅，身量还没有步枪高，穿着三号军服还像小大衣一样”呢？

他是福建平和县一个贫农的孩子，解放前，在地主保长压迫剥削之下，过了痛苦的童年。解放后，一九五三年为了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这个

十八岁的山沟里的孩子便参了军。

他从田地上挪到军队里来，从熟识的锄头镰刀，换成一支黑黝黝的步枪……而且他又只会说闽南方言，听不懂普通话，这更给他增加了学习上的困难。就在这关口，他突出地表现了他的不怕困难的高贵品质。

他的苦练成钢的事迹，说起来就太长了——在他学习射击的时候，他总也不能“闭起一只眼睛”，总也不能“在发射时停止呼吸”，总也不能“沉着不慌”……但是他都咬着牙克服了。原来他心里有个目标，他立志要向张桃芳学习！那张桃芳不是别人，正是一个在朝鲜前线，在三十一天里用四百三十七发子弹，打倒了二百一十一名敌人的青年狙击手。这英雄事迹深深地渗入他的心灵里，革命战士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激励他战胜了学习中的困难。

他终于掌握了射击的技术，而且创造了以十三秒时速十弹九中的最高纪录了。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在这一阶段，他没有感到满足，他还要在他的战友中间，消灭射击不及格的现象，他将自己苦练中得来的经验，以个人示范的动作，仔细地教给他们。他作副班长的时候，因为他很好地介绍了自己的射击经验，使得刚入伍的新兵，三天内就能得到射击上的“优秀”。

新兵们爱戴他，信任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对于战友们有着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日常生活中，轮到他值日的时候，他常用自己的肥皂，洗全排同志的衣服；他刷净全排同志的鞋子；他把上级发下来的他自己需要的物品，让给别人。有个新兵，因为肚子痛，想起家来，半夜里哭泣着叫着“妈妈”，他立刻起来给他抚摩着肚子。这个小新兵感激地说：“副班长对我简直同我的妈妈一样！”从此就不想家，工作也积极起来了。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在前沿站岗，那是一个风雨之夜，在呼啸的海波声中，他仿佛听见金门台湾受着苦难的同胞，在沉黑中向他伸出了求援的手，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回来后，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祖国——我的母亲，

你从苦难的旧社会里把我拯救出来，

又亲切地教导我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

我向你宣誓：

一定熟练地掌握手中武器，

看守好祖国的大门，

敌人胆敢闯进来，

就一枪消灭它一个！

不管他是“国民党兵”还是“美国鬼”，
保险叫他来了就甭想回去。

当你发出对台湾进军的命令，

我将和战友们一道，

立即去拯救那些被蹂躏的同胞们。

向特级英雄黄继光学习！

向青年狙击手张桃芳学习！

学习他们那种高度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的精神！

小朋友，这不是很真实的情感么？

这个战士，也是全面发展的一个青年，两年来除了得过几次二等三等功以外，还获得军事、政治、文化学习的奖励，以及队前嘉奖和通报表扬等等。他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入伍，同年的七月就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朋友，这两位最可爱的人，都是在学习中不怕困难；都是珍爱革命同志的友谊；都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这些高贵的品质，都是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的。

两个少年工厂

在我离开故乡的前夕，抽出一个下午来，访问了两个少年工厂。

我对于少先队和学校帮助小朋友们，利用课余时间，来成立小工厂小农场的办法，很感兴趣。我觉得这样不但在教学上可以收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效果，而且这些活动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训练的，对小朋友们将来在社会里的业务和技能，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天，可惜时间太短了，来不及和两个工厂的小厂长，小工人以及辅导员们，作较长的谈话，但是我的印象却是很深的。

第一个访问的是福州市台江区私立万寿小学的少年工厂。台江区是手工业区，这所小学里有八百多个学生，多半是手工业工人的子弟。校长和辅导员向我简单地介绍了这个成立不久的小工厂：厂里有一百零八个工人，工厂的组织有正副厂长，办公室分四部分，有宣教科，工程处，庶务股和保管股；车间也有四个，是电工、木工、竹工和缝纫；每个车间都有主任、工程师、技师和技工；工程师请的是教员或家长担任。

这是一所小学校，一切都小得可爱！小厂长，才有十二岁，十分正经而又兴高采烈地带我参观了各个车间。我们先进到小院右厢的一间小屋，这是缝纫车间，长桌边上挤坐着满满的小女工，有的在画纸样，有的在剪绒布，有的在缝……都在忙忙碌碌地操作。架上摆着许多做好的彩色绒布的玩具，小人，小兔，小鸡……都很精巧好看。小厂长告诉我，这都是给本校幼儿园做的“定货”。墙上贴着红绿纸的标语，还有许多小条的“决心书”，也是短小得可爱！字数不多，字迹却很整齐，都是决心要“完成任务”，或是“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又到电工、竹工、木工几个车间，巡视一周，这些车间里的工人们，工作都很紧张，也多半是做些“定货”，如小竹尺，小竹牌，小木盒等等。小工人们微笑着紧闭着小嘴唇，小手紧握着小工具，小脸上泛出小小的汗珠。他们锯的锯，劈的劈，钻的钻，磨的磨，这些工具的声音，奏出了劳动的交响乐。

小院子里有一小炉火，两个小工人戴着防护眼镜在打铁。打铁的声音很大，工人却是很小！

我向他们道别的时候，小工人们都围了上来，送给我许多本厂的出品：小布兔啦，小竹尺啦，小木盒啦……许多小巧可爱的东西，作为我们会面的纪念。

从这里我们又赶到本区里的福州第四中学。

第四中学是在临江的山坡上，学生有一千四百多人。这里的少年工厂，是福州市第一个少年工厂，工人有一百一十人。厂内有正副厂长，组织科内分人事股和保卫股；财务科内有会计员、出纳员和保管员；有电机、化工、土木、航模、绘图五个车间，车间里也有技师、工程师和技工。

这个学校是中学，这工厂又是本市的第一个少年工厂，工人年纪和工厂规模都比较大一些，各车间里都摆着满箱满架的出品，如化工车间出的粉笔、红蓝墨水……电机车间出的电铃……木工车间出的蒸汽机模型……航模车间出的飞机模型……等等，种类繁多，都是学习或是教学用具。学校向工厂购货，价格比市货低廉一些，而小工厂还能得到一点利润，再来扩大生产。这时正是新年将到，化工车间替教员们赶制批卷子的红墨水，绘图车间在给学校赶制宣传画，和庆祝新年的图画……楼上楼下几个车间，都忙成一片！

参观完毕，小厂长让我和全体工人见了面，讲了几句话。每个车间又送给我许多礼物，我的双臂都抱不过来了，小朋友们抢着替我拿了东西，一直把我簇拥着送到山坡下的大街上。

我这一次还乡，真是满载而归！我的心里填满了在故乡所见所闻的新鲜快乐的回忆；我的箱子里还装满了故乡的小朋友们赠我的许多礼物——在福州期间，有三个小学的三个少先中队，来访问过我。我们一同看了布袋戏，小朋友们除了给我表演歌唱，跳舞，朗诵，魔术之外，还送给我许多他们劳动的创作，如布袋人、木偶戏剧本、作文成绩、纸花等等。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我所喜爱的，这些贵重的礼物，分送给了北京的小学校、托儿所的小朋友们，让他们去观摩欣赏。我自己只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指南针，放在我的书桌上。这针的指向南方的一端，是红色的，就和我的火热的心一样，永远指向着祖国南边的，我的“少年的故乡”和“故乡的少年”！

（《还乡杂记》部分篇章曾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4月初版，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喀布尔人》^{*}

〔印度〕泰戈尔著

我的五岁的女儿敏妮，没有一天不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我真相信她这一生没有一分钟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她母亲时常为此生气，总是打断她的话头，可是我就不这样做。看到敏妮沉默是很不自然的，她倘若半天不说话，我就不能忍受。因此我和她的谈话一直是很热闹的。

比方说，一天上午，我正在写我的新小说第十七章的时候，我的小敏妮溜进房间里来，把小手放在我的手心里，说：“爸爸！看门的拉蒙达雅，管乌鸦叫‘五鸦’。他什么都不懂，对不对？”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解释世界上的语言是不同的，她已经转到另一个话题的高潮。“您猜怎么着，爸

^{*} 喀布尔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人在印度做小贩的很多。——译者

爸？普拉说云里有一只象，从鼻子里喷出水来，天就下雨了！”

当我静坐在那儿思索着怎样来回答她最后的问题的时候，她忽然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爸爸！妈妈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不觉地低声自语着：“她在法律上是我的亲爱的妹妹！”但是我绷起脸来敷衍她道：“去跟普拉玩去吧，敏妮！我正忙着呢！”

我屋子的窗户是临街的。这孩子就在我书桌旁，靠近我脚边坐下来，用手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膝盖玩。我正在专心地写小说的第十七章。小说中的主人公普拉达·辛格，刚刚把女主人公康昌拉达抱住，正要带着她从城堡的三屋楼窗子里逃出去，忽然间敏妮不玩了，跑到窗前，喊道：“一个喀布尔人！一个喀布尔人！”下面街上果然有一个喀布尔人，正在慢慢地走过。他穿着宽大的污秽的喀布尔族服装，裹着高高的头巾；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

我不知道我女儿看到这个人有什么感想，但是她开始大声地叫他。“哎！”我想，“他要进来了，我这第十七章永远写不完了！”就在这时候，那个喀布尔人回过身来，抬头看这孩子。她看到这光景，却吓住了，赶紧跑到妈妈那里去躲起来了。她糊里糊涂地认为这个大个子背着的口袋里也许有两三个和她一样

的孩子。这时那小贩已经走进门里，微笑着和我招呼。

我书里的男女主人公的情况是那样地紧急，当时我想既然已经把他叫进来了，我就停下来买一点东西。我买了点东西，开始和他谈到阿卜都·拉曼^①、俄国人、英国人和边疆政策。

他要走的时候，问道：“先生，那个小姑娘在哪儿呢？”

我想到敏妮不应当有这种无谓的恐惧，就叫人把她带出来。

她站在我的椅子旁边，望着这个喀布尔人和他的口袋。他递给她一些干果和葡萄干，但是她没有动心，只是更紧紧地靠近我，她的疑惧反而增加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

可是，没过几天，有一个早晨，我正要出门，出乎意外地发现敏妮坐在门口长凳上，和那个坐在她脚边的大个儿喀布尔人，又说又笑。我这小女儿，一生中除了她父亲以外，似乎从来没遇见过这么一个耐心地听她说话的人。她的小纱丽的角上已经塞满了杏仁和葡萄干——她的客人送给她的礼物。“你为

^① 十九世纪末叶阿富汗的国王。——译者

什么给她这些东西呢？”我说，一面拿出一个八安那^①的银角子来，递给了他。这人不在意地接了过去，丢进他的口袋里。

糟糕得很，一个钟头以后我回来时，发现那个不祥的银角子引起了比它的价值多一倍的麻烦！因为这喀布尔人把银角子给了敏妮，她母亲看到这亮晶晶的小圆东西，就不住地追问：“这个八安那的小角子，你从哪里弄来的？”

“喀布尔人给我的，”敏妮高兴地说。

“喀布尔人给你的！”她母亲吓得叫起来。“呵，敏妮！你怎么能拿他的钱呢？”

我正在这时候走进了门，把她从危急的灾难中救了出来，我自己就对她进行盘问。

我发现这两个人会面不止一两次了。喀布尔人用干果和葡萄干这种有力的贿赂，把这孩子当初的恐怖克服了，现在这两人已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说些好玩的笑话，给他们增加许多乐趣。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尔尔人的面前，小大人似地低头看着这大高个儿：“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呢？”

他就用山民的鼻音回答说：“一只象！”也许这并

^① 印度币名，一个卢比的十六分之一。——译者

不可笑，但是这两个人多么欣赏这句俏皮话！依我看来，这种小孩子和成人的对话里面，带有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东西。

这喀布尔人也不放过开玩笑的机会，便反问道：“那么，小人儿，你什么时候到你公公家去呢？”

孟加拉的小姑娘，多半早就听说过公公家这一回事了。但是我们有点新派作风，没有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情，敏妮对于这个问题一定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她不肯显露出来，却机灵地回答道：“你到哪里去么？”

可是在喀布尔人这一阶层中间，谁都知道，“公公家”这几个字有一个双关的意思。那就是“监狱”的雅称，一个不用自己花钱而照应得很周到的地方。这粗鲁的小贩以为我女儿是指这个说的。“呵，”他就向幻想中的警察挥舞着拳头说：“我要揍我的公公！”听到他这样说，想象到那个狼狈不堪的“公公”，敏妮就哈哈大笑起来，她那了不起的大个子朋友也跟她一起笑着。

那些日子是秋天的早晨，正是古代的帝王出去东征西讨的季节；我却在加尔各答我的小角落里，从来也不走动，却让我的心灵在世界上漫游。一听到别的国家的名字，我的心就飞往那边去，在街上一看到一个外国人，我的脑子里就要织起梦想的网，——

他那遥远的家乡的山岭啦、溪谷啦、森林啦，布景里还有他的茅舍和那些远方山野的人们自由独立的生活。也许因为我过的是植物一般固定的生活，叫我去旅行，就等于当头一个霹雳，所以在我眼前幻现的漫游景象，加倍生动地在我的想象中重复地掠过。看到这个喀布尔人，我立刻神游于光秃秃的山峰之下，在高耸的山岭间，有许多窄小的山径蜿蜒出入。我似乎看见那连绵不断的、驮着货物的骆驼，一队队裹着头巾的商人，有的带着古怪的武器，有的带着长矛，从山上向着平原走来。我似乎看见——但是正在这时，敏妮的母亲就要来打扰，她央求我“留心那个人”。

敏妮的母亲偏偏是个极胆小的女人。只要她一听见街上有什么声音，或是看见有人向我们的房子走来，她就立刻断定他们不外乎是盗贼、醉汉、毒蛇、老虎、虐疾菌、蟑螂、毛虫，或是英国的水手。甚至有了多年的经验，她还不能消除她的恐怖。因此她对于这个喀布尔人充满了疑虑，常常叫我注意他的行动。

我总是笑一笑，想把她的恐惧慢慢地去掉，但是她就会很严肃地向我提一些严重的问题。

小孩从来没有被拐走过么？

那么，在喀布尔不是真的有奴隶制度么？

那么，说这个大汉把一个小娃娃抱走，会是荒唐

无稽的事情么？

我辩解说，这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多半是不会发生的。可是这解释还不够，她的恐怖始终存在着。因为这样的事没有根据，那么不让这个人到我们家里来似乎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的亲密友谊就不受约束地继续着。

每年一月中旬，拉曼，这个喀布尔人，总要回国去一趟，快动身的时候，他总是忙着挨家挨户去收欠款。今年，他却匀出工夫来看敏妮。旁人也许以为他们两人有什么密约，因为他若是早晨不能来，晚上总要来一趟。有时在黑暗的屋角，忽然发现这个高大的、穿着宽大的衣服背着大口袋的人，连我也不免吓一跳，但是当敏妮笑着跑进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的时候，年纪相差得这么远的这两个朋友，就沉没在他们的往日的笑声和玩笑里，我也就觉得放心了。

在他决定动身的前几天，有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里看校样。天气很凉。阳光从窗外射到我的脚上，微微的温暖使人非常舒服。差不多八点钟了，早出的小贩都蒙着头回家了。忽然我听见街上有吵嚷的声音，往外一看，我看见拉曼被两个警察架住带走了，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喀布尔人的衣服上有些血迹，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把刀。我赶紧跑出去，

拦住他们，问这是怎么回事。众口纷纭之中，我打听到有一个街坊欠了这小贩一条软浦^①围巾的钱，但是他不承认他买过这件东西，在争吵之中，拉曼把他刺伤了。这时在盛怒之下，这犯人正在乱骂他的仇人，忽然间，在我房子的凉台上，我的小敏妮出现了，照样地喊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拉曼回头看她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笑容。今天他胳膊底下没有夹着口袋，所以她不能和他谈到关于那只象的问题。她立刻就问到第二个问题：“你到公公家里去么？”拉曼笑了说：“我正是要到那儿去，小人儿！”看到他的回答没有使孩子发笑，他举起被铐住了的一双手，“呵，”他说，“要不然我就揍那个老公公了，可惜我的手被铐住了！”

因为蓄意谋杀，拉曼被判了几年的徒刑。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被人忘却了。我们仍在原来的地方做原来的事情，我们很少或是从来没有想到那个曾经是自由的山民正在监狱里消磨时光。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连我的快活的敏妮，也把她的老朋友忘了。她的生活里又有了新的伴侣。她长大了，她和女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她总是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像往常那样到她爸爸的房间来了。

① 离德里不远的的一个印度城市。——译者

我几乎很少和她攀谈。

一年一年过去。又是一个秋天，我们把敏妮的婚礼筹备好了。婚礼定在杜尔伽大祭节举行。在杜尔伽回到凯拉斯去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光明也要到她丈夫家里去，把她父亲的家丢到阴影里。

早晨是晴朗的。雨后的空气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阳光就像纯金一般灿烂，连加尔各答小巷里肮脏的砖墙，都被照映得发出美丽的光辉。打一清早，喜事的喇叭就吹奏起来，每一个节拍都使我心跳。拍拉卑^①的悲调仿佛在加深着我别离在即的痛苦。我的敏妮今晚就要出嫁了。

从清早起，房子里就充满了嘈杂和忙乱。院子里，要用竹竿把布篷撑起来；每一间屋子和走廊里要挂上丁丁当当的吊灯。真是没完没了的忙乱和热闹。我正坐在书房里查看帐目。有一个人进来了，恭敬地行过礼，站在我面前。原来是拉曼，那个喀布尔人。起先我不认识他。他没有带着口袋，没有了长头发，也失去了他从前的那种生气。但是他微笑着，我又认出他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拉曼？”我问他。

“昨天晚上，”他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① 一种印度音乐曲调名。——译者

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我从来没有跟伤害过自己的同伴的人说过话，我一想到这里，我的心瑟缩不安了，我觉得碰巧他今天来，这不是个好的预兆。

“这儿正在办喜事，”我说，“我正忙着。你能不能过几天再来呢？”

他立刻转身往外走，但是走到门口，他迟疑了一会，说：“我可不可以看看那小人儿呢，先生，只一会儿工夫？”他相信敏妮还是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以为她会像往常那样向他跑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他又想象他们会和往日一样地在一起说笑。事实上，为着纪念过去的日子，他带来了一点杏仁、葡萄干和葡萄，好好地用纸包着，这些东西是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弄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点点本钱已经用光了。

我又说：“家里正在办喜事，今天你什么人也见不到。”

这个人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不满意地看了我一会，说声“再见”，就走出去了。

我觉得有点抱歉，正想叫住他，发现他已自动转身回来了。他走近我跟前，递过他的礼物，说：“先生，我带了这点东西来，送给那小人儿。您可以替我交给她吧？”

我把它接过来，正要给他钱，但是他抓住我的手

说：“您是很仁慈的，先生，永远记着我。但不要给我钱！——您有一个小姑娘；在我家里我也有一个像她那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不是想赚钱的。”

说到这里，他伸手到他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在我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不是一张相片。也不是一幅画像。这个墨迹模糊的手印平平地捺在纸上。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街上卖货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女儿的这个印迹总在他的心上。

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呵。

在那遥远的山舍里的他的小帕拔蒂的手印，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小敏妮。

我立刻把敏妮从内室里叫出来。别人多方阻挠，我都不肯听。敏妮出来了，她穿着结婚的红绸衣服，额上点着檀香膏，打扮成一个小新娘的样子，含羞地站在我面前。

看着这景象，喀布尔人显出有点惊讶的样子。他不能重温他们过去的友谊了。最后他微笑着说：“小人儿，你要到你公公家里去么？”

但是敏妮现在懂得“公公”这个词的意思了，她

不能像从前那样地回答他。听到他这样一问，她脸红了，站在他面前，把她新娘般的脸低了下去。

我想起这喀布人和我的敏妮第一次会面的那一天，我感到难过。她走了以后，拉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就在地上坐下来。他突然想到在这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女儿一定也长大了，他必须重新和她做朋友。他再看见她的时候，她一定也和从前不一样了。而且，在这八年之中，她怎么可能不发生什么变故呢？

婚礼的喇叭吹起来了，温煦的秋天的阳光倾泻在我们周围。拉曼坐在这加尔各答的小巷里，却冥想着阿富汗的光秃秃的群山。

我拿出一张钞票来，给了他，说：“回到你的家乡，你自己的女儿那里去吧，拉曼，愿你们重逢的快乐给我的孩子带来幸运！”

因为送了这份礼，在婚礼的排场上我必须节省一些。我不能用我原来想用的电灯，也不能请军乐队，家里的女眷们感到很失望。但是我觉得这婚筵格外有光彩，因为我想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久出不归的父亲和他的独生女儿重逢了。

《弃 绝》

〔印度〕泰戈尔著

1

这是帕尔贡^①季初的一个月圆之夜，早春到处吹送着满含芒果花香的微风。一只杜鹃藏在水塔边一棵老荔枝树的密叶中，它不倦的柔婉的鸣声，传进了慕克吉家一间无眠的卧室里。在这里，赫门达不停地把他妻子的一绺头发在他手指上绕着，一会又摆弄她手腕上的一串金钏，使它发出了当的响声，一会儿又拉下她头上花串里的花朵，让它垂覆在她的脸上。他的心情就像一阵晚风，在心爱的花丛中嬉戏，轻轻地把她摇到这边，又摇到那边，想使她活泼起来。

但是库松坐着不动，从开着的窗户望出去，眼神

^① 印度一年分为六季，就是夏、雨、秋、冬前、冬和春。帕尔贡就是春季。——译者

沉没到月光笼罩的无边的太空里。她对于丈夫的爱抚，仿佛毫无感觉。

最后，赫门达握住他妻子的双手，轻轻地摇着，说：“库松，你在哪儿呢？从一个大望远镜里耐心地寻找，也才看得见你是一个小黑点——你仿佛离我那么远。呵，靠近我一点，亲爱的，你看夜晚是多么美呵。”

库松的眼睛从无边的太空转向她的丈夫，慢慢地说：“我会念咒，在一瞬间把这春夜和明月打碎。”

“你要是真会念咒，”赫门达笑着说，“请不要念吧。要是你会念什么咒，能在一个星期内变出三四个星期六，还能把夜晚延长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那你就念吧。”

一边说着，他想把他的妻子拉得更靠近一些。库松却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开来，说：“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我很想把我决定在临死时才说出来的一件事情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觉得不管你给我什么责罚，我都能忍受。”

赫门达正在想开一个玩笑，罚她背诵一段阇耶提婆^①的诗，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拖鞋声很快地走近了，这是他父亲哈利赫·慕克吉的熟悉的脚步声。赫

① 阇耶提婆，印度一位著名诗人。——译者

门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感到心慌意乱起来。

哈利赫站在门外，吼叫道：“赫门达，马上把你的妻子赶出去。”

赫门达看着他的妻子，看不出她脸上有惊讶的痕迹。她只是用一双手捂着脸，用她整个灵魂祈求让她立刻化为乌有。杜鹃的鸣声仍旧随着南风飘了进来，但是没有人听到。大地的美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唉，一切事物的样子多么容易改变呵！

2

赫门达从外面回来，问他的妻子：“这是真的么？”

“是真的，”库松回答说。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好几次我想告诉你，可是总说不出口。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呵。”

“那么现在你把一切都告诉我吧。”

库松用坚定平稳的声音，把她的事情严肃地说出来。她仿佛是赤着脚，迈着无畏的脚步，一步步地慢慢从火焰里走过去，却没有人知道她被灼伤得多么厉害。赫门达听她说完了，就站起来，走了出去。

库松料想她丈夫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并不

感到惊奇。她和对待日常生活中任何其他事变一样地泰然处之——在过去的几分钟里，她的心情已经变得那么枯燥、那么淡漠。世界和爱情，自始至终似乎对她都是空洞虚幻的。连她丈夫从前对她谈情说爱的回忆，也像一把残忍的尖刀刺透了她的心，只给她嘴唇上带来了枯燥、冷酷、忧郁的微笑。她想，也许是那仿佛填满人生的爱，它带来了多少爱慕和深情，它使得小别那么剧烈地痛苦，短晤那么深切地甜蜜，它似乎是无边无际的，永恒的，生生世世永远不会停息的——爱原来就是这样！它的支柱多么脆弱！一经祭司触摩，你的“永恒”的爱就化为一撮尘土了！赫门达刚才还对她低语说：“夜是多么美呵！”这一夜还没有消逝，那只杜鹃还在歌唱，南风还在吹拂着房间里的帷帐，月光还躺在打开的窗子旁边的床上，像快乐得疲倦了的美丽女神一样。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爱情比她自己还要虚幻呵！

3

赫门达整夜失眠，疲乏很像个狂人一样，第二天早上，他到波阿利·山克尔·扣萨尔家去。波阿利·山克尔和他招呼：“有什么事吗，我的孩子？”

赫门达烈火一般暴跳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

“你褻渎了我们的种姓。你给我们带来了毁灭。你一定会受到惩罚的。”他不能再说下去了；他觉得哽住了。

“你却保全了我的种姓，使我没有从社区里被驱逐出去，还亲昵地拍拍我的脊背！”波阿利·山克尔带着讽刺的微笑说。

赫门达恨不得用他的婆罗门的怒火，立刻把波阿利·山克尔烧成灰烬，但是他的愤怒只灼焦了自己。波阿利·山克尔安然无恙地坐在他面前，而且非常健康。

“我伤害过你么？”赫门达结结巴巴地质问道。

“我且问你一个问题，”波阿利·山克尔说，“我的女儿——我唯一的孩子——她伤害过你父亲么？那时你还很小，也许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件事。那么你听着吧。你不要太激动。我要说的事情还很有趣呢。

“当你很小的时候，我的女婿那布格达偷了我女儿的珠宝，逃到英国去了。你也许还会记得，五年以后，他以律师的身分回来的时候，在村子里引起的骚动。也许你没有注意到那回事，当时你正在加尔各答上学。你的父亲自命为社区的领袖，他说如果我把女儿送回她丈夫家里去，我就得永远丢弃她，永远不许她再跨进我家的门槛。我跪在你父亲的脚前，哀求他说：‘大哥，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一定让这小子吃牛

屎，举行一次赎罪的仪式。请你让他恢复他的种姓吧。’但是你父亲始终坚持着。在我这一方面，我不能丢弃我唯一的女儿，我便辞别了我的村庄和族人迁到加尔各答去。在那里，我的麻烦仍旧跟着我。我给我的侄子作好结婚的一切准备的时候，你的父亲又挑拨女方的家人，他们就毁了这个婚约。那时我就狠狠地起了一个誓，只要我的血管里还有一滴婆罗门的血，我一定要报仇。现在你对于这件事该多少了解一点了吧？但是再等一等。当我把全部事实告诉你的时候。你会爱听的；这件事很有意思。

“当你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比波拉达斯·查特吉住在你的隔壁。这个可怜的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家里住着一个女子，名叫库松，她是一个迦尔斯帖家的穷苦的孤儿。这女孩子长得很美，这位老婆罗门想把她藏匿起来，免得大学生们老是盯着她瞧。但是一个少女要蒙蔽一个老监护人却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她常跑到屋顶上去晒衣服，我相信，你发现了你的屋顶是最宜于学习的地方。你们俩是否在屋顶上谈过话，我可说不上来，但是这女孩子的行动引起了老头子的疑虑。她常常做错了家务，而且像婆婆帝一样，在热恋中渐渐地不吃饭也不睡觉了。有几个晚上，她在老头子面前无缘无故地流下泪来。

“他终于发现了你们俩常在屋顶上会面，你甚至

不去上课，在中午也拿着一本书坐在屋顶上，而且你忽然喜欢独自一个人念书了。比波拉达斯跑来向我请教，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大叔’，我对他说，‘你早就想到贝拿勒斯去进香。你还不如今现在就去，把这女孩子交给我照管。我会照应她的。’

“这样他就走了，我把这女孩子安置在司帕提·查特吉的家里，让他冒充她的父亲。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今天我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告诉了你，真觉得如释重负。这件事听起来不是很像一篇小说么？我想写成一本书，把它印出来，但是我自己不是一个作家。人家说我的侄儿在这方面有些才能——我要叫他给我写出来。但最好是你跟他合作来写，因为故事的结局我还知道得不很清楚。”

赫门达不理睬波阿利·山克尔最后的几句话，他问：“库松没有反对过这件婚事么？”

“喂，”波阿利·山克尔说，“这就很难猜测了。你知道，我的孩子，女人的头脑是怎样构成的。她们嘴上说‘不’的时候，心里是说‘同意’。当她搬到新家的头几天，因为看不到你，几乎发了狂。你好像找到了她的新地址，在到学校去的时候，总像迷了路似的，在司帕提的门前徘徊。你的眼睛好像并没有真正在寻找省立学院，而是直瞪瞪望着一所私人住宅的关上的窗子，那是只有飞虫和害相思病的年轻人的

心才进得去的。我很替你们难过。我看得出你的学习受着很大的阻碍，那女孩子的处境也很可怜。

“有一天，我把库松叫到我面前来，说：‘听我说，我的女儿。我是一个老头子，你在我面前不必害羞。我知道你心里想念着谁。那个年轻人的情况也很糟。我希望能给你们成全好事。’这时库松忽然哭着跑开了。此后好几个晚上，我常到司帕提家去，把库松找来，和她谈与你有关的事情，这样我渐渐克服了她的羞怯。最后，我说我想成全这件婚事的时候，她问我：‘那怎么行呢？’‘没关系，’我说，‘我让你冒充一个婆罗门的姑娘。’经过很久的辩论，她恳求我来探听你是否赞成这件事。‘胡闹！’我回答说，‘那孩子好像快要发疯了——把这一切复杂情形告诉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先顺利地举行过婚礼，然后——只要结局好就万事大吉了。尤其是，这件事永远也不会有泄漏的危险，何必节外生枝地让一个人终身苦恼呢？’

“我不知道这计划是否已得到库松的同意。她有时哭泣，有时沉默。如果我说，‘那我们就不再提了吧’，她就显得很不安。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我就叫司帕提去向你提亲，你毫不迟疑地同意了。一切就这样决定了。

“婚期定了以后不久，库松变得那么执拗，我好不容易才把她说服过来。‘算了吧，叔叔，’她常常这

样对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这傻孩子，’我责备她说，‘一切都安排好了，现在我们怎么能不干了昵？’

“‘放出谣言说我死了吧，’她哀求道，‘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

“‘那么，那个年轻人会遭遇到什么呢？’我说，‘他现在欢喜得上了七重天，盼望他日夜梦想着的事儿明天就可以实现；可是今天你却要我告诉他说你死了？结果是明天我就势必要把他死了的消息带给你，同一天晚上，又会有人把你的死讯报告给我。孩子，你以为我这大一把年纪能做一个少女和一个婆罗门的谋杀者吗？’”

“快乐的婚礼终于在一个吉日良辰举行了，我觉得我已经卸下了自己的沉重的负担。以后的事情，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你给我们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你还不肯罢手吗？”赫门达静默了一会吼叫道，“现在你为什么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呢？”

波阿利·山克尔极镇静地回答说：“当我看到你妹妹的婚礼一切都安排好了的时候，我心里想：“好啦，我已经把一个婆罗门的种姓污损了，但那不过是责任感的问题。现在，另一个婆罗门的种姓又有被污损的危险，这一次我有责任来防止它。”于是我给他们写信，说我可以证明你娶了一个首陀罗的女儿。”

赫门达竭力控制住自己，说：“现在我打算休弃的这个女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你可以供给她食住么？”

“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波阿利·山克尔从容地回答说。“照管别人休弃的妻子可不是我的责任了。外面有人么？给赫门达先生端一杯加冰的椰子汁来，还拿点槟榔。”

赫门达站起来，没有接受这丰富的款待，就告辞了。

4

在月圆之后的第五夜——那一夜是黑暗的。没有鸟叫。水塔旁边的荔枝树，看去像颜色不那么深的背景上的一道墨痕。南风像一个梦游者似的在黑暗中盲目地飘荡。天上的星星，想用不眨眼的警醒的眼光，穿透黑暗，来窥测深奥的秘密。

卧室里没有灯光。靠近打开的窗户有一张床，赫门达坐在床边，凝望着面前的黑暗。库松躺在地上，双臂抱着她丈夫的脚，把脸偎靠在上面。时间像宁静的海洋一般停住不动。在这永恒的夜的背景里，“命运”似乎画出了这唯一的一张永远有价值的画：周围是死气沉沉的，裁判者坐在中间，罪人伏在他的脚

边。

拖鞋声又响了。哈利赫·慕克吉走近门边，说：“时间已经够长了，——我不能再等了。把这女孩子赶出去吧。”

库松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她用毕生的热情，抱住她丈夫的脚，不住地吻着，又恭敬地用她的前额触了一下他的脚，然后走出去了。

赫门达站起来，走到门边，说：“父亲，我不愿意休弃我的妻子。”

“什么？”哈利赫吼叫着，“你愿意放弃你的种姓么，先生？”

“我不在乎种姓，”这是赫门达的沉着的回答。

“那么我连你也赶出去。”

（《弃绝》，最初刊于《译文》1956年第9期。）

《素 芭》

〔印度〕泰戈尔著

当这个女孩子起名叫素芭细妮^①的时候，谁会想到她竟是一个哑巴呢？她的两个姐姐名叫素可细妮^②和素哈细妮^③，为了使名字相似，她的父亲把最小的女儿起名叫素芭细妮。大家为了方便，都叫她素芭。

她的两个姐姐都照例赔了钱好不容易嫁了出去，现在这最小的女儿就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在她父母的心上。大家似乎都认为她既不会说话，当然也不会有感觉；他们就随便地当着她的面谈论她的前途和他们自己的苦闷。她从小就知道神把她像灾祸

① 意为“妙语”。

② 意为“美髻”。

③ 意为“巧笑”。——译者

一样，送到她父亲的家里，所以她总是远远地躲开人群，想法子呆在一边。只要他们都能把她忘掉，她觉得她就能忍受一切。但是谁能忘掉痛苦呢？她父母的心日夜地为她伤痛。特别是她的母亲，简直把她当作自己身体上的残疾。对一个母亲来说，女儿比儿子更是她自身最亲密的一部分；女儿的毛病，是她自己羞耻的根源。素芭的父亲巴尼康达爱她胜过爱其他的女儿；她母亲却讨厌她，就像讨厌自己身上的污点一样。

素芭虽然缺少说话的能力，却不缺少一双垂着长睫毛的大黑眼睛。她心里有什么想法，她的嘴唇就像一片树叶一样地颤动着反应出来。

当我们用言语表达思想的时候，言词并不容易找到，必须经过一个翻译过程，这往往是不准确的，于是我们就会发生错误。但是这一双黑眼睛却不需要翻译；思想本身就反映在这眼睛里。在眼睛里，思想敞开或是关闭，发出光芒或是没入黑暗，静悬着如同落月，或者像急闪的电光照亮了广阔的天空。那些自有生以来除了嘴唇的颤动之外没有语言的人，学会了眼睛的语言，这在表情上是无穷无尽的，像海一般的深沉，天空一般的清澈，黎明和黄昏，光明与阴影，都在这里自由嬉戏。哑巴具有“大自然”的那种孤独的庄严。因此别的孩子们几乎害怕素芭，从来不

和她一起玩。她像午夜一般地沉默、孤寂。

她住的村庄叫做昌地浦。这村的河流，在孟加拉算是小的，它只在窄小的地区里流着，像一个中产阶级的女儿。这一条忙碌的水从不泛滥，只安分守己地流着，仿佛是它沿岸的村子里每一户人家的一个成员。河的两边都是人家和树木成荫的河岸。这位河的女神从宝座上走下来，成了每家花园的花神；她用敏捷，愉快的脚步，忘我地做她无穷无尽的祝福工作。

巴尼康达的房子临近河边。过往的船夫都能看到这地方的茅舍和草堆。我不知道在这些代表人世间财富的东西中间，是否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姑娘，当她工作完毕之后，偷偷地溜到水边，坐在那里。在这里，“大自然”满足了她想说话的愿望，并且替她说话。小溪的微语、村人的声音、船夫的歌唱、鸟鸣、叶响，都和她的心跳揉合在一起。它们变成了声音的巨浪，在她不宁静的心灵上拍打着。“大自然”的低语和动作就是这哑女的语言；那长睫毛遮盖下的黑眼睛的话语，也就是她周围世界的语言。从那蝉鸣的树上，直到静寂的星辰，只有手势、姿态、流泪和汉息。在炎热的正午，船夫和渔夫都去用饭，村人在午睡，鸟儿静悄无声，渡船闲着，辽阔的忙碌的世界从劳作中停息了下来，忽然变成一个孤寂、严肃的巨人，这时候在引人入胜的广阔天空之下，只有那无言

的“大自然”和一个无言的女孩子，极其沉静地坐着——一个在光芒四射的阳光之下，一个在小树的树荫中。

但是素芭也不是一个朋友都没有。在牛棚里有两头母牛，沙巴西和邦古利。它们从来没有听到她叫过它们的名字，但是它们听得出她的脚步声。她虽然说不出话来，却爱怜地嘟哝着，它们了解她这轻柔的嘟哝比一切话语都深切得多。当她爱抚它们，斥责它们，或哄劝它们的时候，它们对她的了解比人们对她的了解还深。素芭常来到牛棚里，抱住沙巴西的脖子；她常用脸颊偎擦着她的朋友，邦古利就转过它慈祥的大眼睛望着她，舐她的脸。这女孩子每天照例来看它们三次，此外还有不定时的访问。什么时候她听到使她难过的话，她就随时来看她的哑巴朋友。它们仿佛能从她的沉郁的目光中体会到她精神上的痛苦。它们就走近前来，用角轻轻地摩擦她的手臂，试图用无言的无可奈何的方法来安慰她。除了这两头牛以外，还有几只山羊和一只小猫；虽然它们也表示出同样的依恋，但是素芭对它们的友情是不同的。不论是白天黑夜，只要一有机会，那只小猫就跳到她的怀里，安稳地打瞌睡，在素芭用她柔软的手指，抚摸它的颈和背的时候，它对她的催眠非常欣赏。

在高级动物里，素芭也有一个伴侣，可是很难描

述这女孩子和他的关系，因为他会说话，而他说话的才能并不能使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是贡赛的最小的儿子，名叫普拉达，是一个懒汉。他的父母在费尽心思以后，认为他永远没有独立生活的希望了。但是浪子也有占便宜的地方：虽然他们家里人厌弃他们，但他们在别人面前总是受欢迎的。因为不受工作的牵制，他们变成了公共财产。就像每个市镇里都需要一块空旷的场地，让大家可以自由呼吸，一个村落也需要两三个有闲人士，能够陪人消磨时间。因此，如果我们懒得工作，又想要一个伴儿，这样的人是可以找得到的。

普拉达最喜爱钓鱼。他消磨了许多时间在这上面，几乎每天下午都看见他在钓鱼。因此他常遇见素芭。不管他干什么，他都喜欢有个伴。而在钓鱼的时候，一个沉默的伴侣是最好不过的了。普拉达为了素芭的沉默而尊敬她，因为大家都叫她素芭，他就叫她素，以表示他对她的好感。素芭总是坐在一棵合欢树下，普拉达坐得略远一些，抛下他的钓丝。普拉达带来了一点蒟酱，素芭就替他调弄。我想，她一直坐在那里看着，热切地希望能给普拉达帮个很大的忙，真正对他有些用处，用一切方法来证明她在世界上不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但是在这里实在无事可做。她就转而祈求“造物者”给她一种非凡的权力，用一个

惊人的奇迹使得普拉达惊叫起来：“哎哟！我真没想到，我们的素会有这么大的本领！”

想想看！如果素芭是一个水神，她也许会从河里慢慢地漂浮出来，把蛇王头顶上的宝石送到渡头上。那时候，普拉达也许会放弃这没出息的钓鱼生活，跳到水晶宫里去，看见在那银宫的金床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小哑巴素芭，巴尼康达的孩子！是的，我们的素，这个珠光闪闪的宝城的国王的独生女。但也许不是，这是不可能的。并不是任何事情都真正是不可能的，只是素芭并没有诞生在帕他普^①的宫廷中，而是生在巴尼康达的家里，她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贡赛家的孩子大吃一惊。

她渐渐地长大了，渐渐地开始认识她自己。一种新的无法形容的意识，像海心的潮水一样，当月圆的时候，从她心中卷过。她看见了自己，询问着自己，但是得到的答案没有一个是她所能了解的。

有一次，在一个月圆的深夜，她慢慢地打开了门，羞怯地向外窥看。月圆时节的“大自然”，像寂寞的素芭一样，正在俯视着酣睡的大地。她的强壮的、青春的生命在她身上跳动；欢乐和悲哀充溢她的全身；她达到了她自己的无穷寂寞的边缘，甚至越过

^① 意为“幽冥界”。——译者

了这个边缘。她的心情沉重，而她说不出来！在这个沉默、忧伤的“母亲”的身边，站着一个沉默、忧伤的女儿。

她的婚姻问题使她的父母十分担心和着急。人们责怪他们，甚至谈到要把他们撵走。巴尼康达是富裕的；他们一天吃两顿加哩鱼；因此他的仇人也不少。后来妇女们也来干涉了，巴尼康达出去了几天。不久他回来了，他说：“我们一定要到加尔各答去。”

他们准备到那生疏的地方去。素芭的心情像浓雾笼罩着的清晨一般沉重，她哭起来了。这些日子里累积起来的无名的恐怖，使她像一头沉默的畜生似的紧跟在她父母的身后。她的眼睛张得大大的，在他们的脸上搜索着，仿佛想探察出一点事情。但是他们没有说出一句话。有一个下午，普拉达正在钓鱼的时候，他笑起来：“素，他们到底给你找到新郎了，你就要出嫁了！你可别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呀！”接着他又专心钓鱼去了。就像一只受伤的母鹿眼睁睁地望着猎人一样，素芭在无言的痛苦中望着普拉达，好像说：“我得罪你了吗？”那一天她不再在她的树下坐着了。巴尼康达睡过了午觉，正在他卧房里抽烟，素芭在他脚边坐下来，凝视着他，突然放声大哭。巴尼康达想尽办法安慰她，他的脸上也沾满了泪痕。

他们决定明天到加尔各答去。素芭到牛棚里去

和她童年的同伴道别。她用手掬食来喂它们；她拥抱它们的脖颈；她望着它们的脸，滚落下来的眼泪替她说了话。这一夜是十日的晚上。素芭走出她的屋子，扑倒在她亲爱的河边的草地上，她仿佛要伸臂抱住大地——她的强壮、沉默的母亲，她想说：“别让我离开你，母亲。抱住我吧，就像我拥抱你一样，把我紧紧地抱住。”

有一天，在加尔各答她的家里，素芭的母亲给她加意地打扮了一番。她把她的头发扎上，用纱带结了起来，给她戴上首饰，想尽办法来破坏她天然的美。素芭的眼里充满了眼泪。她的母亲怕她把眼睛哭肿了，就狠狠地骂她，但是她的眼泪还是不断地流下来。新郎带着一位朋友来相亲。看到神人降临，来挑选献祭的牺牲的时候，她的父母忧惧得要发晕了。她母亲在把她送给相亲的人看以前，在房间里大声地教训她，使得她加倍地哭泣。那位大人对她细看了好一会之后，评定说：“还不错。”

他特别注意到她的眼泪，认为她一定有一颗温柔的心。他把这算做她的长处，就是说，这颗心现在为了离开父母而难过，以后一定也是一件有用的东西。像蚌珠一样，这孩子的眼泪只是增加了她的价值，他没有别的意见。

他们查过历书，在一个吉日举行了婚礼。把他们

的哑女交给别人以后，素芭的父母就回家去了。感谢上天！他们今生的种姓来世的安全都有了保障！新郎在西方工作，婚后不久，他就把他的妻子带走了。

不到十天，人人都知道新娘是个哑巴！至少，如果有人不知道，那也不是她的过错，因为她没有欺骗任何人。她的眼睛把一切都告诉人家了，虽然没有人了解她。她望着每一个人的手，说不出话来；她怀念着那些从小熟识的面孔，那些能够了解一个哑妇的语言的人的面孔。在她沉默的心中，不断地发出无声的哭泣，只有“心灵的探索者”才听得见。

她的主人耳目并用，又做了一次仔细的考察，这一次他不只用眼睛，而且用耳朵来仔细地考察，他又娶了一个会说话的妻子。

（《素芭》最初刊于《译文》1956年第9期）

《许愿的夜晚》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早晨是我的希望的早晨
夜晚是我的许愿的夜晚。
我是我的土地的声音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从每一片叶子的气息里
送来我呼吸的芬芳。
从每一个玉米的颗粒里
我的肢体向外张望。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岁岁年年的强迫的奴役，
世世代代的暴力的驱策。

千辛万苦都经过了，但是现在
我的人民的粮食不再被掠夺了。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我弹掉我眼里的泪珠
我赶走我唇上的恳求
现在我自己在调理，自己在治疗。
我自己要成为一个医士。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如今我夏天和秋天的收成微笑，
我的年月无顾忌地欢笑。
如今喜笑的还有六月的炎风，冬月的霜。
喜笑的还有清凉的雨季。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用我自己的手，我犁了地
用我自己的指头，我播了种
今天麦子是
我的
稻子也是我的。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现在土地属于人民

人民属于土地。
今天煮一满锅吧，年轻的姑娘
让面锅一直满到边缘。
今晚是许愿的夜晚。

《我 写 歌》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我的爱披着许多幻梦的轻纱
在七重天上遍寻你的门槛。
受了重墙、叠壁和远道的阻拦
而且没有权利说出：
生命即是生存的理由。

我写歌

在终身的渴望中隐藏着忧伤的秘密。
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形之于言词
但愿我的声音是为千万人说话。
让他们的秘密存在我的忧伤的秘密里。

我的爱没有满足。就让它这样吧。

就这样，它也许能传达我的信息。

呵，我的歌！为我的爱还债吧。
让你的每一行字替一切人说话。
呵，我的爱的火焰！照亮这墨黑的夜吧，
呵，我的血的诗歌！改变暴力的法律吧。
不让一个人的荣誉和爱情被买来卖去。
不让战争来困扰农民。
不让成长中的青春受到践踏。
不让烈火燃烧大地和天空。
不让一个人毒害乳白的谷粒。
不让一个人重述屠杀的故事。
不让“美”在市场上被拍卖。

忧伤向我的笔力挑战。
我写歌
为的是使后人不须再写
忧伤的诗歌。

《一 封 信》

〔印度〕安利塔·波利坦著

一夜无眠，想念着你，
幻想出许多乐园。

夜向我洒着祝福。
夜实践了你对我的应许。

梦像鸟群般飞过
我嘴唇吮饮着你呼吸的芬芳。

墙太高了，
看不到一点光明。

夜以梦为游戏
再也没有告诉我什么

我的每一首歌都是写给你的信，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连一行字你也没有收到。

译后记 安利塔·波利坦(Amrita Pritam)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生于印度的古吉郎瓦拉城——这地方现在划归巴基斯坦。她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的独女，从十几岁起就开始写诗，接着又给一个月刊当了两年的编辑。

她的作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样的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她替印度全国人民说出了他们心中的痛苦和希望。在她的诗里，特别强调“人民属于土地，土地属于人民”。她反对暴力，反对战争。她是一个继承印度的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的年轻诗人。

她的作品有十四本诗集、四本小说、三本短篇小说集。她是用旁遮普文写作的。她的作品曾被译成其他七种印度语言。

这里发表的三首诗是从作者本人寄来的英译文打字稿译出的。第一首的英译者是马祖维

(P. Machwe), 后两首是拉兹维 (R. Razvi)。

(以上三首译诗最初刊于《译文》1956 年 12 月号。)

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小朋友们：

每年这个时候，当祖国的首都大道两旁的长长的杨柳叶子，在晴秋的微风中摇曳；三三两两的穿着新衣服，带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并肩携手、说说笑笑、蹦蹦跳跳地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又开始学校生活的时候，我就会格外地，极其亲切地想到你们。

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吗？身体健康吗？暑期生活过得怎样？你们的父母和教师们都好吗？

你们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我见过的。在日本，在印度，在缅甸……在欢迎和欢送我们的人群中，在你们自己的学校里，我常常首先看到你们，圆圆的充满着快乐微笑的小脸，闪射着兴奋的光辉的大眼睛，你们向着从祖国来的亲人们，围拥了过来，羞涩而热烈地把鲜花送到我们的手里；你们为我们唱着祖国流行的歌曲，表演着祖国和本地的舞蹈。当我们对你们叙说祖国的建设情况，和国内小朋友的日常生活

的时候，你们是那么安静，又那么兴奋，眼睛睁得大大地，不时地互相点头耳语，又发出快乐的笑声。当你们听到高兴的时节，清脆的掌声，又会像爆竹似的爆发了出来！你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孩子，你们是多么以崭新的可爱的祖国而自豪！

小朋友们，我们是应该自豪的，你们的父母之邦，我们的祖国，真是可爱得不能以言语形容！在这个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罗布着雄伟美丽的山川，居住着六万万聪明勇敢的人民。七年以来，我们在旧社会的废墟上进行着全国人民的大建设；从停滞和落后转到飞跃的前进。在这伟大的时代里，什么地方都在改变，什么东西都在新生。不必说全国各个角落，就是北京城郊，就像是一处一望无际的大工地，到处是矗立的搭架，到处堆积着一节一节的大水管，还有砖瓦木石……到处流荡着挑土掘地的工人弟兄们的笑声，和压地机的突突隆隆的响声。几天不见，街道、桥梁、建筑就完全变了样。

我的大部分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那时我们所看到的是尘土飞扬的街道，灰小污秽的胡同，荒芜满目的天安门，薨瓦上长满了蔓草的故宫，一年一年地把北京变成一座“旧都”！每一想起，都使我充满了悲哀和愤怒。像今天北京这种日新月异的建设速度，若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永远做不到的！

因此，我一看见北京街上的孩子，我就羡慕他们正在享受着童年时代所不敢梦想的幸福！他们有自己的少年宫、游泳池、图书馆、书店……还有自己的游船和发电厂！

他们是北京这座大花园里欣欣向荣的花朵。全国各地的花园里也到处都充满了欣欣向荣的花朵。

小朋友，这花园是我们大家的，我们欢迎你们回来，欢迎你们回来看看，就像你们的父母师长中间，有人曾回来参观一样。

从废墟到花园这一段清理建设，是经过一段极其艰苦的斗争过程的。有千千万万的爱国先烈，为这座花园流过许许多多血汗，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地来保卫它。

在祖国明亮的天空以外，世界上还有阴暗的角落。战争的阴影，也还在威胁着在和平环境里建设幸福生活的人们。世界上也还有一小撮幸灾乐祸的战争贩子，要以世界上亿万的爱和平的人民的生命和幸福，来换取他们自己的穷奢极欲的享受。

这些战争贩子，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已经觉悟了，站起来了，从世界各地涌起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呼声，在你们的居住地上，也正在响着这正义的声浪，这声浪和影响一天一天的扩大，终要达到世界的四边。人类是会给自己创

造幸福、快乐、自由、平等的世界的，和平是要胜利的！

小朋友，在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工作中，我们是要尽自己一份责任的，我们要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小朋友们，紧紧地携起手来，为建立一个团结友爱，和平幸福的大花园，贡献出自己一切的力量。

这信到达你们手边的时候，已是祖国的国庆日了。在天安门前的礼炮声中，我将遥祝亲爱的小朋友们的健康和幸福。在万人如海、旗帜如林的热烈盛况中，我将忆念着你们，我的心将和小孩子们放起的彩色的气球和雪白的鸽子一样，飞到遥远的天边，和你们怀念祖国的心，合在一起！

再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你们的热情的朋友 冰 心

一九五六年国庆节前夕于北京

（本篇曾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一个埃及的引水员

怀着火热的心，
伸出发汗的手，
扶着冰冷的栏杆，
大踏步地往“桥”上走。

正了正帽檐，
爽朗地笑，
朝阳下，苏伊士河水
银鳞般眼前照耀。

“十二万埃及人的尸骨在河底沉，
十二万埃及人的血汗在河里漂，
八十年来，这一条仄仄的河上
不知奴役了我们多少的同胞！

“如今，我们把命运

抓在自己的手里，
去你的吧，帝国主义的引水员
我们七十个人，还要把
船儿不停地航行到底！

“冲过秋冬的雾，
迎着五月的风，
我们还要把航程，
缩短它几点钟！

“帝国主义者不要做梦！
罪恶的掠夺必定告终。
埃及人民站起来了，
不让海盗们仍旧称雄。

“和我们一起站在‘桥’上的，
还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民，
我们有磐石般坚固的信念，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56年11月11日。）

勇敢地向前吧，埃及的弟兄姐妹们

在我很小的时候，埃及，对于我是一个很陌生很模糊的名字。

我曾在一个雪茄烟盒上的一幅画上，看到了埃及：远近几座尖尖的金字塔，一座人面兽身的大像，稀稀的一行椰子树，一个裹着头巾穿着长袍的埃及人，牵着一串骆驼，在沙漠地上，缓缓行进。

以后，我又在一本“林译”的小说里，看到了埃及。那是“埃及金塔剖尸记”。内容记不清楚了，如今回忆起来，脑海里却涌现了阴森的古洞，扑鼻的霉气，朽腐的书页，惨淡飘忽的烛光，照着金叶裹着的三千年前的艳尸！

以后，我又看到了一尊大塑像；一个侧卧的巨人，象征着尼罗河，他斜倚在人面兽身像的背上，身上脚边，站着爬着许多赤裸欢笑的孩子，那是象征着埃及和她的邻国的人民，在尼罗河的灌溉养育之下，过着快乐丰收的日子。

我的心目中，模糊地觉着埃及是一个古老的、有高度文化的、得天独厚的国家，和中国一样。

直到后来——说起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的一个学习航海的弟弟，跟着英国的商船到处飘游，每年回家一次。他对我谈起大西洋、地中海、红海，也谈到苏伊士运河。那是用埃及人民生命和血汗换来的，给帝国殖民主义者使用的一条运河！每次船一靠岸，日红似火，码头上就来了许多埃及搬运工人，赤裸的背上，带着鞭痕和汗渍，低着头，弯着身，背着巨大的麻包或木箱，在跳板上疲缓地上下走着。船栏上倚站着观看的，有赤膊短裤的殖民主义者，露着胸前臂上茸茸的黄毛，傲慢地笑着，向水面扔着烟头……他说：“我是个监督卸货的人员，但是我对这些码头工人，竟不能有一点同情的表示，因为我也是一个黄皮肤的孩子，也是被欺凌受压迫的对象……”他突然停住了，咬住下唇，转过头去，他不愿对关怀他的姐姐，细诉他在海外身受的压迫和欺凌！

我心中雪亮了！埃及不但是和中国一样，是古老的、有高度文化的、得天独厚的国家，也和中国一样，是受帝国主义者欺凌压迫的国家。殖民主义者描画中国的时候，不也是画着一条曲折的高耸的长城，城边走着一串的骆驼么？描画中国的书里，不也是写着骄奢无能的慈禧太后，和胆敢抵抗他们的“拳匪”么？

他们所虎视眈眈而且已经在染指的不就是我们长达几千里，养育着我们亿万人民的扬子江、黄河么？

受压迫的埃及人民，就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们和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殖民主义者！

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埃及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正在兴奋欢喜的时候，收到了我的那个海员弟弟的一封信，他说：“姐姐！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了，这是一件大事！我真是为站起来起来的埃及人民高兴。”

但是，我们也都料到，争取民族独立的路上，不会是平坦的，“利令智昏”的帝国主义者从来不肯放过一个自掘坟墓的机会，这已成了一个铁的规律！

果然英法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人民同情埃及，一百天来，百计俱穷之后，忍不住剑拔弩张，赤裸裸地伸出侵略的魔手了！

我们英勇的两千三百万的埃及兄弟姐妹，已经慷慨激昂地抬起头挺着胸，冒着敌人的炮火，走向正义的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最前线了！

英勇的埃及兄弟姐妹们，勇敢地向前吧！你们听见在你们后面的中国人民的怒吼么？亚非人民的怒吼么？世界人民的怒吼么？英法殖民主义者，虽然有优越的炮火，也不能攻倒世界上亿万人民为正义事

业奋斗的保卫和平的意志和决心！

自从英法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以色列侵略你们的那一天起，中国的土地上到处卷起怒潮般的愤激的谴责侵略者的声音，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更超山越海地飞向埃及的人民，在机关、工厂、学校、家庭……每一群人，每一个人都在讨论、思索，看如何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支援埃及兄弟姐妹们的神圣斗争。我们是英法帝国主义魔爪下的创巨痛深的过来人，我们为着自己，为着你们，为着保卫世界的永久和平，我们尤其坚决地要和你们并肩奋斗到底！

我整天守在收音机旁，听着你们英勇斗争的消息，如今在“保卫苏伊士，就是保卫和平”的歌声中，我结束了这篇短文。勇敢地前进吧，埃及的弟兄姐妹们，现在不是一百年前帝国主义任意横行的时代了！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已经先后地站起来了，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努力挖深自己的坟墓，让我们围拥上前，给他们唱响彻云霄的挽歌吧！

一九五六，十一，五，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年11月15日第21期。）

《先知》前记

在划时代的万隆会议召开以后，同受过殖民主义者剥削压迫的亚非国家的亿万人民，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空前地团结了，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合作，也逐渐频繁起来，就在这时，我们中国人民也逐渐熟悉了一个中东的文明古国——叙利亚。

在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战火中，和埃及人民血肉相连的叙利亚人民，奋不顾身地站上了支援埃及反抗侵略的最前线。我们尊敬他们，羡慕他们，我们更愿意多知道他们生活思想中的一切。

我忆起了二十七年前我译过叙利亚诗人凯罗·纪伯伦的一本散文诗——《先知》。这本诗在二十余年前就深深地吸引了我！它的文字的流丽清新，说理的精深透彻，充满了东方哲人的气息。尤其在：“论爱”，“论婚姻”，“论孩子”，“论工作”，“论法律”诸节，都有极其精辟的警句，使人百读不厌。

读了叙利亚文学里这么精彩的一鳞一爪，使我

感到我们对于叙利亚的文学，真是知道得太少了！（这本诗因为作者是用英文写的，我才看得懂。）我衷心地希望我们中国通晓阿拉伯文字的学者，能多给我们介绍些优美的叙利亚和中东各国的文学，更希望多有青年人去学习阿拉伯文字，将来可以大量地有系统地把阿拉伯文学介绍过来。这工作对于人民间的团结和互相学习，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先知》原书在抗战期间丢失了，不能再好好地校阅一遍，这是我所引为深憾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出版这本诗，因写前记如上。

20, 11, 1956, 北京